

列传第六十五

谢泌 孙何 弟仪 朱台符 戚纶 张去华 子师德 乐
黄目 柴成务

谢泌，字宗源，歙州歙人。自言晋太保安二十七世孙。少好学，有志操。贾黄中知宣州，一见奇之。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知清川县，徙彰明，迁著作佐郎。端拱初，为殿中丞，献所著文十编、《古今类要》三十卷，召试中书，以直史馆赐绯。时言事者众，诏阁门，非涉侥望乃许受之。繇是言路稍壅。泌抗疏陈其不可，且言：“边鄙有事，民政未义，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苟诘而拒之，四聪之明，将有所蔽。愿采其可者，拒其不可者，庶颀颀之情，得以上达。”复言：“国家图书，多失次序。唐景龙中，尝分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四库，命薛稷、沈佺期、武平一、马怀素分掌，望遵复故事。”遂令直馆分典四部，以泌知集库。改左正言，使岭南采访。

淳化二年，久旱，复上言时政得失。时王禹偁上言：“请自今庶官候谒宰相，并须朝罢于政事堂，枢密使预坐接见，将以杜私请。”诏从之。泌上言曰：“伏睹明诏，不许宰相、枢密使见宾客，是疑大臣以私也。《书》曰：‘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’张说谓姚元崇曰：‘外则疏而接物，内则谨以事君。此真大臣之礼。’今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繁，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，自非接下，何以悉知外事？若令都堂候见，则庶官请见咨事，略无解衣之暇。今陛下囊括宇宙，总揽英豪，朝廷无巧言

之士，方面无姑息之臣，奈何疑执政，为衰世之事乎。王禹偁昧于大体，妄有陈述。”太宗览奏，即追还前诏，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。会修正殿，颇施彩绘，泌复上疏。亟命代以丹雘，且嘉其忠荃，拜左司谏，赐金紫、钱三十万。一日，得对便殿，太宗称其任直敢言，泌奏曰：“陛下从谏如流，故臣得以竭诚。昔唐季孟昌图者，朝疏谏而夕去位，鉴于前代，取乱宜矣。”太宗动色久之。时，群臣升殿言事者，既可其奏，得专达于有司，颇容巧妄。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，机事送枢密，金谷送三司，覆奏而行，从之。

俄判三司盐铁勾院。奉诏解送国学举人，黜落既多，群聚喧诟，怀甃以伺泌出。泌知之，潜由他涂入史馆，数宿不敢出，请对自陈。太宗问：“何官驺导严肃，都人畏避？”有以台杂对者，即授泌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上元观灯，泌特预召，自是为例。转金部员外郎，充盐铁副使。顷之，魏羽为使，即泌之外舅，以亲嫌，改度支副使。因郊祀，条上军士赏给之数。太宗曰：“朕惜金帛，止备赏赐尔。”泌因曰：“唐德宗朱泚之乱，后唐庄宗马射之祸，皆赏军不丰所致。今陛下薄于躬御，赏赐特优，实历代之所难也。”俄与王沔同磨勘京朝官。太宗孜孜为治，每御长春殿视事罢，复即崇政殿临决，日旰未进御膳。泌言：“请自今长春罢政，既膳后御便坐。”不报。俄知三班、通进银台司，出知湖州。再迁主客郎中、知虢州。

真宗初，边人屡寇，泌上疏曰：

臣窃惟圣心所切者，欲天下朝夕太平尔。雍熙末，赵普录唐姚崇《太平十事》以献。未几，普复相，时称致治之策无出于此。寻普病，又辽骑扰边，因循未行。今北边谧宁，继迁请命，则可行于今日矣。臣以为先朝未尽行者，俟陛下尔。陛下自临大宝，边不加兵，西北肃然，民安岁登，则太平之象，复

何远哉。至于省不急之务，削烦苛之政，抑奔竞，来直言，斯皆致太平之术，又岂让唐开元之治也。议者或谓，方今用兵异于开元，且开元边戎孔炽，明皇卒与之和。至如汉高祖亦然。此皆屈己以宁天下，岂以轻大国而竞小忿乎。请以近事言，往岁讨交 止，王师一动，南方几摇。先皇以为得之无用，弃之实便，及授官为蕃屏，则至今窜伏。石晋之末，耻讲和契丹，遂致天下横流，岂得为强？或者有言，敌所嗜者禽色，所贪者财利，余无他智计。先朝平晋之后，若不举兵临之，但与财帛，则幽蓟不日纳土矣。察此，乃知其情古犹今也。汉祖、明皇所用之计，正可以饵其心矣。

臣伏睹近诏，以不逞之徒所陈述，皆閤阁事。臣闻古先哲王询于刍荛，察于迥言者，盖虑视听之蔽，故采此以达物情，亦罕行其事也。先朝有侯莫陈利用、陈廷山、郑昌嗣、赵赞之徒，喋喋利口，赖先帝圣聪，寻翦除之，然为患已深矣。臣又闻辅时佐主，建万世之基，立不拔之策者，必倚老成之人。至如成、康刑措，由任周、召；文、景清静，不易萧、曹；明皇太平，亦资姚、宋。夫精练国政，斟酌王度，未闻市井之胥，走尘之吏，可当其任也。惟陛下察往古用贤致治之道，则贤者亦必尽忠竭力，以辅成太平之治矣。

咸平二年，徙知同州。代还，知鼓司、登闻院。五年，与陈恕同知贡举，复知通进、银台司，加刑部，出为两浙转运使。近制，文武官告老皆迁秩，令录授朝官，并给半俸。泌言：“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，许致仕；因疾及历任犯赃者，听从便。”诏可。徙知福州，代还，民怀其爱，刻石以纪去思。转兵部郎中，复知审官院，直昭文馆。知荆南府，改襄州，迁太常少卿、右谏议大夫、判吏部铨。大中祥符五年卒，年六十三。

泌性端直，然好方外之学，疾革，服道士服，端坐死。帝

闻而叹异，遣使临问恤赐，录其子衍为太常寺奉礼郎，衍将作监主簿。衍为太子中舍。

孙何，字汉公，蔡州汝阳人。祖镒，唐末秦宗权据州，强以宾佐起之。镒伪疾不应，还家，以讲授为业。父庸，字鼎臣，显德中，献《赞圣策》九篇，引唐贞观所行事，以魏元成自况。得对，言曰：“武不可黷，敛不可厚，奢不可放，欲不可极。”世宗奇其言，命中书试，补开封兵曹掾。建隆初，为河南簿。太平兴国六年，鸿胪少卿刘章荐其材，改左赞善大夫。历殿中丞、知龙州而卒。

何十岁识音韵，十五能属文，笃学嗜古，为文必本经义，在贡籍中甚有声。与丁谓齐名友善，时辈号为“孙丁”。王禹偁尤雅重之。尝作《两晋名臣赞》、《宋诗》二十篇、《春秋意》、《尊儒教仪》，闻于时。淳化三年举进士，开封府、礼部俱首荐，及第又得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陕州。召入直史馆，赐绯，迁秘书丞、京西转运副使。历右正言，改右司谏。

真宗初，何献五议：其一，请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；其二，请世禄之家肄业太学，寒隳之士州郡推荐，而禁投贖自媒者；其三，请复制举；其四，请行乡饮酒礼；其五，请以能授官，勿以恩庆例迁。上览而善之。咸平二年，举入阁故事，何次当待制，献疏曰：

六卿分职，邦家之大柄也。有吏部辨考绩而育人材，有兵部简车徒而治戎备，有户部正版图而阜货财，有刑部谨纪律而诛暴强，有礼部祀神示而选贤俊，有工部缮宫室而修堤防，六职举而天下之事备矣。故周之会府，汉之尚书，立庶政之根本，提百司之纲纪。令、仆率其属，丞、郎分其行，二十四司絜焉星拱，郎中、员外判其曹，主事、令史承其事。四海九州之大，若网在纲。

唐之盛时，亦不闻别分利权，创使额，而军须取足。及元宗侈心既萌，召发既广，租调不充，于是萧景、杨钊始以地官判度支，而宇文融为租调地税使，始开利孔，以构祸阶。至于肃、代，则有司之职尽废，而言利之臣攘臂于其间矣。于是叛乱相仍，经费不充，迫于军期，切于国计，用救当时之急，卒以权宜裁之。五代短促，曾莫是思。

今国家三圣相承，五兵不试，太平之业，垂统立制，在此时也。所宜三部使额，还之六卿，慎择户部尚书一人，专掌盐铁使事，俾金部郎中、员外郎判之。又择本行侍郎二人，分掌度支、户部使事，各以本曹郎中、员外郎分判之，则三使洎判官，虽省犹不省也。仍命左右司郎中、员外总知帐目，分勾稽违。职守有常，规程既定，则进无掎克之虑，退有详练之名，周官唐式，可以复矣。兹事非艰，在陛下行之尔。

是冬，从幸大名，诏访边事。何疏曰：

陛下嗣位以来，训师择将，可谓至多，以高祖之大度，兼萧王之赤心，神武冠于百王，精兵倍于前代。分阃仗钺者，固当以身先士卒为心，贼遗君父为耻。而列城相望，坚壁自全，手握强兵，坐违成算，遂使腥膻得计，蛇豕肆行，焚劫我郡县，系累我黎庶。陛下撼人神之忿怒，悯河朔之生灵，爰御六师，亲幸澶、魏，天声一振，敌骑四逃，虽镇、定道路已通，而德、棣烽尘未息，此殆将帅或未得人，边奏或有壅阏，邻境不相救援，糗粮须俟转输之所致也。

将帅者何？或恃勇无谋，或忌功玩寇，但全城堡，不恤人民。边奏者何？护塞之臣，固禄守位，城池焚劫，不以实闻，老幼杀伤，托言他盗。不救援者何？缘边州县，城垒参错，如辅车唇齿之相依，若头目手足之相卫，托称兵少不出，或待奏可乃行。俟辇输者何？敌骑往还，猋驰鸟逝，赢粮景从，万两

方行，迨乎我来，寇已遁去。此四者，当今急务。择将帅，则莫若文武之内，参用谋臣；防壅阏，则莫若凡奏边防，陛见庭问；合救援，则莫若督以军令，听其便宜；运糗粮，则莫若轻赍疾驱，角彼趯捷。

今大驾既驻邺下，契丹终不敢萌心南牧，所虑荐食者，惟东北无备之城，缮完周防，不可不慎。且蜂虿有毒，豺狼无厌。今契丹西畏大兵，北无归路，兽穷则搏，物不可轻，余孽尚或稽诛，奔突亦宜预备。大河津济，处处有之，亦望量屯禁兵，扼其要害，则请和之使，不日可待。

真宗览而嘉之。及傅潜逗挠无功，何又请斩潜以徇。俄权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副使，又献疏请择州县守宰，省三司冗员，遴选法官，增秩益奉。未几，徙两浙转运使，加起居舍人。景德初，代还，判太常礼院。俄与晁迥、陈尧咨并命知制诰，赐金紫，掌三班院。何先已被疾，勉强亲职。一日，奏事上前，坠奏牍于地，俯而取之，复坠笏。有司劾以失仪，诏释之。何惭，上章求改少卿监，分司西京养疾，上不许，第赐告，遣医诊视。医勉其然艾，何答曰：“死生有命。”卒不听。是冬卒，年四十四。上在澶渊，闻之悯惜，录其子言为大理评事。

何乐名教，勤接士类，后进之有词艺者，必为称扬。然性褊急，不能容物。在浙右专务峻刻，州郡病焉。好学，著《驳史通》十余篇，有集四十卷。弟仅。

仅字邻几。少勤学，与何俱有名于时。咸平元年，进士甲科，兄弟连冠贡籍，时人荣之。解褐舒州团练推官，会诏举贤良方正之士，赵安仁以仅名闻。策入第四等，擢光禄寺丞、直集贤院，俄知浚仪县。景德初，拜太子中允、开封府推官，赐绯。北边请盟，遣使交聘，仅首为国母生辰使。改本府判官，迁右正言、知制诰，赐金紫，同知审官院。是冬，永兴孙全照

求代，真宗思择循良任之，御书边肃泊仅二名示宰相。或言仅尝倅京府，谙民政，乃命知永兴军府。仅纯厚长者，为政颇宽，尝诏戒焉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加比部员外郎。代还，知审刑院。顷之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改左谏议大夫，出知河中府。归朝，复领审刑院。久次，进给事中。天禧元年正月卒，年四十九。录其子大理评事和为卫尉寺丞。

仅性端悫，中立无竞，笃于儒学，士大夫推其履尚，有集五十卷。仅弟侑亦登进士第，至殿中丞。

朱台符字拱正，眉州眉山人。父赋，举拔萃，历度支判官，卒于殿中丞。台符少聪颖，十岁能属辞，尝作《黄山楼记》，士友称之。及长，善词赋。时太宗廷试贡士，多擢敏速者，台符与同辈课试，以尺晷成一赋。淳化三年，进士登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青州。召入直史馆，赐绯鱼，再迁秘书丞、知浚仪县。

咸平元年，与杨砺、李若拙、梁颙同知贡举，俄以京府旧僚，擢太常博士，出为京西转运副使。时北边为梗，台符上言曰：

臣闻蛮夷猾夏，《帝典》所载，商、周而下，数为边害。或振旅薄伐，或和亲修好，历代经营，斯为良策。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，汉绝大漠而海内虚，逞志一时，贻笑万代，此商鉴不远也。顷者，晋氏失御，中原乱离，太祖深鉴往古，酌取中道，与民休息，遣使往来。二十年间，罕闻入寇，大省戍边之卒，不兴出塞之兵。关防宁谧，府库充溢，信深得制御之道也。

幽蓟之地，实维我疆，尚隔混同，所宜开拓。太宗平晋之后，因其兵势，将遂取之。人虽协谋，天未厌乱，螭斧拒辙，用稽灵诛。重兴吊伐之师，又作迁延之役。自兹厥后，大肆凶

锋，杀略军民，攻拔城砦，长驱深入，莫可禁止。当是时也，以河为塞，而赵、魏之间，几非国家所有。既阻欢盟，乃为备御，屯士马，益将帅，刍粟之飞輓，金帛之委输，贍给赏赐，不可胜数。繇是国家之食货，匱于河朔矣。

陛下自天受命，与物更始，继迁授节，黎桓加爵，咸命使者镇抚其邦。惟彼契丹，未加渥泽，非所以柔远能迓，昭王道之无偏也。今祥禫将终，中外引颈观听德音。臣愚以为宜于此时赦契丹罪，择文武才略习知边境辨说之士，为一介使，以嗣位服除，修好邻国，往告谕之。彼十年以来，不复犯塞，以臣计之，力有不足，志欲归向，而未得其间也。今若垂天覆之仁，假来王之便，必欢悦慕义，遣使朝贡。因与之尽捐前恶，复寻旧盟，利以货财，许以关市，如太祖故事，使之怀恩畏威。则两国既和，无北顾之忧，可以专力西鄙，继迁自当革心而束手矣，是一举而两得也。

台符又自请往使，时论韪之。

咸平二年春，旱，诏求直言。台符上疏，请重农积谷，任将选兵，慎择守令，考课黜陟，轻徭节用，均赋慎刑，责任大臣，与图治道。奏入，优诏褒答。入为盐铁判官，改判户部勾院，拜工部员外郎，换度支判官。景德初，郑文宝为陕西转运，或言其张皇生事，徙台符代之，仍赐金紫。

台符俊爽好谋，然颇以刻碎为举职。与杨覃联事，覃颇欲因仍旧贯，台符则更革烦扰，议事违戾，交相掎奏，以不协闻，命御史视其状。九月，徙台符知郢州，覃知随州。三年，召还，会执政有不喜者，复出知洪州，卒于舟次，年四十二。赐其子公佐同学究出身，贍钱二十万。

台符好学，敏于属辞，喜延誉后进，有集三十卷。公佐及台符弟昌符，大中祥符中，举进士，廷试并得第五人。初，昌

符登科，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，上因言台符有文学及著述可采，甚嗟悼之。公佐卒，又以次子寿隆试将作监主簿。昌符为屯田员外郎。

戚纶字仲言，应天楚丘人。父同文，字文约，自有传。纶少与兄维以文行知名，笃于古学，喜谈名教。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，解褐沂水主簿。按版籍，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众。徙知太和县。同文卒于随州，纶徒步奔讣千里余。俄诏起复莅职，就加大理评事。江外民险悍多构讼，为《谕民诗》五十篇，因时俗耳目之事，以申规诲，老幼多传诵之。每岁时必与狱囚约，遣归祀其先，皆如期而还。迁光禄丞，坐鞫狱陈州失实，免官。著《理道评》十二篇，钱若水、王禹偁深所赏重。久之，复授大理评事、知永嘉县。境有陂塘之利，浚治以备水旱。复为光禄寺丞，转运使又上其政绩，连诏褒之。

真宗即位，转著作佐郎、通判泰州。将行，秘书监杨徽之荐其文学纯谨，宜在馆阁，命为秘阁校理。受诏考校司天台职官，定州县职田条制。诏馆阁官以旧文献，上嘉纶所著，特改太常丞，俄判鼓司、登闻院。出内府缙帛市边粮，诏纶乘传往均市之。

景德元年，判三司开拆，赐绯鱼，改盐铁判官。上疏言边事，甚被嘉奖。十月，拜右正言、龙图阁待制，赐金紫。时初建是职，与杜镐并命，人皆荣之。纶久次州县，留意吏事，每便殿请对，语必移晷，或夜中召见，多所敷启。俄上奏曰：“夫出纳献替，王臣之任；章疏奏议，谏者之职。臣屡蒙召对，皆延数刻，屈万乘之尊，接一介之士，圣德渊深，包纳荒秽，体其至愚，不罪触犯，安敢循嘿不言。谨摭十事该治本者附于章左：一曰王畿关辅，二曰五等封建，三曰复制科，四曰崇国学，五曰辟旷土，六曰修贡举，七曰任大臣，八曰置平余，九

曰益厢军、减禁兵，十日修《六典》令式。”词颇深切，上为嘉奖。

二年，与赵安仁、晁迥、陈充、朱巽同知贡举，纶上言取士之法，多所规制，并纳用焉。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会置官总在京诸司之务，凡百三十司，命纶与刘承珪同领其事。判鸿胪寺。先是，群臣诏葬，公私所费无定式。纶言其事，诏同晁迥、朱巽、刘承珪校品秩之差，定为制度，遂遵行之。纶以三公、尚书、九列之任，唐末以来，有司渐繁，纲目不一，谓宜采《通礼》、《六典》令式，比类沿革，著为大典，时论称之。进秩右司谏、兵部员外郎。时诏禁群臣匿名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，纶谓“忠谏之入，当开奖言路，若疏远之士，尤艰请对”，上颇嘉之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掌吏部选事。上初受灵文，纶上疏曰：“臣遐稽载籍，历考秘文，验灵应之垂祥，顾天人之相接。陛下绍二圣丕业，启万世鸿基，勤行企道，恭默思元，上天降鉴，瑞牒昭锡，聿示临民之戒，用恢奕叶之祥。乞诏有司，速修大祀，载命侍从，摹写祥符，勒于嘉玉，藏之太庙，别以副本秘于中禁，传示万叶，无敢怠荒。然臣恐流俗幻惑狂谋，以人鬼之妖辞，乱天书之真旨。伏望端守元符，凝神正道，以答天贶，以惠烝黎。”是冬，封泰山，命纶同计度发运事。礼成，迁户部郎中、直昭文馆，待制如故。被诏，同编《东封祥瑞封禅记》。会峻待制之秩，又兼集贤殿修撰。建议修释奠仪，颁于天下；立常平仓，隶司农寺，以平民余，皆从之。尝宴饯种放于龙图阁，诏近臣为序，上览纶所作，称其有史才。

三年，擢枢密直学士，上作诗宠之。祀汾阴，复领发运之职。居无何，出知杭州，就加左司郎中。属江湖为患，乃立埽岸，以易柱石之制，虽免水患，而众颇非其变法。胡则时领发

运，尝居杭州，肆纵不检，厚结李溥，纶素恶之。通判吴耀卿，则之党也，伺纶动静，密以报则。则时为当涂者所昵，因共摭摭纶过，徙知扬州。惟扬亦溥、则巡内，持之益急，求改僻郡，徙徐州。八年，与刘综并罢学士，授左谏议大夫。代还，复知青州。岁饥，发公廩以救饿殍，全安甚众。徙郓州，王遵诲为劝农副使，尝佐西边，寓家永兴，闺门不肃，事将发，知府寇准为平之。纶因戏谑语及准，遵诲恚怒，以为污己，遂奏纶谤讪，坐左迁岳州团练副使，易和州。天禧四年，改保静军副使。是冬，以疾求归故里，改太常少卿，分司南京。五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纶笃于古学，善谈名理，喜言民政，颇近迂阔。事兄维友爱甚厚，维卒，讣闻，哀恸不食者数日。与交游故旧，以信义著称。士子谒见者，必询其所业，访其志尚，随才诱诲之。尝云：“归老后，得十年在乡闾讲习，亦可以恢道济世。”大中祥符中，继修礼文之事，纶悉参其议，与陈彭年并职，屡召对，多建条式，恩宠甚盛。乐于荐士，每一奏十数人，皆当时知名士。晚节为权幸所排，遂不复振。善训子弟，虽至清显，不改其纯俭。既没，家无余赀。张知白时知府事，辍奉以助其丧。家人于几阁间，得《遗戒》一篇，大率皆诱劝为学。有集二十卷。又前后奏议，有机务利害、备边均田之策，别为《论思集》十卷，分上下篇。天圣中，其子舜宾献之，诏赠左谏议大夫。舜宾，官太子中舍。

张去华，字信臣，开封襄邑人。父谊，字希贾。好学，不事产业。既孤，诸父使督耕陇上，他日往视之，见阅书于树下，怒其不亲穡事，诟辱之。谊谓其兄曰：“若不就学于外，素志无成矣。”遂潜诣洛阳龙门书院，与宗人沆、鸾、湜结友，故名闻都下。

长兴中，和凝掌贡举，谊举进士，调补耀州团练推官。晋天福初，代还。会凝由内署拜端明殿学士，署门不接宾客，谊闻之，即日致书于凝，以为“切近之职，实当顾问，四方利害，所宜询访，若不接宾客，聋瞽耳目，坐亏职业，虽为自安计，其可得乎？”凝大奇之，他日，荐于宰相桑维翰曰：“凝门生中有张谊者，性介直，颇涉辞艺，可备谏职。”未几，超拜左拾遗。谊以晋室新造，典礼未完，数上章请复有唐故事。又言契丹有援立之助，所宜敦信谨备，不可自逸，以启衅端。改右补阙，充集贤殿修撰，历礼部员外郎、侍御史。改仓部、知制诰，加礼部郎中。

乾祐初，真拜中书舍人。时苏逢吉、杨邠、王章辈攀附汉祖，骤得大用，搢绅多附之，谊不为屈，故共嫉之。遣谊为吴越宣谕使，与兵部郎中马承翰同往赐官告。浙人每迓朝使，必列步骑以自夸诤，谊与承翰窃笑之。又乘酒，言词有轻发者，钱俶甚耻之，乃奏谊擅箠防援官。又夜集，与承翰使酒，语相侵，坐贬均州司户，改房州司马，岁余卒。

去华幼励学，敏于属辞，以荫补太庙斋郎。周世宗平淮南，去华时年十八，慨然叹曰：“兵战未息，民事不修，非驭国持久之术。”因著《南征赋》、《治民论》，献于行在。召试，授御史台主簿。属三院议事，不得预坐，谓所亲曰：“簿领之职，非壮夫所为。”即弃官归郑州，杜门不出者三载。

建隆初，始携文游京师，大为李昉所称。明年，举进士甲科，即拜秘书郎、直史馆。以岁满不迁，上章自诉，因言制诰张澹、卢多逊、殿中侍御史师颂文学肤浅，愿得校其优劣。太祖立召澹辈与去华临轩策试，命陶谷等考之。澹以所对不应问，降秩，即擢去华为右补阙，赐袭衣、银带、鞍勒马。朝议薄其躁进，以是不迁秩者十六年。尝得对便殿，询及家世，遂诉父

始忤权贵，因罹重贬。宰相薛居正亦为言之，太祖为之动容，且曰：“汉室不道，奸臣擅权，此朕所亲见也。”荆湖平，命通判道州。去华上言：“桂管为五岭冲要，令刘鋹保境固守，赖之为捍蔽，若大军先克其城，以趣番禺，如践无人之境。”且言桂州可取之状，有诏嘉奖。代还，知磁、乾二州，选为益州通判，迁起居舍人、知凤翔府。

从太宗征太原，监随驾左藏库，就命为京东转运使。历左司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为江南转运使。雍熙中，王师讨幽州，去华督宋州馈运至拒马河，就命掌河北转运事。三年，知陕州，未行，著《大政要录》三十篇以献，上览而嘉之，诏书褒美，赐彩五十匹，因留不遣。会许王尹京，命为开封府判官，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，并赐金紫。谓曰：“卿等皆朝之端士，特加选用，其善佐吾子。”各赐钱百万。逾岁，就拜左谏议大夫，又令枢密使王显传旨，谕以辅成之意。未几，有庐州尼道安讼弟妇不实，府不为治，械系送本州。弟妇即徐铉妻之甥。道安伐登闻鼓，言铉以尺牍求请，去华故不为治。上怒，去华坐削一任，贬安州司马。岁余，召授将作少监、知兴元府，未行，改晋州。迁秘书少监、知许州。

真宗嗣位，复拜左谏议大夫。未几，迁给事中、知杭州。两浙自钱氏赋民丁钱，有死而不免者，去华建议请除之，有司以经费所仰，固执不许。咸平二年，徙苏州。顷之，以疾求分司西京。在洛葺园庐，作中隐亭以见志。景德元年，改工部侍郎致仕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去华美貌，善谈论，有蕴藉，颇尚气节。在营道得父同门生何氏二子，教其学问。受代，携之京师，慰荐馆谷，并登仕籍。尝献《元元论》，大旨以养民务穡为急，真宗深所嘉赏，命以缣素写其论为十八轴，列置龙图阁之四壁。然不饰边幅，

颇为清议所贬，以是不登显用。有集十五卷。子师古至国子博士，师锡殿中丞，师颜国子博士。

师德，字尚贤。去华十子，最器师德。尝欲任以官，辞不就。去华曰：“此儿必继吾志。”真宗祀汾阴，知河南府薛映荐其学行，又献《汾阴大礼颂》于行在。是岁，举进士亦为第一，时人荣之。除将作监丞、通判耀州。迁秘书省著作郎、集贤校理、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。建言：“有逋负官物而被系，本非侵盗，若茆独贫病无以自偿，愿特蠲之。”帝用其言。尝奏事殿中，帝访以时事，而条对甚备。帝喜曰：“朕藩邸知卿父名，今又知卿才。”其后每遣使，帝辄曰：“张师德可用。”契丹、高丽使来，多以师德主之。天禧初，安抚淮南，苦风眩，改判司农寺。擢右正言、知制诰，判尚书刑部。顷之，出知颍州，迁刑部员外郎、判大理寺，为群牧使、景灵宫判官，再迁吏部郎中。以疾，知邓州，徙汝州，拜左谏议大夫，罢知制诰。

师德孝顺有家法，不交权贵，时相颇不悦之。然亦多病，在西掖九年不迁，卒于官。有文集十卷。子景宪，为太中大夫。

乐黄目，字公礼，抚州宜黄人。世仕江左李氏。父史，字子正。齐王景达镇临川，召掌奏笈，授秘书郎。入朝，为平原主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与颜明远、刘昌言、张观并以见任官举进士。太宗惜科第不与，但授诸道掌书记。史得佐武成军，既而复赐及第。上书言事，擢为著作佐郎、知陵州，献《金明池赋》，召为三馆编修。

雍熙三年，献所著《贡举事》二十卷，《登科记》三十卷，《题解》二十卷，《唐登科文选》五十卷，《孝弟录》二十卷，《续卓异记》三卷。太宗嘉其勤，迁著作郎、直史馆。转太常博士、知舒州，迁水部员外郎。淳化四年春，与司封员外郎、

直昭文馆李蕤同使两浙巡抚，加都官、知黄州。又献《广孝传》五十卷，《总仙记》一百四十一卷。诏秘阁写本进内。史好著述，然博而寡要，以五帝、三王，皆云仙去，论者嗤其诡诞。

咸平初，迁职方，复献《广孝新书》五十卷，《上清文苑》四十卷。出知商州。史前后临民，颇以贿闻。俄以老疾为言，听解职，分司西京。五年，郊祀毕，奉留守司表入贺，因得召对。上见其鬢铄不衰，又知笃学，尽取所著书藏秘府，复授旧职，与黄目同在文馆，人以为荣。出掌西京磨勘司，黄目为京西转运。改判留司御史台。车驾幸洛，召对，赐金紫。史久在洛，因卜居，有亭榭竹树之胜，优游自得。未几卒，年七十八。所撰又有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，《总记传》百三十卷，《坐知天下记》四十卷，《商颜杂录》、《广卓异记》各二十卷，《诸仙传》二十五卷，《宋齐丘文传》十三卷，《杏园集》、《李白别集》、《神仙宫殿窟宅记》各十卷，《掌上华夷图》一卷。又编己所著为《仙洞集》百卷。

黄目淳化三年举进士，补伊阙尉。迁大理寺丞、知寿安县。咸平中，徙知壁州，未行，上章言边事，召对，拜殿中丞。久之，直史馆、知浚仪县。俄上言曰：“伏以从政之原，州县为急；亲民之任，牧宰居先。今朝官以数任除知州，簿尉以两任入县令，虽功过易见，而能否难明。伏见唐开元二年选群官，有宏才通识、堪致理化者，授刺史、都督。又引新授县令于宣政殿，试理人策一道，惟鄆城令袁济及格，擢授醴泉令，余二百人，且令赴任，十余人并放令习学。臣欲望自今审官院差知州，铨曹注县令，候各及三二十人，一次引见于御前，试时务策一道。察言观行，取其才识明于吏治、达于教化者充选；其有不分曲直、罔辨是非者，或黜之厘务，或退守旧资。如此，则官得其人，事无不治。”上颇嘉其好古。历度支、盐铁判官，

迁太常博士、京西转运使。丁内艰，时真宗将幸洛，以供亿务繁，起令莅职。史寻卒，上复诏权夺。

大中祥符中，使契丹还，改工部员外郎、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就拜起居郎，改陕西转运使，赐金紫。陈尧咨知永兴，好以气凌黄目，因表求解职，不许。尧咨多纵恣不法，有密言其事者，诏黄目察之，得实以闻，尧咨坐罢龙图阁职，徙知邓州。八年，黄目入判三司三勾院。天禧初，马元方奏黄目职事不举，遂分三勾院，以三人掌之。黄目罢任，奉朝请。逾月，拜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充会灵观判官。黄目属辞淹缓，朝议以为不称职。时以盛度知京府，辞不拜，即迁黄目右谏议大夫、权知开封府，度为会灵观判官，两换其任。

仁宗升储，拜给事中兼左庶子。入内副都知张继能，尝以公事请托黄目，至是未申谢，事败，降左谏议大夫、知荆南府。明年，复为给事中，徙潭州。长沙月给，减于荆渚，特诏增之，又谕以兵赋繁综寄任之意。五年，代还，知审官院。黄目以风疾题品乖当，改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。数月，求外任，得知亳州。俄而幼子死，闻讣恸绝，所疾加甚，卒，年五十六。录其子理国为卫尉寺丞，定国为大理评事。

黄目面柔简默，为吏处剧，亦无败事。有集五十卷，又撰《学海搜奇录》四十卷，《圣朝郡国志》二十卷。黄目兄黄裳，弟黄庭，黄裳孙滋，并进士及第。黄裳、黄庭皆至太常博士。

柴成务，字宝臣，曹州济阴人也。父自牧，举进士，能诗，至兵部员外郎。成务乾德中京府拔解，太宗素知其名，首荐之，遂中进士甲科，解褐陕州军事推官。改曹、单观察推官，迁大理寺丞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转太常丞，充陕西转运副使，赐绯，再迁殿中侍御史。八年，与供奉官葛彦恭使河南，案行遥堤。历知果、苏二州，就为两浙转运使，改户部员外郎、直史馆，

赐金紫。入为户部判官、迁本曹郎中。太宗选郎官为少卿监，以成务为光禄少卿。

俄奉使高丽，远俗尚拘忌，以月日未利拜恩，稽留朝使。成务贻书，往反开谕大体，国人信服，事具《高丽传》。淳化二年，为京东转运使。会宋州河决，成务上言：“河水所经地肥淀，愿免其租税，劝民种艺。”从之。召拜司封郎中、知制诰，赐钱三十万。时吕蒙正为宰相，尝与之联外姻，避嫌辞职，不许。俄与魏庠同知京朝官考课。四年，又与庠同知给事中事，凡制敕有所不便者，许封驳以闻。

蜀寇平，使峡路安抚，改左谏议大夫、知河中府。时银、夏未宁，蒲津当馈輓之冲，事皆办集，得脱户八百家以附籍。府城街陌颇隘狭，成务曰：“国家承平已久，如车驾临幸，何以驻千乘万骑邪？”乃奏撤民庐以广之。其后祀汾阴，果留蹕河中，衢路显敞，咸以为便。

真宗即位，迁给事中、知梓州。未几代还，又遣知青州，表求俟永熙陵复土毕之任。旋受诏与钱若水等同修《太宗实录》，书成，知扬州。入判尚书刑部，本司小吏倨慢，成务怒而笞之，吏击登闻鼓诉冤，有诏问状。成务叹曰：“忝为长官，杖一胥而被劾，何面目据堂决事邪！”乃求解职。景德初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成务有词学，博闻稽古，善谈论，好谐笑，士人重其文雅。然为郡乏廉称，时论惜之。文集二十卷。成务年六十六始有子，比卒，裁六岁，授奉礼郎，名贻范，后为国子博士。

论曰：泌述唐、汉之治，台符陈商、周之鉴，历布腹心，奏议反覆论当世事，尽言无隐。何建五议，纶摭十事，皆切于辅治。何勤接士类，纶乐于荐士，皆足以仪表当世者也。去华颇尚气节，而能作成后进；黄目属辞淹缓，而著述浩瀚；成务

寡清白之操，而专对不辱，俱有足称者焉。

列传第六十六

乔维岳 王陟附 张雍 董俨 魏廷式 卢琰 宋抃
凌策 杨覃 陈世卿李若拙 子绎 陈知微

乔维岳，字伯周，陈州南顿人。治《三传》。周显德初登第，授太湖主簿。四年，迁平舆令。开宝中，右拾遗刘稹荐其才，擢为太子中舍、知高邮军，通判扬州，徙常州。金陵平，又移升州，改殿中丞。太平兴国初，徙襄州，俄丁内艰。三年，陈洪进表纳疆土，以其子文显为泉州留后，朝廷议择能臣关掌郡事，即起维岳为通判。会盗起仙游莆田县、百丈镇，众十余万攻城，城中兵裁三千，势甚危急。监军何承矩、王文宝欲尽屠其民，燔府库而遁。维岳挺然抗议，以为：“朝廷寄以绥远，今惠泽未布，盗贼连结，反欲屠城，岂诏意哉。”承矩等因复坚守，既而转运使杨克让率福州兵破贼，围遂解，诏褒之。

归朝，为淮南转运副使，迁右补阙，进为使。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，水势湍悍，运舟多罹覆溺。维岳规度开故沙河，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，凡四十里。又建安北至淮濫，总五堰，运舟所至，十经上下，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，舟时坏失粮，纲卒缘此为奸，潜有侵盗。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，二门相距逾五十步，覆以厦屋，设县门积水，俟潮平乃泄之。建横桥岸上，筑土累石，以牢其址。自是弊尽革，而运舟往来无滞矣。

尝按部至泗州，虑狱，法掾误断囚至死。维岳诘之，法掾

俯伏，且泣曰：“有母年八十余，今获罪，则母不能活矣。”维岳悯之，因谓曰：“他日朝制按问，第云转运使令处兹罪。”卒如其言，获免；维岳坐赎金百二十斤，罢使职，权知楚州。迁户部员外郎。代还，为度支判官，转本曹郎中，出为两浙转运使，历知怀州、沧州。

会考课京朝官，召还。属真宗以寿王尹京，精择府僚，留为开封府推官。或言维岳在淮南，决狱不平允，左右有知其事者辨之，太宗特加赏异。储闳建，兼左谕德，转太常少卿。京府事繁，维岳评处详敏。有王陟为司录，真宗亦称其明干。及践祚，即命维岳与毕士安权知开封府，拜给事中、知审官院。维岳体肥年衰，艰于拜趋，陈乞外迁小州。上嘉其静退，特授海州刺史。

咸平初，知苏州。素病风，上以吴中多食鱼蟹，乃徙寿州，仍命太医驰疗之。四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兵部侍郎，官给其葬。大中祥符中，录其孙世昌、献之，并赐同学究出身。维岳明习吏事，有治剧才。在怀州，王钦若始举进士，维岳知其贵；又善待陈彭年，自刺郡连奏为通判，皆称荐之。

王陟者，潞州上党人。淳化三年举进士，补岚州团练推官。内侍罗怀嗣言其督运有劳，迁晋州观察推官。至道初，度支判官李择言荐为著作佐郎、同判大名府，留知开封府司录参军。前司录阎仲卿喜云为，屡升殿奏事，真宗尹京时颇不悦。及陟代之，以谨干闻，尤被待遇。即位，召赐绯鱼袋，改著作郎、开封府推官，乘传陕西，与转运使督馈灵武刍粮。

咸平初，迁太常博士，出为河东转运使，赐金紫。时赵保吉纳款，屡遣与内侍张崇贵裁度边事，正其经界，又副崇贵使夏州赐告命。代归，会温仲舒知贡举，命陟与刑部员外郎董龟正同考试及封印卷首。俄改工部员外郎、知棣州。

五年，召归，判三司盐铁勾院。初，上以京府之旧，颇隆眷遇，将加擢用。会有言其在贡部，举子有纳贿成名者，恃恩宠，希显要，僦大第以居，事遂寢。六年，卒。上甚悯之，录其子若拙为奉礼郎，若谷为太庙斋郎。后陟妻卒，又命给其子奉，使终丧制。若拙官国子博士。

张雍，德州安德县人。治《毛氏诗》。开宝六年中第，释褐东关尉。太平兴国初，有荐其材者，召归，改将作监丞、知南雄州。迁太子右赞善大夫、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，俄为秘书丞，充推官。

京城民王元吉者，母刘早寡，有奸状，为姻族所知，忧悸成疾。又惧元吉告之，遂遣侍婢诉元吉寘堇食中以毒己，病将死。事下右军巡按之，未得实；移左军巡，推吏受刘赂掠治，元吉自诬伏。俄而刘死，府虑囚，元吉始以实对。又移付司录，尽捕元推吏，稍见诬构之迹。且以逮捕者众，又狱已累月未能决，府中惧其淹，列状引见，诏免死决徒。元吉大呼曰：“府中官吏悉受我赂，反使我受刑乎？”府不敢决，元吉历陈所受赂主名，又令妻张击登闻鼓诉之。上召张临轩顾问，尽得其枉状，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，付御史鞠治。时滕中正为中丞，雍妻父也，诏供奉官蔚进别鞠之。雍坐与知府刘保勋、判官李继凝初虑问，元吉称冤，徙左军巡，雍戒吏止令鞠其毒母状，致吏讯掠惨暴。上怒，雍及左右军巡判官韩昭裔、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，保勋、继凝各夺一等奉，左右军巡使殿直庞则、王荣并降为殿前承旨。

雍熙初，雍复为秘书丞、御史台推直官，改盐铁推官，迁右补阙，充判官。端拱初，转工部郎中、判度支勾院。未几，又为盐铁判官兼判勾院。逾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月余，出为淮南转运使。淳化初，选为太府少卿。二年，加右谏议大

夫，徙两浙转运使，入知审刑院。三年，充户部使，出知梓州，就命为西川转运使，俄复知梓州。

五年，蜀州青城民王小波、李顺作乱，众至万人。雍训练士卒，得城中兵三千余人，又募强勇千余守城，犂绵州金帛以实帑藏。推官陈世卿治戎器，掌书记施谓、榷盐院判官谢涛伐山木为竿，销铜钟为箭镞，纽布为索，守械悉备。遣推官盛梁请兵于朝。未几，益绵邛彭汉州、永康军悉陷于贼。顺入成都，僭号大蜀王，势甚盛，遣其党杨广将十万众寇剑门，相里贵帅众十万围梓潼。雍与监军卢斌登堞望之，贼所出兵，皆老弱疲惫，无铠甲，斌笑请开北门击之，雍曰：“不可，贼或许见老弱，设伏伺我。又城中吏民心未定，脱为伏兵所突，则堕其奸计，非良策也。”言未毕，果有卒依敌楼呼啸，与外应和，雍亟斩以徇。贼大设梯冲火车，昼夜鼓噪，攻城益急，城中大恐，雍命发机石碎之，火箭杂下。贼稍退，复治攻具城西北隅，雍给曰：“军士趣治装，吾将开东门击贼。”阳遣步骑五百临东门。贼升牛头山瞰城内，信然，伏精兵万余山之东隅以待我。雍即召敢死士百辈缒而下，尽焚其攻具，自午达申殆尽，贼以为神。凶党数乘城进战，皆不利。一日，北风昼晦，贼乘风纵火，急攻北门。雍与卢斌等领兵据门，立矢石间，固守不动，贼为之少却。长围八十余日，会王继恩遣石知颢来援，贼始溃去。遣施谓入奏，上手诏褒美，擢雍给事中，斌西京作坊使、领成州刺史，世卿掌书记，谓节度判官，涛观察推官。又以通判将作监丞赵贺为太子中舍，监军供奉官辛规为内殿崇班。

至道二年，改工部侍郎。明年召归，复知永兴军，转礼部侍郎，改刑部，充度支使。咸平四年，迁盐铁使。上以雍龌龊小心，三司事重，宜有裁制，乃用王嗣宗代之。又以其无过，特拜户部侍郎，复知审刑院，出知秦州，徙凤翔府。

景德初，权知开封府事。上览奏狱，京府囚二百余人，以为淹系，遣给事中董俨、直昭文馆韩国华同虑问，决遣之。三年，改兵部侍郎、同知审官院。明年，车驾朝陵，判留司尚书省，出知邓州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请老，以尚书右丞致仕，诰命未至而卒，年七十。

雍性鄙吝，莅事勤恪，善为米盐苛察以肃下，恃其清干，受遇于时，益矫厉以取名誉。所至藩镇宴犒，率皆裁节；聚公钱为羨余，以输官帑；集会宾佐，粝食而已。在三司置簿籍，有“按前急”、“马前急”、“急中急”之目，颇为时论所诮。雍姿貌鲁朴，始登科，为滕中正婿，中正子锡、世宁咸笑之。中正曰：“此人异日必显达寿考，非汝曹所及。”锡兄弟虽有名，然终不越郎署，亦无耆年者。子太冲，官殿中丞。

董俨，字望之，河南洛阳人。太平兴国三年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饶州，加著作佐郎。五年，授左拾遗、直史馆。转右补阙，充淮南西路转运副使。会罢使，就命知光州。俨狂躁务进，不乐外郡，上书乞还京师。太宗怒，降为秘书丞，削史馆职，徙知忠州。复为右补阙，俄复直史馆。会并水陆发运为一，俨与王继升同领其事，就转刑部员外郎。

端拱初，进郎中、三司度支副使。坐翟马周事，左授海州团练副使，移知泰州。逾年，以户部员外郎知泉州，召为京东转运使。时三司改易制度，置三计使，因留拜右谏议大夫，充右计使。使罢，出知扬州，迁右谏议大夫。徙潭州，转给事中，历知广岳洪三州、江陵府。

景德中，归朝。会开封府系囚二百余人，朝议以其稽滞，命俨与韩国华、张雍同虑问，裁决之。俄判吏部铨，加工部侍郎。时黄观罢西川转运归阙，俨与知杂御史王济姻家，因托济言于观，求荐己知益州。未几，观复领陕西转运，得对便殿，

俨谓其必荐己。他日，面陈：“自以孤直不为权要所容，况黄观庸浅无操持，恐为执政所使，妄有论荐，俾臣远适，惟陛下察之。”真宗不之诘。数日，王济得对，因述俨尝有私托，且言：“俨性本矫诈，臣语观不可许之。”真宗不欲暴其事，乃出俨知青州。俨复请对，言为权臣所摈，上慰遣之，久而不去，乃谓之曰：“尔自告黄观求知益州，复有何人排斥乎？”俨即矍然，且言：“观、济尝议益州须得臣往弹压之。”上以其词不类，因令条析以闻，复遣使陕西质问黄观。观具述俨托王济求荐之事，且言俨素待臣非厚。初，淳化中，俨为计使，观为判官。俨知观不饮酒，一日聚食，亲酌以劝观，观为强饮之。有顷，都监赵赞召观议事，观即往。赞曰：“饮酒耶？”观以实对。翌日，俨与赞密奏观嗜酒废职，故观因是及之。乃诏枢密直学士刘综与御史杂治之，俨方引伏，坐责授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，不署州事。

大中祥符初，会赦，起知郢州，病疽卒，年五十四。俨俊辩有材干，不学无操行，所至厚纳货赂。尝令引赞吏改制朱衣，每夕纳俨第，而潜以轻帛制衣易之。在铨司，命胥吏市物，及请其直，则呵责之，其鄙屑如此。又广畜姬媵，颇事豪侈。用倾狡图位，终以是败，士大夫丑之。东封恩，复其官。子仲容、仲宗，并为太子中舍。兄伟至殿中丞致仕。

魏廷式，字君宪，大名宗城人。少明法学。尝客游赵州，舍于监军魏咸美之廨，廨有西堂，素凶，咸美知廷式有胆气，命居之，卒无恙。来京师，咸美弟咸信延置馆舍，以同宗善待之。太平兴国五年中第，释褐朗州法曹掾。转运使李惟清以其吏材奏，知桃源县，迁将作监丞。端拱初，改著作佐郎、通判颍州。

淳化二年，始命李昌龄判审刑院，以廷式明练刑章，奏为

详议官。屡进对，太宗悦其明辨，迁太子左赞善大夫。时初较廷臣殿最，命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赵镕、李著同勾当三班，多所规制。越王生日，令持礼物赐之，超拜主客员外郎、判三司都勾院，换河南东道判官，改户部员外郎、知利州。

李顺为盗，就命充陕西至益州路转运使。后入奏事，太宗谓曰：“有事当白中书。”廷式曰：“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驿而至，以机事上闻，愿取断宸衷，非为宰相来也。”即不时召对，问方略称旨，赐钱五十万，令还任。贼平，知宁州，未至，召入判大理寺。

至道初，乘传河朔决狱，复出知宋、潭二州。湖南地土衍沃，民喜讼产，有根柢巧伪难辨者，廷式立裁之，吏民咸服。转吏部员外郎、知桂州，历工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改刑部。会王继恩有罪下吏，命廷式同按之，逾宿而狱具。俄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，拜右谏议大夫、知审刑院，出知泾州。咸平二年卒，年四十九。录其子摄太常寺太祝舜卿为太祝，禹卿同学究出身。

廷式所至，以严明称，刚果敢言，为人主厚遇，然性倾险，喜中伤人，士君子惮其口而鄙其行。

卢琰，字锡珪，淄州淄川人。父浚，右谏议大夫。琰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举，解褐历城主簿。历大理评事、知安吉县。三迁太常丞、通判并州。至道中，就加太常博士。咸平二年，选为开封府判官，与推官李防并命。真宗谓宰相曰：“人之有材，难得尽知，但历试而后可见。”占谢曰，特升殿，谕以天府事繁慎选之意，仍赐缗钱。会狱空，有诏奖之。迁工部员外郎，为河北转运副使。

时北鄙未宁，调发军储，粮道不绝。以职务修举，召入，迁秩刑部，赐金紫，复遣之任。会城祁州，命专董其役。契丹

入边，车驾幸澶州，琰自定州随军至大名，即单骑赴行在。召对，劳问久之。其子士宗时为隰州推官，特迁大理寺丞。契丹请和，琰上言领职六年，求归阙，许之。以使劳，优拜吏部员外郎、判三司三勾院。会宋抟使契丹，命权户部副使。时议东封，又权京东转运使，往营顿置。加户部郎中，复判三勾院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数月，授三司度支副使。祀汾阴岁，命与鲍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，加吏部郎中，俄拜右谏议大夫、知永兴军府。五年，再为河北转运使。琰勤于吏职，所至以干集闻。颇知命，尝语亲旧曰：“官五品，服三品，天不与者寿尔。”明年被疾，诏遣中使将太医诊视。六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时琰母八十有余，无恙，上悯之，以士宗为太常博士，特命知怀州；又以次子秘书丞士伦为太常博士，给禄终丧。士伦至工部郎中、度支副使，士宗自有传。

宋抟，字鹏举，莱州掖人。治《毛氏诗》。开宝八年，宋准典贡部，得第，调补遂宁尉。历潍州司理参军，改白龙令。膳部员外郎鞠砺荐其能，迁右赞善大夫、知利丰监，徙知藤州。改殿中丞、通判洪州。复有荐者，召还，命提点河北西路刑狱，未行，改监左藏库。迁国子博士、通判西京留守司，得对便坐，赐钱三十万。久之，徙江南转运使，就迁度支员外郎。

真宗嗣位，迁司封员外郎、河东转运使。上言：“大通监冶铁盈积，可备诸州军数十年鼓铸，愿权罢采以纾民。”又请科诸州丁壮为兵，以增戎备。在任凡十一年。河东接西北境，时边事未息，屯师甚广，抟经制漕运，以干治称。连他徙，州郡辄乞留，有诏褒饬。两至夏州界部发居民，数诣阙奏事称旨。屡以秩满请代，朝议以抟善职，就加祠部郎中，赐金紫。尝荐代州承受使臣王白，上以本置此职，止于视军政、察边事，抟不应保奏。因诏诸路，自今勿得举承受使臣。

景德四年，入判三司勾院，逾月，为户部副使。大中祥符初，进秩刑部郎中，俄使契丹，会疾，契丹主以车迎之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子可法至太子中舍，舜元登进士第。抃卒，舜元自筠州判官改著作佐郎。又赐其孙出身。

凌策，字子奇，宣州泾人。世给事州县。策幼孤，独厉志好学，宗族初不加礼，因决意渡江，与姚铉同学于庐州。雍熙二年举进士，起家广安军判官。改西川节度推官，以强干闻。淳化三年，就命为光禄寺丞，签书两使判官。代还，拜左赞善大夫、通判定州，赐朱衣、银章、御书历，给以实奉。李顺之乱，川陕选官多惮行，策自陈三莅蜀境，谙其民俗，即命知蜀州。又以巴西当益之饕道，徙绵州，加太常博士。

还朝，会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，进屯田员外郎。入为户部判官，迁都官。先是，岭南输香药，以邮置卒万人，分铺二百，负檐抵京师，且以烦役为患。诏策规制之，策请陆运至南安，泛舟而北，止役卒八百，大省转送之费。卢之翰任广州，无廉称，以策有干名，拜职方员外郎、直史馆，命代之，赐金紫。广、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，当盛夏时瘴起，行旅死者十八九。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，直抵曲江，人以为便。代还，知青州。东封，以供亿之勤，超拜都官郎中，入判三司三勾院，出知扬州。属江、淮岁俭，颇有盗贼，以策领淮南东路安抚使。驾旋，使停，进秩司封。时洪州水，知州李玄病，上与宰相历选朝士，将徙策代之。上曰：“南昌水潦艰殆，长吏当便宜从事，不必禀于外计也。”王旦言：“策莅事和平，可寄方面，望即以江南转运使授之，仍诏谕差选之意。”饶州产金，尝禁商市鬻，或有论告，逮系满狱。策请纵民贩市，官责其算，人甚便之。五年，召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殿学士、知益州。初，策登第，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，其后往剑外凡六任，时以为

异。策勤吏职，处事精审，所至有治迹。

九年，自蜀代还，上颇有意擢用，会已病，命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，纠察在京刑狱。真宗尝对王旦言：“策有才用，治蜀敏而有断。”旦曰：“策性淳质和，临事强济。”上深然之。是秋，拜给事中、权御史中丞。时榷茶之法弊甚，诏与翰林学士李迪、知杂御史吕夷简同议经制，稍宽其旧。

明年，疾甚，不能朝谒，累遣中使挟医存问，赐名药。复表求典益，寻迁工部侍郎，从其请。天禧二年三月卒，年六十二。录其子将作监主簿瓘、琬并为奉礼郎，续给其奉。策兄简，官国子博士，分司南京。

杨覃，字申锡，汉太尉震之后。唐有京兆尹凭居履道坊，仆射于陵居新昌坊，刑部尚书汝士居靖恭坊，时称“三杨”，皆为盛门，而靖恭尤著。汝士弟虞卿、汉公、鲁士皆显名。虞卿至工部侍郎、京兆尹，生堪，为太子少师。堪生承休，昭宗朝，以兵部员外郎使吴越，会杨行密据淮甸，绝其归路，因留浙中。承休生岩，即覃祖也，署为镇海军节度副使，奏领春州刺史。岩生郁，早卒。

覃少献书于嗣王俶，俶私署著作佐郎，从俶归朝，为禹城尉。太平兴国八年，举进士擢第，授徐州观察推官，改著作佐郎、知戎州。再迁太常博士，使陕西，蠲逋负。覃本名蟬，至是，太宗为改焉。淳化中，转屯田员外郎、同判寿州。巡抚使潘慎修上其政绩，有诏嘉奖，就命知州事。数月，召还，未上道，会丁内艰，州民列状乞留，转运使以闻，有诏夺情。

时田重进为永兴节度，选覃与林特同判军府事，赐覃绯鱼，仍赐御书历，给以实奉。重进不法，覃事多抗执，重进颇不悦，形于辞色。覃表求徙任，不许，就转都官员外郎。时讨李继迁，调发刍粮，覃、特皆以苛急促办为务。覃令钳手，特令即械颈，

虽衣冠旧族不免，人用怨嗟。改职方员外郎。

咸平初，迁屯田郎中、三门发运使。吕蒙正在河南，荐其材，诏入判三司磨勘、凭由、理欠司。四年春，旱，覃上言：“古之用刑，皆避三统之月，汉旧章断狱报重，尽三冬之月。又唐太宗凡断重刑日，敕减膳彻乐。今春物方盛，时雨尚愆，犴轂之下，狱系甚繁。望诏有司，死罪未得论决，俟雨降，乃复常典。仍望自今凡决重刑日，依唐故事，以彰至仁之德。”尝献《时务策》五篇：一曰御戎，二曰用兵，三曰为政，四曰选贤，五曰刑罚。文多不载。

明年，权同知贡举，出为陕西转运使，赐金紫。会边臣言继迁死，愿乘此时深入致讨。覃建议：“伐丧非礼，且其子尚在，当为之备。请诏边臣谨守疆候，毋得轻举，俟其众叛亲离，则亡无日矣。”时西鄙屯兵，调役甚繁，副使朱台符务有为，而覃务循旧，且言边事不宜更张。初，寇准知青州，台符为通判。至是，准作相，覃意台符凭恃僚旧，密以上闻。坐不协，徙知随州。王超节制汉东，覃移唐州。

景德二年，召归。属河北兵革之后，命覃诣澶、滨、棣、德、博州巡抚振给之。出知潭州，王师讨宜贼，军须多出长沙，曹利用以闻，诏书褒劳，加刑部郎中。大中祥符二年，代冯亮为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制置发运使。月余，改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馆、知广州。

覃勤于吏事，所至以干济称。南海有蕃舶之利，前后牧守或致谤议，惟覃以廉著，远人便之。加右谏议大夫。四年，卒，年五十四。遣其长子奉礼郎文友乘传赴丧，诏本州护柩还其家，官给所费。录其次子文敏为扬州司士参军。覃从弟蛻及从子侃、傅，并登进士第。蛻官司封员外郎，侃后名大雅，自有传。

陈世卿字光远，南剑人。雍熙二年，登进士第，解褐衡州

推官。再调东川节度推官。会李顺寇两川，知州张雍以州兵马为数部，使官分领。世卿素善射，当城一面，亲射中数百人。贼寝盛，同幕皆谋图全计。世卿正色曰：“食君禄，当委身报国，奈何欲避难为他图耶？”亟出白雍曰：“此徒皆懦儒，存之适足惑众，不若遣出求援。”雍从之。贼既引去，世卿适丁外艰，雍表其材，诏追出视事，就改掌书记。凡七年，归朝，为秘书郎，迁太常丞、知新安县。或荐其堪任宪台，即召归，会张弼监出知广州，表为通判。将行，召见，赐绯，加太常博士。

景德初，徙知建州。真宗知其材干，逾月，授福建转运使，规画南剑州安仁等银场，岁增课羨，诏奖之。俄代姚铨为两浙路转运使，历祠部员外郎，判三司三勾院。大中祥符四年，改度支员外郎，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。属澧州慈利县下溪等四州蛮人侵县境地四百余里，朝命世卿与阁门祗候史方、知澧州刘仁霸同领兵讨之，遂还所侵地，标正经界，取其要领，又令纳所掠汉口千余，复置澧川、武口等砦以控制之，自是平定，有诏嘉奖。还朝，屡述溪洞利害。召对，真宗器其材，复自言愿效用于烦剧。会邵晔知广州，被疾，乃授世卿秘书少监代之，加赐金紫。郡有计口买盐之制，人多不便，至，即奏除之。九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录其子南安主簿俨为太祝。

李若拙，字藏用，京兆万年人。父光赞，贝、冀观察判官。若拙初以荫补太庙斋郎，复举拔萃，授大名府户曹参军。时符彦卿在镇，光赞居幕下，若拙得以就养。俄又举进士，王祐典贡举，擢上第，授密州防御推官。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，太祖嘉其敏贍，改著作佐郎。故事，制策中选者除拾遗、补阙。若拙以恩例不及，上书自陈，执政恶之，出监商州坑冶。迁太子左赞善大夫，以官称与父名同，辞，不许。太平兴国二年，

知乾州，会李飞雄诈乘驿称诏使，事败伏法。太宗以若拙与飞雄父若愚连名，疑其昆弟，命殿直卢令珣即捕系州狱，乃与若愚同宗，通家非亲，不知其谋，犹坐削籍流海岛。岁余，起授卫尉寺丞、知陇州。

四年，复旧官。以政闻，超授监察御史、通判泰州。同帅宋偃年老政弛，又徙若拙通判焉。未几，御史中丞滕中正荐之，召归台。顷之，改右补阙。时诸王出阁，若拙献颂称旨，召见，赐绯鱼，同勾当河东转运兼云、应等八州事。尝诣阙言边事，太宗嘉之。又同掌水陆发运司。

雍熙三年，假秘书监使交州。先是，黎桓制度逾僭。若拙既入境，即遣左右戒以臣礼，繇是桓听命，拜诏尽恭。燕飨日，以奇货异物列于前，若拙一不留眄。取先陷蛮使邓君辩以归，礼币外，不受其私觐。使还，上谓其不辱命。迁起居舍人，充盐铁判官。

淳化二年，出为两浙转运使。契丹寇边，改职方员外郎，徙河北路，赐金紫。五年，直昭文馆，迁主客郎中、江南转运使。若拙质状魁伟，尚气有干才，然临事太缓。宰相以为言，罢使知泾州。至道二年，黎桓复侵南鄙，又诏若拙充使，至，则桓复稟命。使还，真宗嗣位，召见慰问，进秩金部郎中。召试学士院，改兵部郎中，充史馆修撰，俄知制诰。咸平初，同知贡举，被疾，改右谏议大夫。车驾北巡，判留司御史台。明年，使河朔按边事，知升、贝二州。四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子绎。

绎字纵之，幼谨愿自修。初，以父使交趾有劳，补太庙斋郎，改太常寺太祝。举进士中第，除将作监丞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知华州。蒲城民李蕴诉人盗其从子亡去，绎问曰：“若有仇耶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有失亡邪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

绎挥蕴去，因密刺蕴。蕴有阴罪，侄觉之，惧事暴，杀之以灭口。遂收蕴致法。擢提点河北刑狱，权知贝州。岁旱，绎为酒务，市民薪草溢常数，饿者皆以樵采自给，得不死，官入亦数倍。边民岁输防城火牛草十余万，委积久，辄腐败，绎奏罢之。三迁本曹郎中，为利州路转运使。

河北经费不支，仁宗问谁可任者，参知政事薛奎荐绎，遂徙河北。进刑部郎中、直史馆、知延州，改兵部，为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内出绢五十万匹，责贸于东南。绎曰：“百姓饥，不宜重扰。”辄奏罢之。甫半年，漕课视常岁增五之一。迁太常少卿，再知延州。绎所至颇称治，自以久宦在外，意不自得，作《五知先生传》，谓知时、知难、知命、知退、知足也。尝两知凤翔府，至是，又徙凤翔。寻为右谏议大夫，卒。

陈知微，字希颜，高邮人。咸平五年，进士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歙州。擢为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俄充三司户部判官。奉使契丹，迁太常博士、判三司都磨勘司，再为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副使，奏还东平监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。又决古广济河通运路，罢夹黄河，岁减夫役数万计。

迁右司谏，徙荆湖南路转运使。召还，拜比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淮南饥，遣知微巡抚，所至按视储粮，察诸官吏能否。使还，判吏部铨，兼刑部。知微祠藻虽无奇采，而平雅适用。一日，进改群官，除目纷委，适当知微次直，思亦敏速。又判司农寺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天禧二年，加玉清昭应宫判官，俄以疾闻，真宗遣中贵挟太医往视之。卒，年五十。录其子舜卿为太常奉礼郎，给奉终丧，又假官船载其柩还乡里。

知微仪状甚伟，沉厚有材干，不务皦察，时人许其处剧，惜其母老不克终养。有集三十卷。子尧卿，大中祥符五年，进士及第。

论曰：维岳明习吏事，才足以治剧，而能曲全法掾，其仁恕蔼然。雍虽素称鄙吝，而勤恪清干，观其捍守，亦可见矣。严务进黷货，廷式倾险忌刻，自不容于清议。若琰、抃经制漕运有方，策之处事精详，治迹昭著，覃之律身廉洁，兼勤吏事，世卿之安远，若拙之专对，皆为时论所许。绎以谨愿，克世其家，知微敦实有材干，不辱其职，亦可尚也。至若王陟以谨干称，而取士以谤致污，惜哉！

列传第六十七

上官正 卢斌 周审玉 裴济 李继宣 张旦 张煦
张佖

上官正，字常清，开封人。少举《三传》，后为鄜州摄官。雍熙中，召授殿前承旨，屡遭鞫狱，迁供奉官、阁门祇候、天雄监军。淳化中，转作坊副使、剑门都监。李顺之乱，分其党趋剑门，时疲兵数百人，正奋励士气以御之。会成都监军宿翰领兵投剑门，与正兵合，因迎击，大破贼数千众，斩馘殆尽。奏至，太宗嘉之，诏书奖饬，并赐袭衣、金带，超正为六宅使、剑州刺史、充剑门部署，翰自供奉官擢崇仪使、领昭州刺史。数月，正被疾，请寻医，至阙。疾愈，入对，上劳问久之，复遣还任所，赐以金丹、良药、衣带、白金千两、马三匹，授以方略，令招抚残孽，慰勉遣之。

初，川贼甚盛，朝议深以栈路为忧，正以孤军力战挫贼锋，自是阁道无壅，王师得以长驱而入。贼众三百余，败归成都，顺怒其惊众，尽斩之，然自此沮气矣。后贼既诛，余寇匿山谷，恃险结集，剽劫为患。王继恩百计召诱不至，正谕以朝廷恩信，皆相率出降。未几，加峰州团练使，与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，代王继恩。

正木强好凌人，自谓平贼有劳，受人主知，无所顾忌。数面攻两川官吏之短而暴扬之，众积怨怒，多上章诉其不法者。太宗谓近臣曰：“人臣可任用者，朕常欲保全。正婞直而失于

谦和，每谤书至，朕虽力与明辩，然众怒难犯，恐其不能自全。”乃赐手札戒谕曰：“言者，君子之枢机，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不可不慎也。夫遇事辄发，悔不可及。傥自恃无瑕，而好面攻人之短，岂谓喜怒不形于色耶？当以和辑远民为念，斯尽善矣。”正上表谢。

真宗即位，改庄宅使。是秋，广武叛卒刘吁啸聚数千辈，逐都巡检使韩景祐，略汉蜀邛州、怀安永康军。正与钜辖马知节领兵趋新津，抵方井，击败之，斩吁，平其党。迁南作坊使，赐锦袍、金带。咸平初，召还，擢拜东上阁门使、勾当军头引见司，俄权户部使。二年，出知沧州，徙高阳关副都部署，真拜洺州团练使。车驾北巡，以为行营先锋钜辖。

寻知青州，未行，会王均叛蜀，命为峡路都钜辖，移知梓州。又历沧、瀛、镇、贝四州，高阳关部署。以足疾，求知磁州，手诏慰勉。会邢州地震，民居不安，徙正典之。移潞州。景德中，以河北新经兵革，慎择守臣，以正知贝州，迁洺州防御使，复知沧州，移同州。再表引年，授左龙武军大将军、平州防御使，分司西京。寻以本官致仕，赐全俸，仍以见缗给之。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子璨至内殿崇班。

卢斌，开封人。以笔札事晋邸，太宗即位，补殿直。雍熙中，领兵屯霸州。会大举北伐，令以五千骑随曹彬抵祁沟。时契丹据河，王师乏水，斌请以千弩斫砦，契丹遁去，遂移军夹河。既克涿州，令斌以万人戍守，会食尽，大兵将还，斌因恳言：“涿州深在北境，外无援兵，内无资粮，丁籍残失，守之无利。今若还师，必须结阵而去，以一阵之役，比于固守，其利百矣。”复虑辽人乘便剽袭，宜为之备。彬以为然，遂令斌拥城中老幼，并狼山南还易州。彬之旋也，无复行伍，果为契丹所乘。诸将皆以失律被谴，斌亦下枢密院问状，太宗闻其尝

建议弃涿州，遂释不问。以为霸州破虏军缘边巡检。

端拱中，又为永举军、华州巡检。时大贼侯和尚、刘湑劫兴平、栎阳，杀捕贼官二人。斌率兵掩袭，且追且斗，薄南山，渡渭水，抵凤翔，复至耀州，擒锥并尽。以劳，改供奉官。召还，面加奖慰，授阁门祗候，又赐白金、缗钱、衣带。寻为梓、遂十二州都巡检使，太宗谕之曰：“川陕人情易摇，设有寇攘，虽他境亦当袭逐，仍许便宜从事，不须中覆。”淳化二年，贼任诱等寇昌、合州。斌率兵顿昌州南牛斗山，侦知贼在龙水镇，值大雨，斌驰马四十里，骑从数十人，遂斩诱等百余级，贼众悉平。

三年，富顺监蛮掠荣州，斌晨夜倍道以赴，得州兵千人，署随军粮料以张其势。蛮乃遁，追至地头镇东南八十里，树栅，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纲，谕以朝旨，歃血刻石为盟而遣之。俄而荣、戎、资州、富顺监贼十五队钞乡邑，斌擒三百人，部送阙下，余悉临敌斩戮。

四年，贼王尽复起荣、资，斌击灭之，尽缚以献。迁内殿崇班。是冬，李顺为乱，斌即率兵六百抵成都，斗战连月，杀数万人。明年，成都不守，斌还梓州，集十州兵赴援，知州张雍委以监护之任。会江水泛滥，毁子城。斌劝谕州民，翌日，畚鍤大集，自城西大濠中掘堑深丈，决西河水，注之以环城。二月，贼渠相里贵众二十一万傅城下，城中兵裁三千。斌曰：“军法倍兵不战，然狂丑乌合，非训练之师，以吾仗天子威灵，必可殄荡。”即感厉士伍，负土塞南北门，为固守之计。又突出与贼战，击刺三十余合，贼稍却。俄复大设机石、连弩、冲车、云梯，四面鼓噪乘城，矢石乱下，斌与州将随机设备。长围八十日，会王继恩令石知颢率兵来援，斌出东门迎劳王师，贼不战而溃。斌乘胜追斩及纳降二万余。五月，贼数万围阆州，

斌领千兵赴之，斩首五千，围遂解。又至蓬州老雅山，贼众三千为阵拒斌，斌击败之，至城下，贼复大集，斩三千级。蓬州平，斌传诏安抚蓬、阆、渠、达四州，擢授西京作坊使，领成州刺史。

斌在川峡六年，以孤军御寇，累立战功，表求入奏。太宗遣使谕之曰：“俟妖孽尽殄，当召汝。”既而贼党集梓、绵、汉三州境上，斌往平之。未几，代还，太宗亲加劳问。拜东上阁门使、检校左仆射，加食邑三百户，赐白金千两、袍笏、金带。上言：“葭萌路出师讨贼，可直入利州。若寇焚栈道，剑门之险不足固也，请置砦栅。”从之。

寻命为银、夏兵马钤辖，遣与李继隆等五路出师讨李继迁。斌求对，恳言曰：“羌夷之族，马骄兵悍，往来无定，败则走他境，疾战沙漠，非天兵所利。不若坚保灵州，于内地多积刍粮，以师援送。苟其至也，会兵首尾击之，庶几无枉费，而不失固圉之策矣。”时业已出师，不从其议。改授灵环路钤辖，领兵二万为前锋，令于乌、白池与诸军会。斌谓李继隆曰：“灵州抵乌、白池，月余方至。若自环州橐驼路，裁十日程。”即不俟诏而往，与诸将失期，不见贼而还。俄徙屯宁州，以疾召归，勾当军头引见司。咸平初，卒，年五十。子文质殿中丞。

周审玉，开封人。父勋，以亲校事唐明宗，累立战功，太平兴国中，至隰州团练使。周显德初，审玉荫补殿直，从世宗平瓦桥关，甚见亲信。太祖受禅，为供奉官，未几，加阁门祗候。累迁崇仪、洛苑副使，西京作坊使。雍熙中，契丹犯塞，潘美屯师定州，审玉为监军。尝与敌战，而先锋刘绪陷贼，审玉跃马趣击，拔绪而还，以勇敢闻。

淳化中，知贝州。有骁捷卒戍州者三十七人，同谋杀审玉，劫库兵而叛，推虞候赵咸雍为首。审玉觉之，与转运使王嗣宗

率兵悉擒其党，斩十五级，磔咸雍于市。先是，咸雍父麟，晋天福中，尝诱契丹屠州城。至是五十年，而其子戮于都市，旧老犹记其事，咸异之。审玉以功领顺州刺史。

至道初，徙并州钤辖。咸平初，知凤翔府。有桑门乘传而西，以市木为名，威动府县。审玉曰：“此有所倚而为也。”因按诘之，尽得其奸状，杖其背，械送阙下。以目疾，代还，奉朝请，俄丁内艰。既而谓亲友曰：“仆齿发迟暮，而未能辞禄仕者，良以慰母心尔，今可行其志矣。”乃拜章请老，得千牛卫大将军致仕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审玉晚年，好读《神农本草》，留意方术。少长兵间，习知攻守之法。真宗尝召至便坐，示以攻战器。方奏对，疾作，诏遣使就第，赐白金慰恤之。子允迪，为虞部员外郎。

裴济字仲溥，绛州闻喜人。唐相耀卿八世孙，后徙家河中。济少事晋邸，同辈有恃悍者，济屡纠其过失，被讐，出补太康镇将。未几，讐济者坐法。太宗知济可任，会即位，补殿直，为天威军兵马监押。及平太原，征幽蓟，济迎谒陪扈，令监军易州，契丹攻城不能下。以劳，迁西头供奉官。

太平兴国末，江表盗起，命为巡检，迁崇仪副使。召还，迁崇仪使。监戍兵于威虏军，涂次镇州，夜有贼骑扣城门，大呼曰：“官军至矣。”州将然之，促守吏开关，济遽止之曰：“此必妄也。”及旦，果有敌兵遁去。太宗嘉之，迁西上阁门使、定州都监，就加行营钤辖，寻知定州。契丹三万骑来攻，济逆击于徐河，斩数千级，获牛马、铠仗甚众。

淳化初，与周莹同判四方馆，未几，为镇州行营钤辖。又与李继隆击贼于唐河，济短兵陷阵，贼大败走，优诏褒美。初，继隆以济性刚，不悦之；及是役，抚济恨相知之晚。改四方馆使，复知定州，徙天雄军钤辖。迁客省使，复知定州。至道二

年，改内客省使、知镇州。立春日，出土牛以祭，酌奠始毕，有卒挟牛去。济察其举止，知欲为变，亟命擒之，果有窃发者数十人，已劫鬻间矣，悉搜捕腰斩之，军民肃然。济在镇、定凡十五年，威绩甚著。召还，知天雄军。

咸平初，李继迁叛，以济领顺州团练使、知灵州兼都部署。至州二年，谋缉八镇，兴屯田之利，民甚赖之。其年，清远军陷，夏人大集，断饷道，孤军绝援，济刺指血染奏，求救甚急，兵不至，城陷，死之。上闻嗟悼，特赠镇江军节度。三子并优进秩。济在诸使中甚有声望，及没，夏人皆惜之。景德中，济妻永泰郡君景氏卒，特诏追封平阳郡夫人，诸子给奉终丧。

子德谷虞部郎中，德基至如京使，德丰殿中丞。济兄丽泽、弟丽正，并进士及第。丽泽至右补阙，丽正至金部员外郎。丽正子德舆，为殿中丞。

李继宣，开封浚仪人。乾德中，补右班殿直，令与御带更直，裁十七岁。尝命往陕州捕虎，杀二十余，生致二虎、一豹以献。太平兴国初，掌南作坊使，改供奉官，出为邠、宁、庆三州巡检、都监。继宣本名继隆，与明德皇后兄同姓名。至是，太宗为改焉。

五年，召还，承受定州路奏事。奉诏修长城口、平塞威虜静戎军、保州，又领兵入敌境，获老幼千余，牛畜数百。又率兵捍契丹于乾宁泥姑海口。契丹寇静戎军，从崔彦进过拒马河接战，自午至申，大败之。又为贝州监军。

雍熙三年，曹彬北征，继宣从先锋李继隆至方城，力战三日，大军继至，遂克固州。进壁涿州东，又与敌斗，乘胜攻北门，克之。日领轻骑度涿河，觐敌势，又将五千骑援米信，因率劲骑追至新城北，大败之，斩其酋贺恩相公，继宣亦中流矢。大军还雄州取刍粮，遇契丹新城，疾战至暮，继宣中十创，剑

及兜鍪。明日复战，继隆为敌所邀，继宣以所部拔之，且战且行，夺涿河，数日，乃至涿州。及弃州保歧沟关，又战拒马上，追奔至孤山，契丹乃引去。留屯满城，俄还贝州。召入，以功超授崇仪使，代王继恩为易州驻泊都监，赐钱五十万，白金五百两。又领骑兵五千戍北平，押大阵东偏，受田重进节度，屯长城口。敌至大沟，继宣进满城。敌至定州，夺唐河桥，重进召继宣泊田绍斌赴援，绍斌为敌所败，继宣独按部转斗入定州。敌兵北去，重进命将五千骑蹑其后，抵拒马河。及敌据杨疃，继宣径掩击之，遂焚庐舍而遁。

雍熙四年，为高阳关行营都监。端拱初，契丹骑至瀛、镇，继宣率步骑万人入敌境，抵胜务，焚聚落，获生口，契丹乃引还。时易州候骑不至，继宣于易州、平塞军、长城口、威虏静戎顺安军至高阳，为望橧七所，举烽以候警急。二年，为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排阵都监，押大阵西偏。与李继隆部刍粮抵威虏，还度徐河，为敌追袭。继宣驻军与斗，杀获甚众。又领骑二千，败契丹于保州西射城，追薄西山，有诏褒美。

淳化三年，徙知保州，又转庄宅使。筑关城，浚外濠，葺营舍千五百区；造船一百艘，入鸡距泉以运粮，人咸便之。数月，徙定州行营都监，戍深州，改高阳关行营都监。课军中劲弩，为入阵之备。五年，领高州刺史。会契丹泛海劫千乘县，继宣请于海口置砦以御之。

至道三年，迁北作坊使，俄召还，加南作坊使，出为镇州行营钤辖。契丹寇定州，命主无地分马。敌至怀德桥，继宣领兵三千掩袭之。至则契丹已坏桥，继宣横木而度，追奔五十余里。契丹焚镇州中渡、常山二桥，继宣领兵趣之，契丹保丰隆山砦，继宣伐木治常山桥，契丹闻之，大惧，拔砦遁走。

继宣锐于追袭，傅潜为部署，继宣诣潜请行，颇为所抑。

及召潜属吏，诏继宣与高琼同主军事，逐敌越拒马河，复为镇州钤辖。受诏按视缘边城砦，权知威虏军，敌骑至城下，屡出兵设伏，斩获甚众。俄还镇州。

咸平四年，拜西上阁门使，领康州刺史，为前阵钤辖，与秦翰、杨延昭、杨嗣分屯静戎、威虏。敌至，会师于威虏，延昭、嗣轻骑先赴羊山，继宣与翰、分左右队客整所部，翰全军亦往，继宣留壁赤虏，止以二骑继进。至，则延昭、嗣适为敌所乘。继宣即召赤虏之师，与翰师合势大战，敌走上羊山。继宣逐之，环山麓至其阴。继宣马连中矢毙，凡三易骑，进至牟山谷，大克捷。延昭、嗣、翰之师，初顿赤虏，既而退保威虏，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，薄暮，始至威虏。诏书称奖，特加检校官及食邑。

明年，徙定州钤辖，捍契丹于唐河。会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、杨嗣御敌师败，诏继宣与内殿崇班王汀代之。望都之败，敌骑剽郡县，继宣壁徐河，契丹数十队薄威虏，威虏魏能与战，走之，久而继宣始至。又寇静戎，汀请分兵自将袭契丹，继宣拒之，虽日出游骑侦敌势，屡徙砦而未尝出战。为能、汀所发，召还，令枢密院问状，降为如京副使。

景德初，加如京使、镇州钤辖。契丹乘秋来攻，时桑赞病足，郑诚赴定州，继宣独主镇州全师，历屯邢、赵。及与契丹和，命为高阳关钤辖。是冬，复为西上阁门使，领康州刺史。三年，兼知瀛州。继宣罕识字，上以河间郡事繁，虑狱讼有枉，命高继勋代之，止为钤辖。

大中祥符初，徙镇、定两路钤辖，进秩东上阁门使。召还，改郛州部署，加四方馆使。以疾，授西京水南都巡检使，每夕罕巡警，为留司所举，特诏增巡检一员，专主夜巡。六年，疾甚，求至京师寻医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子守忠，左侍禁、阁门祗

候。

张旦，赵州人。勇敢善射，以经学中第，至国子博士。淳化中，知陵州。时李顺构乱，连下城邑。贼党数万攻陵州，州兵不满三百，旧不设城堑。旦修完战具，置鹿角砦，驱市人进战，大败之，杀五千余人，获器械万计。诏书褒之，特迁水部员外郎，赐绯鱼，由是知名。数月，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：“雅州密迩蛮蜚，在于镇抚须得其人，伏见水部员外郎张旦，前守陵州，以孤军抗群寇，保全壁垒，至今剑外伏其威名。望改授诸司使，令知州事。”上以省郎之重，不欲换他职，乃授刑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乘传之任，寇不敢犯。

真宗即位，迁兵部员外郎，改尚食使、知德清军。景德中，契丹入寇，陷军壁。旦与其子利涉率众奋击，并战没。上闻之惊悼，特赠左卫大将军、深州团练使，利涉崇仪副使。录其四子官。时有上封事者，言朝廷宜优加恩典，以劝忠臣。诏以恤旦事告谕天下。

又虎翼都虞候胡福戍军城，率兵力战，金创遍体，犹奋剑转斗，矢无虚发，麾下已尽，独挺刃杀数十人。副指挥使尚祚能运大挝，所斩首拉肋者，亦百余人，众寡不敌，遂与指挥使张睿、刘福、都头辅能等四人并死之。真宗嘉叹其忠勇，遣使访遗骸，唯得福尸，命其子厚葬之。赠福洺州团练使，祚滨州刺史，睿滨州刺史，刘福临州刺史，能等并赠诸卫率府副率。又邯鄲令李晦辞赴任，值道梗，留德清同拒敌；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敌，皆战没。赠晦辞工部员外郎，承皓崇仪使。时又赠受事河朔而没者，殿直刘超供备库使，入内高班内品李知顺为六宅副使，奉职胡度等三人为内殿崇班，仍各录其子，及赐其家金帛。

张煦，字辅易，开封人。开宝末，补府中牙职。雍熙二

年，自陈太宗尹京尝事左右，命为殿前承旨，迁殿直、歙州监军。凶人黄行达弟坐法抵死，行达诬州将故入其罪，诏宣州通判姚铉与煦鞠之，即日决遣。还擢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占谢日，又改内殿崇班、镇定、邢、赵、山西、土门路都巡检使。契丹骑兵剽境上，煦以所部斩首数十，走之。葛霸、周莹、李继宣称其干举，有诏嘉奖。代还，拜供奉库副使，权知环州。数月，改岢岚军使，又知保安军。

咸平中，王均乱蜀，以煦为绵、汉、剑门路都巡检使。又与雷有终进攻成都，煦主东砦，焚其郭及楼堞，均突围而遁。贼平，以功就迁正使，徙益州都监，与知州宋太初同提总本路诸军事。有战舰卒将谋扰动，煦即日斩之。

夏人寇边，改泾原仪渭都钤辖。又为邠宁环庆路钤辖兼巡检、安抚都监，累蹙寇入贼中，掩杀甚众，有诏嘉奖。会遣王超、张凝、秦翰援灵武，命煦为西路行营都监。至镇戎，闻灵武已陷，复还本任。与张凝入西夏境，出白豹镇，至柔远川，夏人七百余邀战，煦与庆州监军张纶击杀甚众。清远故城有酋长，请以甲骑三万来降。煦与凝曰：“此诈也。”亟严兵以待之，果然。凝按部归环州，道为敌所邀。煦闻之，领所部锐兵自庆州赴之，一昔与凝会，射杀其大将，与凝同还。

景德元年，加领贺州刺史，复为泾原仪渭镇戎军钤辖，再知环州。四年，宜州戍卒陈进反，命副曹利用为广东西路安抚使。贼众拥判官宜州卢均，僭号南平王，围象州，煦以兵会利用斩之。初与利用同署纸，人持百枚，备给立功将士。及破贼，利用在前军无所给，煦在后而所给过半，真宗谓其太过。贼平，改如京使，知怀州。

东封岁，权河阳钤辖，迁文思使、知曹州。会江、淮灾歉，分命大藩长吏绥抚，以煦为江南西路安抚都监。俄还济阴，加

北作坊使，又徙沧州，就转宫苑使，领康州刺史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加领昭州团练使、知鄜州。未几，复知沧州。天禧三年，拜西上阁门使，徙并代钤辖。以老疾求近郡，得知磁州。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照明术数，善相宅，时称其妙。

张佖，字仲雅，本燕人，后徙华州渭南。初名志言，后改焉。父昉，殿中少监。佖少有志节，始用荫补殿前承旨，以习儒业，献文求试，换国子监丞。迁著作佐郎、监三白渠、知泾阳县。端拱初，为太子右赞善大夫。曹州民有被诬杀人者，诏往按之，发摘奸伏，冤人得雪。寻通判忻州，迁殿中丞，兼御河督运。

至道中，通判陕州，再部送刍粮赴灵武，就改国子博士。咸平初，擢为陕西转运副使，赐绯鱼。至延安，遇夏人入寇，亲督兵击败之。三年，徙西川转运副使。时诏讨王均，以馈饷之劳，迁虞部员外郎。贼平，分川峡为四路，以佖为利州路转运使。有荐其武干者，召还，授如京使、泾原钤辖兼知镇戎军。徙麟府路钤辖，夏人来寇，佖率兵与战，亲射杀酋帅，俘获甚众，余党遁去。诏书褒之，赐锦袍、金带。景德中，徙益州钤辖，加宜州刺史，迁文思使。佖御军抚民，甚有威惠，蜀人久犹怀之。

大中祥符四年，车驾祀汾阴，以为西京旧城巡检、钤辖。礼成，加授北作坊使，充赵德明官告使。又为鄜延钤辖。会秦州李浚暴卒，上语近臣曰：“天水边要，宜速得人。”马知节称佖可任，上然之，遂改左骐骥使，就命知秦州。至州，置四门砦，开拓疆境，边部颇怨。又临渭置采木场，戎人不之争，移帐而去。佖不甚存抚，亦不奏加赉赐，边人追悔，引众劫掠，佖深入掩击，败走之。议者又欲加恩宗哥、立遵等族，以扼平夏，佖请拒绝之，事具《吐蕃传》。朝廷始务宁边，以佖轻信

易事，徙邠宁路钤辖。天禧初，召为契丹国信副使，再任邠宁，兼知邠州，迁宫苑使。未逾月，擢拜西上阁门使，复为泾原钤辖。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佶涉猎书史，好吟咏，勇敢善射，有方略，其总戎护塞，以威名自任。子宗象，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度支判官。

论曰：自古盛德之世，未尝无边圉之患，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捍御之。昔人有言“谁能去兵”，汉祖亦云“安得猛士”，盖为此也。李顺叛蜀，攻陷郡邑，正捍剑门，斌守梓潼，其绩最多。契丹入寇，审玉、继宣，拔陷将于重围之中，固有余勇，佶、煦宣力西南，勤干威惠，亦皆可取。济、旦以孤城捍强寇，援绝战死，一代死事之表表者，其可泯诸。

列传第六十八

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张质 杨允恭 秦羲 谢德权 阎日新 靳怀德

王延德，开封东明人。曾祖芝，濮阳令。祖璋，相州录事参军。父温。晋末契丹内寇，温率乡豪捍蔽境内，里人德之。宣祖掌畿甸兵，与温厚善，延德方总角，宣祖爱其谨重，召置左右。太宗尹京，署为亲校，专主庖膳，尤被倚信。

太平兴国初，授御厨副使，数月，迁正使。从征太原，未几，加尚食使，赐浚仪县寿昌坊宅一区。俄领蓟州刺史，兼掌武德司，改皇城使，掌御辇院、左藏库。延德所领凡五印，因对恳让，遂罢左藏、御厨。八年，兼充亲王诸宫使。延德素谨慎，以旧恩，每延访外事。端拱初，领本州团练使。淳化中，当进秩，延德与王继恩、杜彦钧使额已极，特置昭宣使，以延德等为之。至道二年，加领平州防御使。

真宗嗣位，改领怀州。永熙复土，提点缘路供顿。咸平初，出知华州，占谢日，面请罢昭宣使，从之。实以御侮正秩，奉给优厚故也。上幸大名，为东京旧城都巡检使。明年，以风痺请告，遣还本郡，是冬卒，年六十四。赠邕州观察使。

延德所至，好撰集近事。掌御厨则为《司膳录》，掌皇城司则为《皇城纪事录》，从郊祀为行宫使则为《南郊录》，奉诏修内则为《版筑记》，从灵驾则为《永熙皇堂录》、《山陵提辖诸司记》，及治郡则为《下车奏报录》。先是，诏史官修太祖、

太宗《实录》，多以国初事访延德，又上《太宗南宫事迹》三卷。子应昌，庄宅使、端州团练使。

常延信，并州平晋人。祖思，仕周历昭义、归德、平卢三镇节度，延信皆补牙职，领和州刺史。思卒，入为六宅使，领郡如故。

建隆初，改领平州，坐与妻族相讼，左授右监门卫副率，领护滑州黄河堤。开宝中，为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检，出为潼关监军。延信以关路岩险，奏易道路及填禁坑，役工四十余万。又监通许镇兵，改梓、遂十二州都巡检使，赐袍带、钱百万。太平兴国初，秩满，留再任，赐钱四十万。时亡命卒多以山林为寇，延信尝领徒捕杀三百余人。又为唐、邓都巡检使，代还，继改右清道、右司御二副率。

雍熙三年，命督镇州以北至军前刍粮。是冬，为全、邵六州都巡检使，令疾置之任。就充羊状六砦都钤辖，迁右卫副率。会诚州蛮归款，命延信驰入溪洞，索其要领。又逐蛮直趣古镇，过西延、大木诸洞，蛮人慑伏。

淳化中，历襄、邓、宋、曹等州都巡检使，改左监门卫将军，屡部徒修护河防，改左领军、左屯卫二将军，充西京水南都巡检使。有盗掠彭婆镇及甲马营，延信驰以往，悉擒之。咸平中，历太康、巩县二监军。景德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程德玄，字禹锡，郑州荥泽人。善医术。太宗尹京邑，召置左右，署押衙，颇亲信用事。太祖大渐之夕，德玄宿信陵坊，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。德玄遽起，不暇盥栉，诣府，府门尚关。方三鼓，德玄不自悟，盘桓久之。俄顷，见内侍王继恩驰至，称遗诏迎太宗即位。德玄因从以入，拜翰林使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陈洪进来朝，命德玄迎劳之。船舰度淮，暴风起，众恐，皆请勿进。德玄曰：“吾将君命，岂避险？”

以酒祝而行，风浪遽止。三年，迁东上阁门使，兼翰林司事。是秋，领代州刺史。从征太原，为行宫使，师还，以功改判四方馆事。俄迁领本州团练使，又加领本州防御使。

五年，坐市秦、陇竹木联筏入京师，所过矫制免算，又高其估以入官，为王仁瞻所发，责授东上阁门使，领本州刺史。陕府西南转运使、左拾遗韦务升，京西转运使、起居舍人程能，判官、右赞善大夫时载，坐纵德玄等于部下私贩鬻，务升泊能并责授右赞善大夫，载将作监丞。是冬，车驾幸魏府，命总御营四面巡检，掌给诸军资粮。

德玄攀附至近列，上颇信其言，繇是趋附者甚众。或言其交游太盛，遂出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。逾年，复拜慈州刺史，移知环州。时西鄙酋豪相继内附，诏以空名告敕百道付德玄，得便宜补授。顷之，以疾求致仕，优诏不许。淳化三年，改本州团练使、知邠州。未半岁，复典环州。李顺之寇西蜀，移知凤州，兼领凤、成、阶、文等州驻泊兵马事，徙庆州。咸平中，入朝，真宗命坐抚劳，访以边事。俄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，移镇州，受代归阙。景德初，卒，年六十五。大中祥符中，其子继宗上章，恳祈赠典，上悯之，特赠郑州防御使。

兄德元同仕王府，至内酒坊副使。继宗，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，次子继忠，内殿崇班。德元子贲，大中祥符五年举进士，累迁太常博士。

王延德，大名人。少给事晋邸。太平兴国初，补殿前承旨，再迁供奉官。六年，会高昌国遣使朝贡，太宗以远人输诚，遣延德与殿前承旨白勋使焉。自夏州渡河，经沙碛，历伊州，望北庭万五千里。雍熙二年，使还，撰《西州程记》以献，授崇仪副使，掌御厨。明年，拜正使，出知庆州。

淳化三年，代还，监折博仓。延德与张齐贤善，因国子博

士朱贻业通言齐贤，求免掌庾，希进用。齐贤为言之，上怒曰：“延德愿掌仓以自效，未逾月，又祷宰相求免，何也？”因召延德诘责，自言未尝遣贻业诣相府有所求请。上疑齐贤不实，召贻业至，贻业又讳之，齐贤耻自辨，因顿首称罪。上怒，即以延德领懿州刺史以宠之。五年，提点三司衙司、磨勘凭由司。未几，拜左屯卫大将军、枢密都承旨，俄授度支使。

真宗即位，转左千牛卫上将军，充使如故。延德前使西域，冒寒不汗，得风痹疾，艰于步履。咸平初，出为舒州团练使、知郢州，徙青州，坐市物有剩利，降授左武卫将军。久病落籍，遣家人代诣登闻鼓院求休致，上以其久事先帝，复授左千牛卫上将军致仕。景德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延德以攀附得官，倾险好进，时人恶之。兄延之，乾德六年进士，至屯田郎中致仕。

魏震，不知何许人。祖浩，贍国军榷盐制置使。父钺，蒲台令。震初用祖荫，当补廷职，自以习词业，不屑就。姚恕尝与钺蒲台交代，及为皇子教授，太宗在藩邸，恕尝称震之材，因召寘邸中。即位，补殿直、庐寿八州巡检。从征河东，掌行在左藏库，改供奉官。雍熙初，温州进瑞木成文，震作诗赋以献，拜崇仪副使，赐白金二千两，掌内弓箭库。出知保州，会诸将北伐，为幽州西北路钤辖。下飞狐、蔚州，以功就迁崇仪使、知蔚州。复知保州，移秦州钤辖。端拱中，召拜西上阁门使，俄知庐州，徙澶州。淳化二年，进东上阁门使、知凤州，坐事免。至道初，起为洛苑使、知洪州。二年，复为东上阁门使，知定、代二州并兼行营钤辖。咸平元年卒。子致恭，殿中丞。

张质，字守朴，博州高唐人。少孤，养于兄赞。赞为枢密院典谒，质因得隶兵房，颇为赵普、曹彬所知。太宗征河东，

还驻镇阳，彬方典枢务。一夕，议调发屯兵，时，军载簿领，阻留在道。质潜计兵数，部分军马，及得兵籍较之，悉无差谬。淳化中，累迁本房副都承旨。

咸平初，授左监门卫将军、枢密副都承旨。先是，枢密吏皆以年劳次补，有至主事而懵其职者。景德三年夏，内出公事三条，令主事以下详决之，命质与礼房副承旨尹德润宿御书院考第。翌日，上亲临阅视，凡选补四十余人，不中式除崇班、供奉官、奉职者十余人。以质为左屯卫大将军，加给月奉，历右神武军、右卫二大将军。

大中祥符七年，转都承旨。在枢要仅五十日，练习事程，精敏端悫，未尝有过。旧，本院吏罕有迁至都承旨者，上素知质廉谨，故以授之。尝召问五代以降泊国初军籍更易之制，且命条具利害，质纂为三篇，目曰《兵要》以进，上览而称善。

好养生之术，老而不衰，以是多接隐人方士，然语不及公家事。每大祀巡幸，质多为行宫使，或领巡检提点供顿之务。天禧元年九月，方候对承明殿，暴中风眩，舆归卒，年七十四。录其子大理评事纯为卫尉寺丞，孙思道为三班奉职。

杨允恭，汉州绵竹人。家世豪富，允恭少倜傥任侠。乾德中，王师平蜀，群盗窃发，允恭裁弱冠，率乡里子弟砮于清泉乡，为贼所获，将杀之。允恭曰：“苟活我，当助尔。”贼素闻其豪宗，乃释之。阴结贼帅子，日与饮博，阳不胜，偿以货，使伺贼。贼将害允恭，其子以告，因遁去。内客省使丁德裕讨贼至州，允恭以策干之，署绵、汉招收巡检，贼平，补殿前承旨。

太平兴国中，以殿直掌广州市舶。自南汉之后，海贼子孙相袭，大者及数百人，州县苦之。允恭因部运入奏其事，太宗即命为广、连都巡检使。又以海盐盗入岭北，民犯者众，请建

大庾县为军，官犍盐市之。诏建为南安军，自是冒禁者少。贼有叶氏者，众五百余，往来海上。允恭集水军，造轻舸，掩袭其首，斩之。余党弃船走，伏匿山谷，允恭伐木开道，悉歼焉。贼寇每遇风涛，则遁止洲岛间。允恭领众涉海，捕之殆尽，贼皆望风奔溃。又抵漳、泉贼所止处，尽夺先所劫男女六十余口还其家。诏书嘉奖，赐钱十万，转供奉官。诏归，改内殿崇班。

时缘江多贼，命督江南水运，因捕寇党。行及临江军，择骁卒擎轻舟伺下江贼所止，夜发军城，三鼓，遇贼百余，拒敌久之，悉梟其首。又趣通州境上蹶海贼，贼系众舟。张幕，发劲弩、短炮。允恭兵刃所向，多为幕所萦，炮中允恭左肩，流血及袖，容色弥壮。徐遣善泅者以绳连铁钩散掷之，坏其幕，士卒争进，贼赴水死者大半，擒数百人。自是江路无剽掠之患。以功转洛苑副使，江、淮、两浙都大发运、擘画茶盐捕贼事；赐紫袍、金带、钱五十万。先是，三路转运使各领其职，或廩庾多积，而军士舟楫不给，虽以官钱雇丁男挽舟，而土人惮其役，以是岁上供米，不过三百万。允恭尽籍三路舟卒与所运物数，令诸州择牙吏，悉集，允恭乃辨数授之。江、浙所运，止于淮、泗，由淮、泗输京师，行之一岁，上供者六百万。

淳化五年，转西京作坊使。初，产茶之地，民输赋者悉计其直，官售之，精粗不校，咸输榷务。商人弗肯售，久即焚之。允恭曰：“竭民利而取之，积腐而弃之，非善计也。”至道初，刘式建议请废缘江榷务，许商人过江，听私货鬻。允恭以为诸州新陈相糶，两河诸州风土，各有所宜，非杂以数品，即商人少利。请依旧江北置务，均色号，以年次给之。事下三司，盐铁使陈恕等以允恭议为是，诏从之。即命允恭为发运使，始改“擘画”为“制置”，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、著作佐郎王子舆并为同发运使。

巢、庐江二县旧隶庐州，道远多寇，民输劳费。允恭请以二县建军，诏许之，以无为为额。淮南十八州军，其九禁盐地，则上下其直，民利商盐之贱，故贩者益众，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。允恭以为行法宜一，即奏请悉禁，而官遣吏主之。事下三司，三司言其不可，允恭再三为请，太宗始从之。是岁，收利巨万。允恭与王子舆、秦羲同主茶盐之任，多作条制，遂变新法。

真宗即位，改西京左藏库使。又言川峡铁钱之弊，曰：“凡民田之税，昔输铜钱之一，今输铁钱亦一；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，今给铁钱五；及行用交易，则铁钱之十，为铜钱之一。且民入田税，以一为十，官失其九矣；吏卒奉给，增一为五，官又失其四矣；吏卒得五用十，复失其半矣。臣在先朝，尝陈其事，愿变法以革其弊，先帝方议行之，会贼顺叛扰而止。今陛下继成先烈，可遂建其法，使民不失所。且饶、信之铜，积数千万，若遣运于荆，达于蜀，蜀素多铜，俾夔、益、遂各置监鼓铸，岁用均给，不十年，悉用铜钱矣。”议虽未用，然自是吏卒奉给，始改用十铁钱易铜钱之一。

俄知通利军，兼黄、御河发运使。会议减西鄙屯兵，以息转饷，召允恭与崇仪副使窦神宝、阁门祗候李允则驰往经度，图上郡县山川之形胜。允恭因建议曰：“自环州入积石、抵灵武七日程。刍粟之运，其策有三。然以人以驴，其费颇烦，而所载数鲜。莫若用诸葛亮木牛之制，以小车发卒分铺运之。每一车四人挽之，旁设兵卫，加戈刃于其上，寇至则聚车于中，合士卒之力，御寇于外。”寻为议者所沮而止。复遣之任，又议，江、淮盐铁使陈恕力争，诏从允恭之议。加领康州刺史。

咸平初，以北边卖马，未有定直，命允恭主平其估，乃置估马司，铸印以为常制。王均之乱，上虑南方有聚寇，命允恭

为荆湖、江、浙都巡检使，内殿崇班杨守遵副之，赐与甚厚。二年夏，以疾闻，遣其子大理评事可乘传侍疾。七月，卒于升州，年五十六，赐其次子告同学究出身，贖钱二十万、绢百匹。又以钱五万、帛五十匹给其家。命扬州官造第一区赐之。

允恭有胆干，能以方略捕贼。王小波之乱也，李顺之兄自荣据绵竹，土人多被胁从。允恭兄允升、弟允元，率乡里子弟并力破之；又为王师乡导，执自荣诣剑门以献。王继恩表其事，诏赐允升学究出身，授本县令，允元什邡令。明年，召赴阙，授允升右赞善大夫，允元大理评事。

可，咸平元年进士，喜属文，有吏干，累召试，历户部、盐铁判官，知洪、宣、润、寿、潭州，至都官员外郎。告，虞部员外郎。

秦羲，字致尧，江宁人。世仕江左。曾祖本，岳州刺史。祖进远，宁国军节度副使。父承裕，建州监军使、知州事。李煜之归朝也，承裕遣羲诣阙上符印，太祖召见，悦其趋对详谨，补殿直，令督广济漕船。太平兴国中，有南唐军校马光琰等亡命荆楚，结徒为盗。羲受诏，缚光琰以献，太宗壮之。积劳改西头供奉官，决狱于淮南诸州。

淳化中，又督洛南采铜。雷有终称其有心计，遣监兴国军茶务。会杨允恭改茶盐法，荐羲掌真州榷务，寻提点淮南西路茶盐，得羨余十余万，遂与允恭同为江、淮制置，擢授阁门祗候，兼制置矾税。

咸平初，入奏，真宗面加慰劳。淮南榷盐，二岁增钱八十三万余贯，以劳改内殿崇班，又兼制置荆湖路。江南群盗久为民患，羲讨捕皆尽。四年，领发运使事，改供备库副使，献议增榷酤岁十八万缗，所增既多，尤为刻下。会岁旱，诏罢之。景德初，迁供备库使、知江陵府。坐举官不如状，削秩。

大中祥符初，起授供备库副使、宿州监军，稍迁东染院副使。明年，广州言澄海兵尝捕宜贼，颇希恩桀骜，军中不能制，部送阙下。上以远方大镇，宜得材干之臣镇抚之。宰相历言数人，皆不称旨。上曰：“秦羲可当此任。”复授供备库使，充广州钤辖。历东染院使、知苏州，改崇仪使、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因对，求典藩郡，迁内园使、知泉州。天禧四年，代还。道病卒，年六十四。

羲知书，好为诗，喜宾客，颇有士风。历财货之任，凡十余年，精勤练习，号为称职。

谢德权，字士衡，福州人。父文节，初仕王氏，为侯官令。后入南唐，为忠烈都虞侯、饶州团练使，以骁勇闻。周世宗南征，文节独擐甲度大江，潜觐敌垒，吴人号为“铁龙”。后守鄂州，拒宋师，战没。

德权初以父死事，李煜署庄宅副使。归宋，诣登闻检院自荐，补殿前承旨，迁殿直、陕西巡检，以劳就改右侍禁。咸阳浮桥坏，转运使宋太初命德权规画，乃筑土实岸，聚石为仓，用河中铁牛之制，缆以竹索，繇是无患。

咸平二年，宜州溪蛮叛，命陈尧叟往经度之，德权预其行，以单骑入蛮境，谕以朝旨，众咸听命。尧叟以闻，加阁门祗候，广、韶、英、雄、连、贺六州都巡检使。代归，提点京城仓草场。先是，廩积多患地下湿，德权累甃为台以藉之，遂无败腐。

京城衢巷狭隘，命德权广之。既受诏，则先撤贵要邸舍，群议纷然。有诏止之，德权面请曰：“臣已受命，不可中止。今沮事者皆权豪辈，吝屋室僦资耳，非有他也。”上从之。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。

会有凶人刘晔、僧澄雅讼执政与许州民阴构西夏为叛者，诏温仲舒、谢泌鞫问，令德权监之。既而按验无状，翌日，对

便殿，具奏其妄。泌独曰：“追摄大臣，狱状乃具。”德权曰：“泌欲陷大臣耶！若使大臣无罪受辱，则人君何以使臣，臣下何以事君？”仲舒曰：“德权所奏甚善。”上乃可之。

六年，命城新乐县，迁供奉官。又命浚北平砦濠，葺蒲阴城。一日，遽乘传诣阙求对，且言：“边民多挈族入城居止。前岁契丹入塞，傅潜闭垒自固，康保裔被擒，王师未有胜捷。臣以为今岁契丹必寇内地，令边兵聚屯一处，尤非便利，愿速分戍镇、定、高阳三路。天雄城垒阔远，请急诏蹙之，仍葺澶州城，北治德清军城堑，以为豫备。臣实虑蒲阴工作未讫，寇必暴至。”上慰遣之，既而契丹果围蒲阴。及闻有诏修河北行宫，德权又驿奏，请车驾毋渡河，及至澶州，德权单马间道赴行在。

未几，迁内殿崇班、提辖三司衙司。德权为设条制，均其差使。有大将隶内侍主藏，内侍为奏留，规免烦重之役。德权携奏白上，极言侥幸，上称其有守。又命提总京城四排岸，领护汴河兼督辇运。前是，岁役浚河夫三十万，而主者因循，堤防不固，但挑沙拥岸址，或河流泛滥，即中流复填淤矣。德权须以沙尽至土为垠，弃沙堤外，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。又为大锥以试筑堤之虚实，或引锥可入者，即坐所辖官吏，多被遣免者。植树数十万以固岸。建议废京师铸钱监，徙西窑务于河阴，大省劳费。改崇仪副使，兼领东西八作司。先时，每营造患工少，至终岁不成。德权按其役，皆克日而就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议东封，命与刘承珪、戚纶同计度发运，迁供奉库使。预修玉清昭应宫。时，累徙民舍以广宫地。刘承珪议掘地及丈，加筑以壮基址。德权患其劳役过甚，日与忿争，不能夺，遂求罢，复领京城仓草场。导金水河，自皇城西环太庙，凡十余里。三年，出知泗州，占谢曰，自陈：“臣久领京

务，颇虑中外观听，谓臣负谴外迁，愿稍进其秩。”诏改西染院使遣之。至任，逾月卒，年五十八。以其子平为定远主簿，给奉终丧。

德权清苦干事，好兴功利，多所经画。见官吏徇私者，必面斥之，所至整肃。然喜采察纤微，以闻于上，朝论恶之。

阎日新，宿州临涣人。少为本州牙职，补三司使役吏。淳化中，选隶寿王府，主邸中记簿。真宗即位，擢为供奉官，提点雄、霸、静戎军榷场。咸平元年，迁内殿崇班、永兴军驻泊都监，徙剑门关兼知剑门县，就加供备库副使、庆州都监。景德初，命管勾邠、宁、环州驻泊兵马。时，部署张凝屡入边界焚族帐，日新皆提兵应援。俄知泾州，未几，移庆州。上言：“野溪、三门等族恃险隘，桀黠难制，请开古川道，东至乐业镇，西出府城。”从之。就转供备库使、知环州兼邠宁环庆路钤辖、缘边都巡检使、安抚都监。俄换泾原仪渭路。二年，迁如京使，领万州刺史。上朝陵、东封，皆命为行宫使。

大中祥符初，改文思使。日新起胥史，好云为以进取，尝上言：“群臣子弟以荫得官，往往未童齿以受奉，望自今年二十以上，乃给廪。又京城百官早朝，而学士、丞、郎、舍人以上，导从呵止太盛，难于趋避，望令裁减。”又屡请对，多所建白。且自陈筋力尚壮，愿正授刺郡，守边城以效用。

俄真拜坊州刺史、知渭州兼泾原路驻泊钤辖。将祀汾阴，故改知同州事，俨信顿即日新所部，车驾至，迎谒献方物。劳问久之，遂从祀睢上，赐以袭衣、金带。还过新市镇，又设彩楼乐伎以迎驾。明年，徙知徐州。代还，以足疾，改右领军卫大将军、昭州团练使、知单州。疾益甚，许还京师。天禧初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靳怀德，博州高唐人。祖昌范，殿中丞。父隐，禹城令。

怀德太平兴国中明法，解褐广安军判官。秩满，授鸿胪寺丞，历著作佐郎、太子左赞善大夫、通判相州，改殿中丞、通判广州，迁国子博士、通判沧州。历虞部、比部员外郎，又通判莫州，知德州。

咸平中，契丹入寇，怀德固守城壁，又转运使刘通言其善政，连有诏褒之。徙知密州，会留后孔守正之镇，代还。盐铁使陈恕、判官王济荐其武干，换如京使、知邳州。怀德本名湘，素游寇准之门，准父名湘，景德中，准方为相，怀德乃改名焉。俄知沧州。大中祥符初，召还，复遣之任，吏民诣转运使李士衡借留怀德，士衡以闻。未几，迁文思使。三年秋，以江左旱歉，命为洪、虔十州安抚都监。未至任，改知曹州。

明年春，选为益州钤辖，加领长州刺史。怀德历官以强干称，然酗酒多失，将行，别诏戒勸。真宗又面谕之，就迁北作坊使。在剑外，军民甚畏爱之。复以善职入拜西上阁门使，改领昭州刺史、知澶州。是州居水陆之要，怀德悉心抚治，颇著政绩，使车往复，多称誉焉。又知陕州，逾年，归阙而卒，时天禧元年，年七十三。

论曰：世乏全材，则各录其所长而用焉，亦皆可以集事功。允恭有心计，好言事，是时摘山煮海，方舟之漕，规制未备，故因其建白而从之，利甚博焉。羲亦精心敏职，士大夫许其酝藉。德权清廉强伎，矫名好威，然其斥谢泌以大臣非可受辱，识堂陛之分，长者之言哉。延德而下，遽会进陟，迭居事任，其指使治迹，各有可取者焉。

列传第六十九

李迪 子柬之 肃之 承之 及之 孙孝基 孝寿 孝称
王曾弟 子融 张知白 杜衍

李迪字复古，其先赵郡人，后徙幽州。曾祖在钦，避五代乱，又徙家濮。迪深厚有器局，尝携其所为文见柳开，开奇之曰：“公辅材也。”

举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历通判徐、兖州。改秘书省著作郎、直史馆，为三司盐铁判官。东封泰山，复通判兖州，坐尝解开封府进士失当，谪监海州税。改右司谏，起知郢州，诏纠察在京刑狱，迁起居舍人，安抚江、淮，以尚书吏部员外郎为三司盐铁副使，擢知制诰。

真宗幸亳，为留守判官，遂知亳州。亡卒群剽城邑，发兵捕之，久不得。迪至，悉罢所发兵，阴听察知贼区处，部勒骁锐士，擒贼，斩以徇。代归，会唃廝囉叛，帝忧关中，召对长春殿，进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知永兴军。城中多无赖子弟，喜犯法，迪奏取其甚者，部送阙下。徙陕西都转运使，入为翰林学士。

尝归沐，忽传诏对内东门，出三司使马元方所上岁出入材用数以示迪。时频岁蝗旱，问何以济，迪请发内藏库以佐国用，则赋敛宽，民不劳矣。帝曰：“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，俟其至，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。”迪曰：“天子于财无内外，愿下诏赐三司，以示恩德，何必曰借。”帝悦。又言：“陛下东封时，

敕所过毋伐木除道，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，裁令加涂墍而已。及幸汾、亳，土木之役，过往时几百倍。今蝗旱之灾，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。”帝深然之。

他日，又召对龙图阁，命迪草诏，徐谓迪曰：“曹玮在秦州，屡请益兵，未及遣，遽辞州事，第怯耳。谁可代玮者？”迪对曰：“玮知唃廝囉欲入寇，且窥关中，故请益兵为备，非怯也。且玮有谋略，诸将皆非其比，何可代？陛下重发兵，岂非将上玉皇圣号，恶兵出宜秋门邪？今关右兵多，可分兵赴玮。”帝因问关右兵几何，对曰：“臣向在陕西，以方寸小册书兵粮数备调发，今犹置佩囊中。”帝令自探取，目黄门取纸笔，具疏某处当留兵若干，余悉赴塞下。帝顾曰：“真所谓颇、牧在禁中矣。”未久，唃廝囉果犯边。秦州方出兵，复召迪问曰：“玮此举胜乎？”对曰：“必胜。”居数日，奏至，玮与敌战三都谷，果大胜。帝曰：“卿何以知玮必胜？”迪曰：“唃廝囉兵远来，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州会食，以激怒玮。玮勒兵不动，坐待敌至，是以逸待劳也。臣用此知其胜。”帝益重之，自是欲大用矣。

初，上将立章献后，迪屡上疏谏，以章献起于寒微，不可母天下。章献深衔之。天禧中，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周怀政之诛，帝怒甚，欲责及太子，群臣莫敢言。迪从容奏曰：“陛下有几子，乃欲为此计。”上大寤，由是独诛怀政等。仁宗为皇太子，除太子太傅，迪辞以太宗时未尝立保傅，止兼太子宾客，诏皇太子礼宾客如师傅。加礼部侍郎。寇准罢，帝欲相迪，迪固辞。一日，对滋福殿，有顷，皇太子出拜曰：“陛下用宾客为宰相，敢以谢。”帝顾谓迪曰：“尚可辞邪！”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景灵宫使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初，真宗不豫，寇准议皇太子总军国事，迪赞其策，丁谓

以为不便，曰：“即日上体平，朝廷何以处此？”迪曰：“太子监国，非古制邪？”力争不已。于是皇太子于资善堂听常事，他皆听旨。准既贬，谓浸擅权用事，至除吏不以闻。迪愤然语同列曰：“迪起布衣至宰相，有以报国，死犹不恨，安能附权幸为自安计邪！”自此不协。时议二府皆进秩兼东宫官，迪以为不可。谓又欲引林特为枢密副使，而迁迪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。故事，宰相无为左丞者。既而帝御长春殿，内出制书置榻前，谓辅臣曰：“此卿等兼东宫官制书也。”迪进曰：“东宫官属不当增置，臣不敢受此命。宰相丁谓罔上弄权，私林特、钱惟演而嫉寇准。特子杀人，事寝不治，准无罪罢斥，惟演姻家使预政，曹利用、冯拯相为朋党。臣愿与谓俱罢，付御史台劾正。”帝怒，留制不下，左迁迪户部侍郎。谓再对，传口诏入中书复视事，出迪知郢州。

仁宗即位，太后预政，贬准雷州，以迪朋党傅会，贬衡州团练副使。谓使人迫之，或讽谓曰：“迪若贬死，公如士论何？”谓曰：“异日诸生记事，不过曰‘天下惜之’而已。谓败，起为秘书监、知舒州，历江宁府、兖州、青州，复兵部侍郎、知河南府。来朝京师，时太后垂帘，语迪曰：“卿向不欲吾预国事，殆过矣。今日吾保养天子至此，卿以为何如？”迪对曰：“臣受先帝厚恩，今日见天子明圣，臣不知皇太后盛德，乃至于此。”太后亦喜。以尚书左丞知河阳，迁工部尚书。太后崩，召为资政殿学士、判尚书都省。未几，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景祐中，范讽得罪，迪坐姻党，罢为刑部尚书，知亳州，改相州。既而为资政殿大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，留京师。迪素恶吕夷简，因奏夷简私交荆王元俨，尝为补门下僧惠清为守阙鉴义。夷简请辨，诏讯之，乃迪在中书所行事，夷简以斋祠不

预。降太常卿、知密州。复刑部尚书、知徐州。迪奏所部邻兖州，欲行县因祠岳为上祈年、禱皇子。仁宗语辅臣曰：“大臣当为百姓访疾苦，祈禱非迪所宜，其毋令往。”久之，改户部尚书、知兖州，复拜资政殿大学士。

元昊攻延州，武事久弛，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。迪愿守边，诏不许，然甚壮其意。除彰信军节度使、知天雄军，徙青州。逾年，之本镇。请老，以太子太傅致仕，归濮州。后其子柬之为侍御史知杂事，奉迪来京师。帝数遣使问劳，欲召见，以疾辞。薨，年七十七。赠司空、侍中，谥文定。帝篆其墓碑曰“遗直之碑”，又改所葬邓侯乡曰遗直乡。子柬之、肃之、承之、及之，孙孝寿、孝基、孝称。

柬之字公明，晓国朝典故。献文，召试，赐进士出身，为馆阁校勘、宣化军使。境上有废河故道，官收行者税，谓之“干渡钱”，奏除之。进直集贤院、判吏部南曹、开封府推官、盐铁判官，历知邢汉庐州、凤翔府，京东、陕西转运使，擢侍御史知杂事。

柬之自少受知于寇准，至是论准保护之功。仁宗恻然，即赐其碑曰“旌忠”。拜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。建言补荫之门太广，遂诏裁定，自二府而下，通三岁减入仕者一千人。知荆南、河阳、澶州，改集贤院学士，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

英宗即位，富弼荐其学行，复旧职，兼侍读。帝劳之曰：“卿通议耆儒，方咨访以辅不逮，岂止经术而已。”帝颇欲肃正宫省，柬之谏曰：“陛下，长君也，立自宗藩，众方观望，愿曲为容覆。”赐颖王生日礼物，故事，王拜赐竟，即退。帝谕王令留柬之食，冀其从容也。王即位未几，柬之请老，自工部尚书拜太子少保致仕。旧无阁门谢辞式，特赐对延和，命之

坐，仍置宴资善堂，遣使谕之曰：“以先帝梓宫在殡，朕不得为诗。”令讲读官皆赋诗，劝劳甚渥，又敕王珪叙其事。柬之出都门，即幅巾白衣以见客。再迁少师。熙宁六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有李受者，字益之，长沙之浏阳人也。仕于治平中，至右谏议大夫、天章阁待制兼侍读。屡以老乞骸骨，不听。神宗立，进给事中、龙图阁直学士。复言：“臣在先帝时，年已七十，不敢窃禄以自安。今又加数年，筋力惫矣，惟陛下哀之。”于是拜刑部侍郎致仕，赐宴赋诗及序，如柬之礼。相去数月，故时称“二李”。卒年八十，赠工部尚书。

肃之字公仪，迪弟子也。以迪荫，监大名府军资库。大河溢，府檄修冠氏堤，工就弗扰，民悦之，请为宰。邑多盗，时出害人。肃之令比户置鼓，有盗，辄击鼓，远近皆应，盗为之衰止。为御河催纲。横陇之决，使者檄护金堤，满岁无河患。

通判澶州。契丹泛使将过郡，而楼堞坏圯，肃之谓郡守曰：“吾州为景德破敌之地，当示雄疆，今保障若是，且奈何？”遂鸠工构城屋，凡千区。已而中贵人衔命来视，规置一新，惊赏嗟异，闻之朝。擢知德州，提点开封府界内县镇，夔路、湖南刑狱。侂蛮暴岭外，肃之亲捍诸境，会蒋偕失利，亟率兵往蹙于临贺，贼引去。狄青、孙沔交荐之，徙湖北转运使。辰阳彭仕羲叛，讨平之，犹以过左迁，知齐州。改江东、两浙、河北转运使，进度支副使、江淮发运使。

神宗初即位，谅祚寇大顺城。肃之入奏，帝访以西夏事，奏对称旨。以为右谏议大夫、知庆州；数日，徙瀛州。大雨地震，官舍民庐推陷。肃之出入泥潦中，结草困以储庾粟之暴露者，为茆舍以居民，启廩振给，严儆盗窃，一以军法从事。天子闻而嘉之，遣使劳赐。迁天章阁待制、知开封府，出知定州。

还，迁三司使，又出为永兴军、青、齐二州。元丰二年，复知开封，为枢密都承旨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郢州。四年，提举太极观。卒，年八十二。

肃之内行修饬，母丧，庐墓三年，不入城郭。季弟承之，生而孤，鞠育诲道，至于成人，遂相继为侍从。帝称其一门忠孝云。

承之字奉世，性严重，有忠节。从兄柬之将仕以官，辞不受，而中进士第，调明州司法参军。郡守任情翫法，人莫敢忤，承之独毅然力争之。守怒曰：“曹掾敢如是邪？”承之曰：“事始至，公自为之则已，既下有司，则当循三尺之法矣。”守惮其言。

尝建免役议，王安石见而称之。熙宁初，以为条例司检详文字，得召见。神宗语执政曰：“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详，非他人所及也。”改京官。他日，谓之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不轻与人改秩，今以命汝，异恩也。”

检正中书刑房，察访淮浙常平、农田水利、差役事，还奏《役书》二十篇，加集贤校理。又察访陕西，时郡县昧于奉法，敛羨余过制。承之曰：“是岂朝廷意邪？”悉裁正其数。迁集贤殿修撰，擢宝文阁待制，为同群牧使，纠察在京刑狱兼枢密都承旨，出知延州，入权三司使。

蔡确治相州狱，多引朝士，皆望风自折服。承之为帝言其险诋之状，帝意始悟，趣使诘竟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恳辞，乞授兄肃之，曰：“臣少鞠于兄，且兄为待制十年矣。”帝曰：“卿兄弟孝友，足厉风俗。肃之亦当迁也。”即并命焉。

商人犯禁货北珠，乃为公主售，三司久不敢决。承之曰：“朝廷法令，畏王姬乎？”亟索之。帝闻之曰：“有司当如此矣。”进枢密直学士。坐补吏不当，降待制、知汝州。未几，

为陕西都转运使，召拜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、户部尚书，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。历应天府、河阳、陈、郢、扬州而卒。

及之字公达，亦迪弟之子。由荫登第，通判安肃军。康定中，夏人犯边，契丹复发兵并塞，疆候戒严。及之言：“契丹以与夏人甥舅之故，特此慰其心，且姑张虚势以疑我，必不失誓好，愿毋过虞。”已而果然。

徙通判河南府。亡卒张海倚山啸聚，白昼掠城市。及之督捕，单骑与海语，谕使归命，当奏贷其死。海感动弛备，奏方上，而众兵集，悉获之。知信州，灵鹫山浮屠，犯法者众，及之治其奸，流数十人，乃自劾。朝廷嘉之，释不问。入判刑部。尝撰次唐史有益治体者，为《君臣龟鉴》八十卷。王尧臣上其书，并表其学行，韩琦亦以馆职荐之。召试，除直秘阁，历开封府判官、知泾、晋、陕三州。

及之吏事精明，所居官皆称职。以太中大夫致仕，再转正议大夫。卒，年八十五。

柬之子孝基，及之子孝寿、孝称。

孝基字伯始。进士高第，唱名至墀下，仁宗顾侍臣曰：“此李迪孙邪？能世其家，可尚也。”晏殊、富弼荐其材任馆阁，欲一见之。孝基曰：“名器可私谒邪？”竟不往。

知汝阴、雍丘县，通判阆州、舒州，知随州。所治虽剧，然事来亟断，不为证左回枉，甫日中，庭已空矣。或问其术，曰：“无他，省事耳。”阆中江水啮城几没，郡吏多引避，孝基率其下决水归旁谷，城赖以全。舒吏受贿鬻狱，以杀人罪加平民，孝基劾治三日，得其情，乃抵吏罪。以亲须养，求监崇福宫，判西京国子监。凡就闲十年，累官光禄卿，与父柬之同谢事，才年五十，士大夫美之，以比二疏。

孝基为人冲澹，善养生，平居轻安。弟孝称进对，帝问起

居状，欢曰：“度越常人远矣。”后十一年，无疾卒。

孝寿字景山，为开封府户曹参军。元符中，吕嘉问知府事，受章惇、蔡卞指，锻炼上书人，命孝寿摄司录事，成其狱。徽宗即位，嘉问先已得罪，孝寿亦削秩。蔡京为政，以为府推官，迁大理、太仆卿，擢显谟阁待制，为开封尹。

前此，闾里亡赖子，自断截臂腕，托废疾凌良民，无所惮畏。孝寿悉搜出之，部付旁郡，一切治理。加直学士，出知兴仁、开德府。京起苏州章縆狱，还孝寿开封，使往即讯。至苏州，穷治铸钱，逮系逾千数，方冬惨掠囚，堕指脱足不可计，死则投于垣外。日夜锻炼，疑未就，京犹嫌其缓，召使还。其后，縆兄弟竟用此黥窜。又知虢、兖二州。坐守兴仁日与巡检戏射狂人张立死，除名。居无何，起知苏州。

政和初，拜刑部侍郎，复改开封尹。奉宸库吏吕寿盗金，系狱而逃。孝寿尽执守兵，论为故纵，非任事之吏与不上直者，亦以不即追掩绳之。凡配隶四十人，阴赂杖者使加重，六七人才出关而死。帝闻之，命悉还余人。于是谏议大夫毛注论其残忍苛虐，乞加谴，不听。孝寿犹以狱空上表贺。

孝寿虽亡状，亦时有可观。有举子为仆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，同舍生劝解，久乃释。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：“不勘案，决杖二十。”仆明日持诣府，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。孝寿即追至，备言本末，孝寿幡然曰：“所判正合我意。”如数与仆杖，而谢举子。时都下数千人，无一仆敢肆者，时以此称之。明年，以疾，罢为龙图阁学士、提举醴泉观。卒，赠正奉大夫。

孝称字彦闻，以荫登朝。值郊恩得封父，及之已官通议大夫，有司限以格，孝称言，恐非朝廷所以推恩优老之意，诏特许之，遂为著令。

崇宁中，提举湖北、京西常平，提点京西南路刑狱。蔡京之姻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，有囚逸，捕得之。孝称上其功，乔年受赏，而孝称用是得工部员外郎。不阅月，迁大理少卿。连奏狱空，进为卿，且数增秩，擢工部、户部二侍郎，为开封尹。

陈瓘之子正汇在杭州上书，告京不利社稷。郡守蔡薳执送京师，并逮瓘诣狱，孝称胁使证其子，瓘不可。暨狱上，竟窜正汇海岛。京愈德之，进刑部尚书，而以其兄孝寿代为尹。孝称请班兄下，不许。避亲嫌，徙工部。卒，赠光禄大夫。

王曾，字孝先，青州益都人。少孤，鞠于仲父宗元，从学于里人张震，善为文辞。咸平中，由乡贡试礼部、廷对皆第一。杨亿见其赋，叹曰：“王佐器也。”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。代还，当召试学士院，宰相寇准奇之，特试政事堂，授秘书省著作郎、直史馆、三司户部判官。

景德初，始通和契丹，岁遣使致书称南朝，以契丹为北朝。曾曰：“从其国号足矣。”业已遣使，弗果易。迁右正言、知制诰兼史馆修撰。时瑞应沓至，曾尝入对，帝语及之。曾奏曰：“此诚国家承平所致，然愿推而弗居，异日或有灾沴，则免舆议。”及帝既受符命，大建玉清昭应宫，下莫敢言者，曾陈五害以谏。旧用郎中官判大理寺，帝欲重之，特命曾。且谓曾曰：“狱，重典也，今以屈卿。”曾顿首谢。仍赐钱三十万，因请自辟僚属，著为令。迁翰林学士。帝尝晚坐承明殿，召对久之，既退，使内侍谕曰：“向思卿甚，故不及朝服见卿，卿勿以我为慢也。”其见尊礼如此。

知审刑院。旧违制无故失，率坐徒二年，曾请须亲被旨乃坐。既而有犯者，曾乃以失论。帝曰：“如卿言，是无复有违制者。”曾曰：“天下至广，岂人人尽晓制书，如陛下言，亦无复有失者。”帝悟，卒从曾议。再迁尚书主客郎中。知审官

院、通进银台司，勾当三班院，遂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。

时宫观皆以辅臣为使。王钦若方挟符瑞，傅会帝意，又阴欲排异己者，曾当使会灵，因以推钦若，帝始疑曾自异。及钦若相，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，其家未徙去，而曾令人舁土置门外，贺氏诉禁中。明日，帝以语钦若，乃罢曾为尚书礼部侍郎、判都省，出知应天府。天禧中，民间讹言有妖起若飞帽，夜搏人，自京师以南，人皆恐。曾令夜开里门，敢倡言者即捕之，卒无妖。徙天雄军，复参知政事，迁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。

真宗不豫，皇后居中预政，太子虽听事资善堂，然事皆决于后，中外以为忧。钱惟演，后戚也，曾密语惟演曰：“太子幼，非宫中不能立。加恩太子，则太子安；太子安，所以安刘氏也。”惟演以为然，因以白后。帝崩，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：“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，权听断军国大事。”丁谓入，去“权”字。曾曰：“皇帝冲年，太后临朝，斯已国家否运。称‘权’，犹足示后。且增减制书有法，表则之地，先欲乱之邪？”遂不敢去。仁宗立，迁礼部尚书。群臣议太后临朝仪，曾请如东汉故事，太后坐帝右，垂帘奏事，丁谓独欲帝朔望见群臣，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，非大事令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，画可以下。曾曰：“两宫异处，而柄归宦官，祸端兆矣。”谓不听。既而允恭坐诛，谓亦得罪。自是两宫垂帘，辅臣奏事如曾议。

谓初败，任中正言：“谓被先帝顾托，虽有罪，请如律议功。”曾曰：“谓以不忠得罪宗庙，尚何议邪！”时真宗初崩，内外汹汹，曾正色独立，朝廷倚以为重。拜中书侍郎兼本官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会灵观使。王钦若卒，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玉清昭应宫使。曾以帝初即位，宜近师儒，即召孙奭、冯元劝讲崇政殿。

天圣四年夏，大雨。传言汴口决，水且大至，都人恐，欲东奔。帝问曾，曾曰：“河决奏未至，第民间妖言尔，不足虑也。”已而果然。陕西转过使置醋务，以榷其利，且请推其法天下，曾请罢之。

曾方严持重，每进见，言利害事，审而中理；多所荐拔，尤恶侥幸。帝问曾曰：“比臣僚请对，多求进者。”曾对曰：“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，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。”曹利用恶曾班己上，尝怏怏不悦，语在《利用传》。及利用坐事，太后大怒，曾为之解。太后曰：“卿尝言利用强横，今何解也？”曾曰：“利用素恃恩，臣故尝以理折之。今加以大恶，则非臣所知也。”太后意少释，卒从轻议。

始，太后受册，将御大安殿，曾执以为不可，及长宁节上寿，止共张便殿。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，曾多所裁抑，太后滋不悦。会玉清昭应宫灾，乃出知青州。以彰信军节度使复知天雄军，契丹使者往还，敛车徒而后过，无敢哗者。人乐其政，为画像而生祠之。改天平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南府。景祐元年，为枢密使。明年，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封沂国公。

曾进退士人，莫有知者。范仲淹尝问曾曰：“明扬士类，宰相之任也。公之盛德，独少此耳。”曾曰：“夫执政者，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归？”仲淹服其言。初，吕夷简参知政事，事曾谨甚，曾力荐为相。及夷简位曾上，任事久，多所专决，曾不能堪，论议间有异同，遂求罢。仁宗疑以问曾曰：“卿亦有所不足邪？”时外传知秦州王继明纳赂夷简，曾因及之。帝以问夷简，曾与夷简交论帝前。曾言亦有过者，遂与夷简俱罢，以左仆射、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。宝元元年冬，大星晨坠其寝，左右惊告。曾曰：“后一月当知之。”如期而薨，年六十一。

赠侍中，谥文正。

曾资质端厚，眉目如画。在朝廷，进止皆有常处，平居寡言笑，人莫敢干以私。少与杨亿同在侍从，亿喜谈谑，凡僚友无不狎侮。至与曾言，则曰：“余不敢以戏也。”平生自奉甚俭，有故人子孙京来告别，曾留之具馔，食后，合中送数轴简纸，启视之，皆它人书简后裁取者也。皇祐中，仁宗为篆其碑曰“旌贤之碑”，后又改其乡曰旌贤乡。大臣赐碑篆自曾始。仁宗既祔庙，诏择将相配享，以曾为第一。曾无子，养子曰緝。又以弟子融之子绎为后，尚书兵部郎中、秘阁校理致仕，卒。

子融字熙仲。初以曾奏，为将作监主簿。祥符进士及第，累迁太常丞、同知礼院。献所为文，召试，直集贤院。尝论次国朝以来典礼因革，为《礼阁新编》上之。以其书藏太常。

权三司度支、盐铁判官。任布请铸大钱，行之京城。三司使程琳集官议，子融曰：“今军营半在城外，独行大钱城中，可乎？”事遂寝。权同纠察刑狱、知河阳。又集五代事，为《唐余录》六十卷以献。进直龙图阁，累迁太常少卿、权判大理寺。乃取讞狱轻重可为准者，类次以为断例。

拜天章阁待制、尚书吏部郎中、知荆南。盗张海纵掠襄、邓，至荆门，子融阅州兵，将迎击之，贼引去。迁右谏议大夫、知陕州，徙河中府。既而勾当三班院，迁给事中，以尚书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知兖州。不赴，改刑部侍郎致仕。英宗即位，进兵部，卒。

本名皞，字子融。元昊反，请以字为名。性俭嗇，街道卒除道，侵子融邸店尺寸地，至自诣开封府诉之。然教飭子孙，严厉有家法。晚学佛氏，从僧怀琏游。

张知白，字用晦，沧州清池人。幼笃学，中进士第，累迁河阳节度判官。咸平中疏，言当今要务，真宗异之，召试舍人

院，权右正言。献《凤宸箴》，出知剑州。逾年，召试中书，加直史馆，面赐五品服，判三司开拆司。

江南旱，与李防分路安抚。及还，权管勾京东转运使事。周伯星见，司天以瑞奏，群臣伏阁称贺。知白以为人君当修德应天，而星之见伏无所系，因陈治道之要。帝谓宰臣曰：“知白可谓乃心朝廷矣。”东封，进右司谏。又言：“咸平中，河湟未平，臣尝请罢郡国所上祥瑞。今天下无事，灵贶并至，望以《泰山诸瑞图》真玉清昭应宫，其副藏秘阁。”

陕西饥，命按巡之。寻知邓州。会关右流佣至境，知白既发仓廩，又募民出粟以济。擢龙图阁待制、知审官院，再迁尚书工部郎中，使契丹。知白以朝廷制官，重内轻外，为引唐李峤议迁台阁典藩郡，乃自请补外，不许，遂命纠察在京刑狱，固请，知青州。还京师，求领国子监。帝曰：“知白岂倦于处剧邪？”宰臣言：“知白更践中外，未尝为身谋。”乃迁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、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

郊礼成，迁尚书工部侍郎。时同列王曾迁给事中，犹班知白上，知白心不能平，累表辞之。曾亦固请列知白下，乃加知白金紫光禄大夫，复为给事中、判礼仪院。曾罢，还所辞官。时王钦若为相，知白论议多相失，因称疾辞位，罢为刑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大名府。及钦若分司南京，宰相丁谓素恶钦若，徙知白南京留守，意其报怨。既至，待钦若加厚。谓怒，复徙知白亳州，迁兵部。仁宗即位，进尚书右丞，为枢密副使，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会灵观使、集贤殿大学士。时进士唱第，赐《中庸篇》，中书上其本，乃命知白进读，至修身治家之道，必反复陈之。

知白在相位，慎名器，无毫发私。常以盛满为戒，虽显贵，其清约如寒士。然体素羸，忧畏日侵，在中书忽感风眩，舆归

第。帝亲问疾，不能语，薨。为罢上巳宴，赠太傅、中书令。礼官谢绛议谥文节，御史王嘉言言：“知白守道徇公，当官不挠，可谓正矣，谥文正。”王曾曰：“文节，美谥矣。”遂不改。

知白九岁，其父终邢州，殁于佛寺。及契丹寇河北，寺宇多颓废，殍不可辨。知白既登第，徒行访之，得佛寺殿基，恍然识其处。既发，其衣衾皆可验，众叹其诚孝。尝过陕州，与通判孙何遇，读道旁古碑凡数千言，及还，知白略无所遗。天圣中，契丹大阅，声言猎幽州，朝廷患之。帝以问二府，众曰：“备粟练师，以备不虞。”知白曰：“不然，契丹修好未远，今其举者，以上初政，试观朝廷耳，岂可自生衅邪！若终以为疑，莫如因今河决，发兵以防河为名，彼亦不虞也。”未几，契丹果罢去。无子，以兄子子思为后，仕至尚书工部侍郎致仕。

杜衍，字世昌，越州山阴人。父遂良，仕至尚书度支员外郎。衍总发苦志厉操，尤笃于学。擢进士甲科，补扬州观察推官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平遥县。使者荐之，通判晋州。

诏举良吏，擢知乾州。陈尧咨安抚陕西，有诏藩府乃赐宴，尧咨至乾州，以衍贤，特赐宴，仍徙衍权知凤翔府。及罢归，二州民邀留境上，曰：“何夺我贤太守也？”以太常博士提点河东路刑狱，迁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按行潞州，折冤狱，知州王曙为作《辨狱记》。高继升知石州，人告继升连蕃族谋变，逮捕系治，久不决，衍辩其诬，抵告者罪。宁化军守将鞠人死罪，不以实，衍覆正之。守将不伏，诉之，诏为置狱，果不当死。徙京西路，又徙知扬州。有司奏衍辨狱法当赏，迁刑部。章献太后遣使安抚淮南，使还，未及他语，问杜衍安否，使者以治状对。太后叹曰：“吾知之久矣。”

徙河东转运副使、陕西转运使。召为三司户部副使，擢天

章阁待制、知江陵府。未行，会河北乏军费，选为都转运使，迁工部郎中，不增赋于民而用足。还为枢密直学士。求补外，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。

始，衍为治谨密，不以威刑督吏，然吏民亦惮其清整。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。奏言：“中书、枢密，古之三事大臣，所谓坐而论道者也。止只日对前殿，何以尽天下之事？宜迭召见，赐坐便殿，以极献替可否，其他，不必亲烦陛下也。”又议常平法曰：“岁有丰凶，谷有贵贱，官以法平之，则农有余利矣。今豪商大贾，乘时贱收，水旱，则稽伏而不出，冀其翔踊，以图厚利，而困吾民也。请量州郡远近，户口众寡，严赏罚，课责官吏，出纳无壅，增损有宜。公余未充，则禁争余以规利者；余毕而储之，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假借者。州郡阙母钱，愿出官帑助之。否则劝课之官，家至日见，亦奚益于事哉。”

兼判吏部流内铨。选补科格繁长，主判不能悉阅，吏多受赇，出缩为奸。衍既视事，即敕吏函铨法，问曰：“尽乎？”曰：“尽矣。”力阅视，具得本末曲折。明日，令诸吏无得升堂，各坐曹听行文书，铨事悉自予夺，由是吏不能为奸利。数月，声动京师。改知审官院，其裁制如判铨时。迁尚书工部侍郎、知永兴军。民有昼亡其妇者，为设方略捕，立得杀人贼，发所瘞尸，并得贼杀他妇人尸二，秦人大惊。徙并州。元昊反，以太原要冲，加龙图阁学士。

宝元二年，迁刑部侍郎、复知永兴军。时方用兵，民苦调发，吏因缘为奸。衍区处计画，量道里远近，宽其期会，使民得次第输官，比他州费，省钱过半。召还，权知开封府，权近闻衍名，莫敢干以私。拜同知枢密院事，改枢密副使。夏竦上攻守策，宰相欲用出师。衍曰：“侥幸成功，非万全计。”争议久之，求罢不许，赐手诏敦勉。为河东宣抚使，拜吏部侍郎、

枢密使。每内降恩，率寝格不行，积诏旨至十数，辄纳帝前。谏官欧阳修入对，帝曰：“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？凡有求于朕，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，多于所封还也。”

契丹与元昊战黄河外，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河东，欲以兵自从。衍曰：“二国方交斗，势必不来，我兵不可妄出。”仲淹争议帝前，诋衍，语甚切。仲淹尝父行事衍，衍不以为恨。契丹媾刘三赧避罪来归，辅臣议厚馆之，以诘契丹阴事。谏官欧阳修亦请留三赧，帝以问衍。衍曰：“中国主忠信，若自违誓约，纳叛亡，则不直在我。且三赧为契丹近亲，而逋逃来归，其谋身若此，尚足与谋国乎！纳之何益，不如还之。”乃还三赧。拜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。

衍好荐引贤士，而沮止侥幸，小人多不悦。其媾苏舜钦，少年能文章，论议稍侵权贵，监进奏院，循前例，祠神以伎乐娱宾，集贤校理王益柔为衍所知，或言益柔尝戏作《傲歌》，御史皆劾奏之，欲因以危衍。谏官孙甫言：“丁度因对求大用，请属吏。”度知甫所奏误，力求置对。衍以甫方奉使契丹，寝甫奏，度深衔之。及衍罢，度草制指衍朋比。时范仲淹、富弼欲更理天下事，与用事者不合，仲淹、弼既出宣抚，言者附会，益攻二人之短。帝欲罢仲淹、弼政事，衍独左右之，然衍平日议论，实非朋比也。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。庆历七年，衍甫七十，上表请还印绶，乃以太子少师致仕。

衍为宰相，贾昌朝不喜，议者谓故相一上章得请，以三少致仕，皆非故事，盖昌朝抑之也。皇祐元年，特迁太子太保，召陪祀明堂，仍诏应天府敦遣就道，都亭驿设帐具几杖待之，称疾固辞。进太子太傅，赐其子同进士出身，又进太子太师。知制诰王洙谒告归应天府，有诏抚问，封祁国公。

衍清介不殖私产，既退，寓南都凡十年，第室卑陋，才数

十楹，居之裕如也。出入从者十许人，乌帽、皂履、绀袍、革带。或劝衍为居士服，衍曰：“老而谢事，尚可窃高士名邪！”善为诗，正书、行、草皆有法、病革，帝遣中使赐药，挟太医往视，不及，卒，年八十。赠司徒兼侍中，谥正献。戒其子努力忠孝，敛以一枕一席，小圻庠冢以葬。自作遗疏，其略曰：“无以久安而忽边防，无以既富而轻财用，宜早建储副，以安人心。”语不及私。

论曰：李迪、王曾、张知白、杜衍，皆贤相也。四人风烈，往往相似。方仁宗初立，章献临朝，颇挟其才，将有专制之患。迪、曾正色危言，能使宦官近习，不敢窥觐；而仁宗君德日就，章献亦全令名，古人所谓社稷臣，于斯见之。知白、衍劲正清约，皆能靳惜名器，裁抑侥幸，凜然有大臣之概焉。宋之贤相，莫盛于真、仁之世，汉魏相，唐宋璟、杨绾，岂得专美哉！

列传第七十

晏殊 庞籍 孙恭孙 王随 章得象 吕夷简 子公绰
公弼 公孺 张士逊

晏殊，字同叔，抚州临川人。七岁能属文，景德初，张知白安抚江南，以神童荐之。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，殊神气不慑，援笔立成。帝嘉赏，赐同进士出身。宰相寇准曰：“殊江外人。”帝顾曰：“张九龄非江外人邪？”后二日，复试诗、赋、论，殊奏：“臣尝私习此赋，请试他题。”帝爱其不欺，既成，数称善。擢秘书省正字，秘阁读书。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，每称许之。

明年，召试中书，迁太常寺奉礼郎。东封恩，迁光禄寺丞，为集贤校理。丧父，归临川，夺服起之，从祀太清宫。诏修宝训，同判太常礼院。丧母，求终服，不许。再迁太常寺丞，擢左正言、直史馆，为升王府记室参军。岁中，迁尚书户部员外郎，为太子舍人，寻知制诰，判集贤院。久之，为翰林学士，迁左庶子。帝每访殊以事，率用方寸小纸细书，已答奏，辄并稿封上，帝重其慎密。

仁宗即位，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。宰相丁谓、枢密使曹利用，各欲独见奏事，无敢决其议者。殊建言：“群臣奏事太后者，垂帘听之，皆毋得见。”议遂定。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，太后谓东宫旧臣，恩不称，加给事中。预修《真宗实录》。进礼部侍郎，拜枢密副使。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，

忤太后旨。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，殊怒，以笏撞之折齿，御史弹奏，罢知宣州。数月，改应天府，延范仲淹以教生徒。自五代以来，天下学校废，兴学自殊始。召拜御史中丞，改资政殿学士、兼翰林侍读学士，兵部侍郎、兼秘书监，为三司使，复为枢密副使，未拜，改参知政事，加尚书左丞。太后谒太庙，有请服衮冕者，太后以问，殊以《周官》后服对。太后崩，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，徙陈州，迁刑部尚书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复为三司使。

陕西方用兵，殊请罢内臣监兵，不以阵图授诸将，使得应敌为攻守；及募弓箭手教之，以备战斗。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，凡他司之领财利者，悉罢还度支。悉为施行。康定初，知枢密院事，遂为枢密使。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庆历中，拜集贤殿学士、同平章事，兼枢密使。

殊平居好贤，当世知名之士，如范仲淹、孔道辅皆出其门。及为相，益务进贤材，而仲淹与韩琦、富弼皆进用，至于台阁，多一时之贤。帝亦奋然有意，欲因群材以更治，而小人权幸皆不便。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，谏官奏留，不许。孙甫、蔡襄上言：“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，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，没而不言。”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。坐是，降工部尚书、知颖州。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，故志不敢斥言；而所役兵，乃辅臣例宣借者，时以谓非殊罪。

徙陈州，又徙许州，稍复礼部、刑部尚书。祀明堂，迁户部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，徙河南府，迁兵部。以疾，请归京师访医药。既平，复求出守，特留侍经筵，诏五日一与起居，仪从如宰相。逾年，病浸剧，乘舆将往视之。殊即驰奏曰：“臣老疾，行愈矣，不足为陛下忧也。”已而薨。帝虽临奠，以不视疾为恨，特罢朝二日，赠司空兼侍中，谥元献，篆其碑

首曰“旧学之碑”。

殊性刚简，奉养清俭。累典州，吏民颇畏其愠急。善知人，富弼、杨察，皆其婿也。殊为宰相兼枢密使，而弼为副使，辞所兼，诏不许，其信遇如此。文章赡丽，应用不穷，尤工诗，闲雅有情思，晚岁笃学不倦。文集二百四十卷，及删次梁、陈以后名臣述作，为《集选》一百卷。

子知止，为朝请大夫。

庞籍，字醇之，单州成武人。及进士第，为黄州司理参军，知州夏竦以为有宰相器。调开封府兵曹参军，知府薛奎荐为法曹。迁大理寺丞、知襄邑县。

预修《天圣编敕》，为刑部详覆官。擢群牧判官，因转封言：“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，重武备也。枢密院以带甲马借内侍杨怀敏，群牧覆奏，乃赐一马，三日，乃复借之，数日而复罢。枢密掌机命，反覆乃如此。平时，百官奏事上前，不自批章，止送中书、枢密院。近岁玺书内降，浸多于旧，无以防偏请、杜幸门矣。往者，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，法当赎金，特停任。近作坊料物库主吏盗官物，辄自逃避。以宫掖之亲，三司遽罢追究。今日圣断乃异于昔，臣窃惑焉。祥符令检下稍严，胥吏相率空县而去，令坐罢免。若是，则清强者沮矣。”

久之，出知秀州，召为殿中侍御史，章献太后遗诰：章惠太后议军国事；籍请下阁门，取垂帘仪制尽燔之。又奏：“陛下躬亲万机，用人宜辨邪正、防朋党，擢进近列，愿采公论，毋令出于执政。”孔道辅谓人曰：“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，独庞醇之，天子御史也。”为开封府判官，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。籍言：“祖宗以来，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，当杖内侍。”诏有司：“自今宫中传命，毋得辄受。”数劾范讽罪，讽善李迪，皆寝不报，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实，以祠部员外

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。又言范讽事有不尽如奏，讽坐贬，籍亦降太常博士、知临江军。寻复官，徙福建转运使。

景祐三年，为侍御史，改刑部员外郎、知杂事，判大理寺，进天章阁待制。元昊反，为陕西体量安抚使。坐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市女口，降知汝州。徙同州，就除陕西都转运使。文彦博鞫黄德和狱，未上，诏籍同案。籍言曰：“德和退怯当诛。刘平力战而没，宜加恤其子孙。”又建言：“频岁灾异，天久不雨。宫中费用奢靡，出纳不严，须索烦多，有司无从钩校虚实。臣窃谓凡乘舆所费，宫中所用，宜务加裁抑，取则先帝，修德弭灾之道也。今宿兵西鄙，将士力战，弗获功赏；而内官、医官、乐官，无功劳，享丰赐，天下指目，谓之‘三官’。愿少裁损，无厚赉予，专励战功，寇不足平也。”

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延州，俄兼鄜延都总管、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。明年，改延州观察使，力辞，换左谏议大夫。自元昊陷金明、承平、塞门、安远、栲栳砦，破五龙川，边民焚掠殆尽，籍至，稍葺治之。戍兵十万无壁垒，皆散处城中，畏籍，莫敢犯法。金明西北有浑州川，土沃衍。川尾曰桥子谷，寇出入之隘道。使部将狄青将万余人，筑招安砦于谷旁，数募民耕种，收粟以贍军。周美袭取承平砦，王信筑龙安砦，悉复所亡地，筑十一城。及开 名、平戎道，通永和、乌仁关，更东西阵法为方阵，颇损益兵械。元昊遣李文贵赍野利旺荣书来送款，籍曰：“此诈也。”乃屯兵青涧城。后数月，果大寇定川，籍召文贵开谕之，遣去。既而元昊又以旺荣书来，会帝厌兵，因招怀之，遣籍报书，使呼旺荣为太尉。籍曰：“太尉三公，非陪臣所得称，使旺荣当之，则元昊不得臣矣。今其书自称‘宁令’或‘谩宁令’，皆其官名也，于义无嫌。”朝廷从之。

会敌新破泾原城砦，方议修复。使者往返，逾年，又遣贺

从勛来，改名曰曩霄，称男不称臣。籍不敢闻，从勛曰：“子事父，犹臣事君也。若得至京师，天子不许，更归议之。”籍送使者阙下，因陈便宜，言：“羌久不通和市，国人愁怨。今辞理浸顺，必有改事中国之心，请遣使者申谕之。”朝廷采用其策。元昊既臣，召籍为枢密副使。籍言：“自陕西用兵，公私俱困，请并省官属，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。”从之，于是颇省边费。改参知政事，拜工部侍郎、枢密使，迁户部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籍初入相，且独员，而遽为昭文馆大学士，出殊拜也。

侂智高反，师数不利，遣狄青为宣抚使。谏官韩绛谓武人不宜专任，帝以问籍。籍曰：“青起行伍，若以文臣副之，则号令不专，不如不遣。”诏岭南诸军，皆受青节度。既而捷书至，帝喜曰：“青破贼，卿之力也。”遂欲以青为枢密使、同平章事，籍力争之，不听。岭南平，二广举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，论者以为过。

顷之，齐州学究皇甫渊以捕贼功，法当赏钱，数上书求用。道士赵清贖与籍姊家亲，给为渊白籍，乃与堂吏共受渊赂。小吏诉之，下开封府，捕清贖，刺配远州，道死。韩绛言籍阴讽府杖杀清贖以灭口，覆之无状。言不已，乃罢知郢州。居数月，加观文殿大学士。拜昭德军节度使、知永兴军，改并州。

仁宗不豫，籍尝密疏，请择宗室之贤者为皇子，其言甚切。坐擅听麟州筑堡白草平，而州将武戡等为夏人所败，复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户部侍郎、知青州。迁尚书左丞，不拜。徙定州，召还京师，上章告老，寻以太子太保致仕，封颖国公。薨，年七十六。时仁宗不豫，废朝、临奠皆不果，第遣使吊赙其家。赠司空，加侍中，谥庄敏。

籍晓律令，长于吏事。持法深峭，军中有犯，或断斩刳磔，

或累笞至死，以故士卒畏服。治民颇有惠爱，及为相，声望减于治郡时。子元英，朝散大夫。孙恭孙。

恭孙字德孺，以荫，补通判施州。崇宁中，部蛮向文强叛，诏转运使王蘧领州事致讨，恭孙说降文强而斩之。蘧上其功，进三秩，知涪州，遂以开边为己任。诱珍州骆文贵、承州骆世华纳土，费不貲。转运判官朱师古劾恭孙生事，诏黜师古而以恭孙代，于是溱、播、溪、思、费等州相继降。每开一城，辄褒迁，五年间，至徽猷阁待制。威州守乞通保、霸二州，进恭孙直学士、知成都府，委以招纳。未几，其酋董舜咨、董彦博来纳土，诏遣赴阙，皆拜承宣使，赐第京师，更名保州祺州、霸州亨州，使恭孙进筑之。言者论其贪纵，究治如章，谪保静军节度副使。才逾月，起知陈州，复待制，帅泸州。又以筑思州，进学士。前后在西南二十年，所得州县，多张名簿，实瘠鹵不毛地，缮治转饷，为蜀人病，无几时皆废。宣和中，卒。

王随，字子正，河南人。登进士甲科，为将作监丞、通判同州，迁秘书省著作郎、直史馆、判三司磨勘司。为京西转运副使，陛辞，且言曰：“臣父母家洛中，乃在所部，得奉汤药，圣主之泽也。”真宗因赐诗宠行，以羊酒束帛令过家为寿。迁淮南转运使，父忧，起复。时岁比饥，随敕属部出库钱，货民市种粮，岁中约输绢以偿，流庸多复业。徙河东转运使，三迁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擢知制诰，以不善制辞，出知应天府。一日，帝谓宰相曰：“随治南京太宽。”王旦曰：“南京，都会之地，随临事汗漫，无以弹压。”改知扬州。再加右谏议大夫、权知开封府。

仁宗为太子，拜右庶子，仍领府事。周怀政诛，随自陈尝假怀政白金五十两，夺知制诰，改给事中、知杭州。乾兴初，复降秘书少监，徙通州。以州少学者，徙孔子庙，起学舍，州

人喜，遣子弟就学。母丧，起复光禄卿、知润州，徙江宁府。岁大饥，转运使移府发常平仓米，计口日给一升，随置不听，曰：“民所以饥者，由兼并闭余，以邀高价也。”乃大出官粟，平其价。

复给事中，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秦卒有负罪逃入蕃部者，戎人辄奴畜之，小不如意，复执出求赏，前此坐法多死。随下教能自归者免死，听复隶军籍，由是多来归者。又建请增蕃落卒，给废陷马地，募民耕种。坐事，徙河南府。入为御史中丞，同知礼部贡举，迁尚书礼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。

明道中，为江淮安抚使，还拜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，请与同列日献前代名臣规谏一事。议者谓非辅弼之职，其事遂寝。加吏部侍郎、知枢密院事，为庄惠皇太后园陵监护使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自薛居正后，故事，初相无越迁门下侍郎者，学士丁度之失也。

顷之，以疾在告，诏五日一朝，入中书视事。为相一年，无所建明。与陈尧佐、韩亿、石中立同执政，数争事。会灾异屡发，谏官韩琦言之，四人俱罢。随以彰信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。薨，赠中书令，谥章惠，后改文惠。

随外若方严，而治失于宽。晚更卜急，辄嫚骂人。性喜佛，慕裴休之为人，然风迹弗逮也。

章得象，字希言，世居泉州。高祖仔钧，事闽为建州刺史，遂家浦城。得象母方娠，梦登山，遇神人授以玉象，及生，父奂复梦家庭积笏如山。长而好学，美姿表，为人庄重。进士及第，为大理评事、知玉山县，迁本寺丞。

真宗将东封泰山，以殿中丞签书兖州观察判官事，知台州，历南雄州，徙洪州。杨亿以为有公辅器，荐之。或问之，亿曰：“闽士轻狭，而章公深厚有容，此其贵也。”得象尝与亿戏博

李宗谔家，一夕负钱三十万，而酣寝自如。他日博胜，得宗谔金一奩；数日博又负，即反奩与宗谔，封识未尝发也。其度量宏廓如此。

未几，召试，为直史馆、安抚京东，权三司度支判官，累迁尚书刑部郎中，使契丹，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诰。逾年，为翰林学士，迁右谏议大夫，以给事中为群牧使，迁礼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，进承旨兼侍讲学士，擢同知枢密院事，迁户部侍郎，遂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帝谓得象曰：“向者太后临朝，群臣邪正，朕皆默识之。卿清忠无所附，且未尝有所干请，今日用卿，职此也。”

陕西用兵，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兼枢密使，辞所加官。明年，以工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。庆历五年，拜镇安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封郟国公，徙判河南府，守司空致仕，薨。故事，致仕官乘舆不临奠，帝特往焉。赠太尉兼侍中，谥文宪。皇祐中，改谥文简。

得象在翰林十二年，章献太后临朝，宦官方炽，太后每遣内侍至学士院，得象必正色待之，或不交一言。在中书凡八年，宗党亲戚，一切抑而不进。仁宗锐意天下事，进用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，得象无所建明，御史孙抗数言之，得象居位自若。既而章十上请罢，帝不得已，许之。初，闽人谣曰：“南台江合出宰相。”至得象相时，沙涌可涉云。

论曰：殊、籍、随、得象皆起孤生，致位宰相。籍通晓法令，随练习民事，皆能用其所长。然籍终至绌免，随数遭谴斥，何其才之难得也。得象浑厚有容，殊喜荐拔人物，乐善不倦，方之诸人，殊其最优乎！

吕夷简，字坦夫，先世莱州人。祖龟祥知寿州，子孙遂为

寿州人。夷简进士及第，补绛州军事推官，稍迁大理寺丞。祥符中，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，或言六科所以求阙政，今封禅告成，何阙政之求，罢之。通判通州，徙濠州，再迁太常博士。

河北水，选知滨州。代还奏：“农器有算，非所以劝力本也。”遂诏天下农器皆勿算。擢提点两浙刑狱，迁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时京师大建宫观，伐材木于南方。有司责期会，工徒至有死者，诬以亡命，收系妻子。夷简请缓其役，从之。又言：“盛冬挽运艰苦，须河流渐通，以卒番送。”真宗曰：“观卿奏，有为国爱民之心矣。”擢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蜀贼李顺叛，执送阙下，左右称贺。既而属御史台按之，非是，贺者趣具顺狱，夷简曰：“是可欺朝廷邪？”卒以实奏，忤大臣意。岁蝗旱，夷简请责躬修政，严饬辅相，思所以共顺天意；及奏弹李溥专利罔上。寇准判永兴，黥有罪者徙湖南，道由京师，上准变事。夷简曰：“准治下急，是欲中伤准尔，宜勿问，益徙之远方。”从之。赵安仁为御史中丞，夷简以亲嫌，改起居舍人、同勾当通进司兼银台封驳事。使契丹，还，知制诰。两川饥，为安抚使，进龙图阁直学士，再迁刑部郎中、权知开封府。治严办有声，帝识姓名于屏风，将大用之。

仁宗即位，进右谏议大夫。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，夷简与鲁宗道验治，允恭诛，以给事中参知政事，因请以祥符天书内之方中。真宗祔庙，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，以银罩覆神主。夷简言：“此未足以报先帝。今天下之政在两宫，惟太后远奸邪，奖忠直，辅成圣德，所以报先帝者，宜莫若此也。”故事，郊祠毕，辅臣迁官，夷简与同列皆辞之，后为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、修国史，进户部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景灵宫使。玉清昭应宫灾，太后泣谓大臣曰：“先帝尊道奉天而为此，今何以称遗旨哉。”夷简意其将复营构也，乃推《洪

范》灾异以谏，太后默然。因奏罢二府兼宫观使。进吏部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，史成，辞进官。

天圣末，加中书侍郎。章懿太后为顺容，薨，宫中未治丧，夷简朝奏事，因曰：“闻有宫嫔亡者。”太后矍然曰：“宰相亦预宫中事邪？”引帝偕起。有顷独出，曰：“卿何间我母子也？”夷简曰：“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？”太后意稍解。有司希太后旨，言岁月葬未利。夷简请发哀成服，备仪仗葬之。

大内火，百官晨朝，而宫门不开。辅臣请对，帝御拱辰门，百官拜楼下，夷简独不拜。帝使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宫庭有变，群臣愿一望清光。”帝举帘见之，乃拜。诏以为修大内使。内成，进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辞仆射，乃兼吏部尚书。

初，荆王子养禁中，既长，夷简请出之。太后欲留使从帝诵读，夷简曰：“上富春秋，所亲非儒学之臣，恐无益圣德。”即日命还邸中。太后崩，帝始亲政事，夷简手疏陈八事，曰：正朝纲，塞邪径，禁货赂，辨佞壬，绝女谒，疏近习，罢力役，节冗费。其劝帝语甚切。

帝始与夷简谋，以张耆、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，悉罢之，退告郭皇后。后曰：“夷简独不附太后邪？但多机巧、善应变耳。”由是夷简亦罢为武胜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陈州。及宣制，夷简方押班，闻唱名，大骇，不知其故。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，因使为中诔，久之，乃知事由皇后也。岁中而夷简复相。初，刘涣上疏请太后还政，太后怒，使投岭外，属太后疾革，夷简请留之。至是，涣以前疏自言，帝擢涣右正言，顾谓夷简：“向者枢密院亟欲投涣，赖卿以免。”夷简谢，因曰：“涣由疏外故敢言，大臣或及此，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，使子母不相安矣。”帝以夷简为忠。郭后以怒尚美人，批其颊，误伤帝颈。帝以爪痕示执政大臣，

夷简以前罢相故，遂主废后议。仁宗疑之，夷简曰：“光武，汉之明主也，郭后止以怨怼坐废，况伤陛下颈乎？”夷简将废后，先敕有司，无得受台谏章奏。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、右司谏范仲淹率台谏诣阁门请对，有旨令台谏诣中书，夷简乃贬出道辅等，后遂废。宗室子益众，为置大宗正纠率，增教授员。加右仆射，封申国公。

王曾与夷简数争事，不平，曾斥夷简纳赂市恩。夷简乞置对，帝问曾，曾语屈，于是二人皆罢。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判许州，徙天雄军。未几，以右仆射复入相，逾年，进位司空，辞不拜，徙许国公。时方饬兵备，以判枢密院事，而谏官田况言总判名太重，改兼枢密使。

契丹聚兵幽蓟，声言将入寇，议者请城洛阳。夷简谓：“契丹畏壮侮怯，遽城洛阳，亡以示威，景德之役，非乘輿济河，则契丹未易服也。宜建都大名，示将亲征以伐其谋。”或曰：“此虚声尔，不若修洛阳。”夷简曰：“此子囊城郢计也。使契丹得渡河，虽高城深池，何可恃耶？”乃建北京。

未几，感风眩，诏拜司空、平章军国重事，疾稍间，命数日一至中书，裁决可否。夷简力辞，复降手诏曰：“古谓髭可疗疾，今翦以赐卿。”三年春，帝御延和殿召见，敕乘马至殿门，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。夷简引避久之，诏给扶毋拜。乃授司徒、监修国史，军国大事与中书、枢密同议。固请老，以太尉致仕，朝朔望。既薨，帝见群臣，涕下，曰：“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！”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文靖。

自仁宗初立，太后临朝十余年，天下晏然，夷简之力为多。其后元昊反，四方久不用兵，师出数败；契丹乘之，遣使求关南地。颇赖夷简计画，选一时名臣报使契丹、经略西夏，二边以宁。然建募万胜军，杂市井小人，浮脆不任战斗。用宗室补

环卫官，骤增奉赐，又加遗契丹岁缗金二十万，当时不深计之，其后费大而不可止。郭后废，孔道辅等伏阁进谏，而夷简谓伏阁非太平事，且逐道辅。其后范仲淹屡言事，献《百官图》论迁除之敝，夷简指为狂肆，斥于外。时论以此少之。

夷简当国柄最久，虽数为言者所诋，帝眷倚不衰。然所斥士，旋复收用，亦不终废。其于天下事，屈伸舒卷，动有操术。后配食仁宗庙，为世名相。始，王旦奇夷简，谓王曾曰：“君其善交之。”卒与曾并相。后曾家请御篆墓碑，帝因惨然思夷简，书“怀忠之碑”四字以赐之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子公绰、公弼、公著、公孺。公著自有传。

公绰字仲裕，荫补将作监丞、知陈留县。天圣中，为馆阁对读。召试，直集贤院，辞，改校理，迁太子中允。夷简罢相，复为直集贤院、同管勾国子监，出知郑州。尝问民疾苦，父老曰：“官籍民产，第赋役重轻，至不敢多畜牛，田畴久芜秽。”公绰为奏之，自是牛不入籍。还判吏部南曹，累迁太常博士、同判太常寺。请复太医局，及请设令、丞、府史如天官医师。钧容直假太常旌纛、羽籥，为优人戏，公绰执不可，遂罢之。纠察在京刑狱。虎翼卒刘庆告变，下吏案验，乃庆始谋，众不从，庆反诬众以邀赏。因言：“京师卫兵百万，不痛惩之，则众心摇。”遂斩庆以徇。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为史馆修撰。

时夷简虽谢事，犹领国史，公绰辞修撰。夷简薨，还兵部员外郎，复为修撰。服除，复同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。公绰以郊庙祭器未完，制度多违礼，请悉更造。故事，荐新诸物，礼官议定乃荐，或后时陈败。公绰采《月令》诸书，以四时新物及所当荐者，配合为图。又以岁大、中、小祠凡六十一，褙袷二，裸献兴俯，玉帛尊彝，菁茆醢醢，钟石歌奏，集为《郊祀总仪》上之。又言：“古者，天地、宗庙、日月、五方、百

神之祀，咸有尊罍，五齐三酒，分实其中，加明水、明酒，以达阴阳之气。今有司徒设尊罍，而酌用一尊，非礼神之意。宜按《周礼》实齐酒，取火于日，取水于月，因天地之洁气。”又言：“祖宗配郊，当正位，今侧乡之，非所以示尊严也。”初，谥诸后，皆系祖宗谥，而真宗五后独曰“庄”。公绰曰：“妇人从夫之谥，真宗谥章圣，而后曰‘庄’，非礼也，愿更为‘章’。”多施行之。

历知制诰、龙图阁直学士、集贤殿修撰、知永兴军，改枢密直学士、知秦州。安远砦、古渭州诸羌来献地，公绰顾其属曰：“天下之大，岂利区落尺寸地以为广邪？”却之。弓箭手马多阙，公绰谕诸砦户为三等，凡十丁为社，至秋成，募出金帛市马，马少，则先后给之。祀明堂，迁刑部郎中，召为龙图阁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岁余，愿罢府事，进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审刑院兼判太常寺。

初，公绰在开封府，宰相庞籍外属道士赵清贖受赂，杖脊道死。至是，御史以为公绰受籍旨，杖杀清贖以灭口，左迁龙图阁学士、知徐州。方杖清贖时，实非公绰所临。顷之，公绰亦自辨，复侍读学士，徙河阳，留侍经筵。时久不雨，帝顾问：“何以致雨？”曰：“狱久不决，即有冤者，故多旱。”帝亲虑囚，已而大雨。迁右司郎中，未拜，卒。赠左谏议大夫。

公绰通敏有才，父执政时，多涉干请，喜名好进者趋之。尝漏泄除拜以市恩，时人比之窦申。

公弼字宝臣。赐进士出身，积迁直史馆、河北转运使。自宝元、庆历以来，宿师备边。既西北撤警，而将屯如故，民疲馈饷。公弼始通御河，漕粟实塞下，冶铁以助经费；移近边屯兵就食京东；增城卒，给板筑；蠲冗赋及民逋数百万。夷简之亡也，仁宗思之，问知公弼名，识于殿柱。至是，益材其为。

擢都转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瀛州，入权开封府。尝奏事退，帝目送之，谓宰相曰：“公弼甚似其父。”

改同群牧使，以枢密直学士知渭、延二州，徙成都府。其治尚宽，人疑少威断。营卒犯法当杖，捍不受，曰：“宁以剑死。”公弼曰：“杖者国法，剑汝自请。”杖而后斩之，军府肃然。英宗罢三司使蔡襄，召公弼代之。初，公弼在群牧时，帝居藩，得赐马颇劣，欲易不可。至是，帝谓曰：“卿曩岁不与朕马，是时固已知卿矣。蔡襄主计，诉讼不时决，故多留事。卿继其后，将何以处之？”公弼顿首谢，对曰：“襄勤于事，未尝有旷失，恐言之者妄耳。”帝以为长者。拜枢密副使。时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，公弼谏曰：“谏官、御史，为陛下耳目，执政为股肱。股肱耳目，必相为用，然后身安而元首尊。宜考言观事，视其所以而进退之。”慧出营室，帝忧之，同列请饬边备。公弼曰：“慧非小变，陛下宜侧身修德，以应天戒，臣恐患不在边也。”

神宗立，司马光劾内侍高居简，帝未决。公弼曰：“光与居简，势不两立。居简，内臣耳，而光中执法，愿陛下择其重者。”帝曰：“然则当奈何？”公弼曰：“迁居简一官，而解其近职，光当无争。”从之进。枢密使。议者欲并环庆、鄜延为一路，公弼曰：“自白草西抵定远，中间相去千里，若合为一路，猝有缓急，将何以应？”又欲下边臣使议之，公弼曰：“庙堂之上不处决，而诱边吏，可乎？”乃止。

王安石知政事。嫌公弼不附己，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。公弼不自安，立上章避位，不许。陈升之建议，卫兵年四十以上，稍不中程者，减其牢廩，徙之淮南。公弼以为非人情，帝曰：“是当退为剩员者，今故为优假，何所害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生事邀名，正恐误国耳。既使去本土，又削其廩，

佯二十万众皆反侧，为之奈何？”韩绛议复肉刑，公弼力陈不可，帝皆为之止。

安石立新法，公弼数言宜务安静，又将疏论之。从孙嘉问窃其稿示安石，安石先白之，帝不乐，遂罢为观文殿学士、知太原府。韩绛宣抚秦、晋，将取啰兀城，令河东发兵二万，趣神堂新路。公弼曰：“虜必设伏以待我。永和关虽回远，可安行无患。”乃由永和。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，诏褒之。麟州无井，唯沙泉在城外，欲拓城包之，而土善陷，夏人每至围城，人皆忧渴死。公弼用其僚邓子乔计，仿古拔轴法，去其沙，实以未炭，坟土于其上，板筑立，遂包泉于中。自是城坚不陷，而州得以守。

俄以疾，请知郑州。王韶取熙河，朝廷谋秦凤帅，帝曰：“公弼在河东，方出师仓卒时，有缓御之能，宜使往。”乃拜宣徽西院使、判秦州。帝疑其不肯行，公弼闻命即治装，帝喜，召之入对，慰劳而遣之。既赴镇，羌董毡辄治书称敕，公弼却之，曰：“藩臣安得妄称敕？”董毡惧，自是不复敢。才旬月，复以疾求解，为西太一宫使。薨，年六十七。赠太尉，谥曰惠穆。

公孺字稚卿。任为奉礼郎，赐进士出身，判吏部南曹。占对详敏，仁宗以为可用。知泽、颍、庐、常四州，提点福建、河北路刑狱，入为开封府推官。民鬻薪为盗所夺，逐之遭伤，尹包拯命笞盗。公孺曰：“盗而伤主，法不止笞。”执不从，拯善其守。及使三司，而公孺为判官，事皆咨决之。判都水监，未几，改陕西转运使。

神宗得绥州，遣使议守弃之便，久未决。命公孺往，与郭逵议合，遂存绥州。常平法行，公孺请以青苗、免役归提刑司。徙知渭州，再徙郢州。坐失人死刑，责知蔡州。

元丰初，帝召公孺，慰之曰：“长安谋帅，无以易卿。”命知永兴军。徙河阳，洛口兵千人，以久役思归，奋斧钺排关，不得入，西走河桥，观听汹汹。诸将请出兵掩击，公孺曰：“此皆亡命，急之，变且生。”即乘马东去，遣牙兵数人迎谕之曰：“汝辈诚劳苦，然岂得擅还？一度桥，则罪不赦矣！太守在此，愿自首者止道左。”皆伫立以俟。公孺索倡首者，黥一人，余复送役所。语其校曰：“若复偃蹇者，斩而后报。”众帖息。乃自劾专命，诏释之。

知审官东院，出知秦州。李宪以诏出兵，欲尽驻原、渭，公孺不可，与宪相论奏，坐徙相州，更陈、杭、郑、瀛四州。元祐初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复以为秦州，固辞，改秘书监。迁刑部侍郎、知开封府，为政明恕。幕人迂黼坐设，毁其角，法当徒，公孺请罪，数十人皆以杖免。原庙亡珠，系治典吏久，公孺曰：“主者番代不一，曷尝以珠数相授受，岁时讳日，宫嫔狎至，奈何颡指吏卒乎？”请之，得释。擢户部尚书，以病，提举醴泉观。卒，年七十。赠右光禄大夫。

公孺廉俭，与人寡合。尝护曹佺丧，得厚饷，辞不受，谈者清其节焉。

张士逊，字顺之。祖裕，尝主阴城盐院，因家阴城。士逊生百日始啼。淳化中，举进士，调郟乡主簿，迁射洪令。转运使檄移士逊治郟，民遮马首不得去，因听还射洪。安抚使至梓州，问属吏能否，知州张雍曰：“射洪令，第一也。”改襄阳令，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邵武县，以宽厚得民。前治射洪，以旱，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，寻大雨，士逊立廷中，须雨足乃去。至是，邵武旱，祷欧阳太守庙，庙去城过一舍，士逊彻盖，雨沾足始归。改秘书丞、监折中仓，历御史台推直官。

翰林学士杨亿荐为监察御史。贡举初用糊名法，士逊为诸

科巡铺官，以进士有姻党，士逊请避去，真宗记名于御屏，自是有亲嫌者皆移试，著为令。中书拟人充江南转运使，再拟辄见却，帝独用士逊。再迁侍御史，徙广东，又徙河北。河侵棣州，诏徙州阳信，议者患粮多，不可迁。士逊视濒河数州方艰食，即计余以贷贫者，期来岁输阳信，公私利之。

仁宗出阁，帝选僚佐，谓宰臣曰：“翊善、记室，府属也，王皆受拜。今王尚少，宜以士逊为友，令王答拜。”于是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馆，为寿春郡王友，改升王府谏议参军，迁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右庶子，改左庶子。士逊言：“诣资善堂，升阶列拜，而皇太子犹跪受，宜诏皇太子坐受之。”帝不许。诏士逊等遇太子侍驾出入许陪从。判史馆，知审刑院，以太子宾客、枢密直学士判集贤院。既而二府大臣皆领东宫官，遂换太子詹事，擢枢密副使，迁给事中兼詹事，累迁尚书左丞，遂拜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曹汭狱事起，宦者罗崇勋、江德明方用事，因潜利用。帝疑之，问执政，众顾望未有对者。士逊徐曰：“此独不肖子为之，利用大臣，宜不知状。”太后怒，将罢士逊。帝以其东宫旧臣，加刑部尚书、知江宁府，解通犀带赐之。后领定国军节度使、知许州。

明道初，复入相，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。明年，进门下侍郎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是岁旱蝗，士逊请如汉故事册免，不许。及帝自损尊号，士逊又请降官一等，以答天变，帝慰勉之。群臣上章懿溢册，退而入慰，士逊与同列过杨崇勋园饮，日中不至。御史中丞范讽劾士逊，以尚书左仆射判河南府，崇勋亦以使相判许州。翌日入谢，班崇勋下。帝问其故，士逊曰：“崇勋为使相，臣官仆射，位当下。”遂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许州，以崇勋知陈州。时士逊

罢已累日，制犹用宰相衔，有司但奉行制书，不复追改。徙河南府。

宝元初，复以门下侍郎、兵部尚书入相，封郢国公。士逊与辅臣奏事，帝从容曰：“朕昨放宫人，不独闷幽闭，亦省浮费也。近复有献李女者，朕却而弗受。”士逊曰：“此盛德事也。”帝徐曰：“近言者至有毁大臣、揭君过者。”士逊曰：“陛下审察邪正，则儉讦之人，宜自戒惧矣。”冯士元狱既具，帝以决狱问士逊。士逊曰：“台狱阿徇，非出自宸断，何以愜中外之论邪。”帝曰：“君子小人各有党乎？”士逊曰：“有之，第公私不同尔。”帝曰：“法令必行，邪正有别，则朝纲举矣。”

康定初，士逊言禁兵久戍边，其家在京师，有不能自存者。帝命内侍条指挥使以下为差等，出内藏缗钱十万赐之。士逊又请遣使安抚陕西，帝命遣知制诰韩琦以行。于是诏枢密院，自今边事，并与士逊等参议。及简鞏官为禁军，鞏官携妻子遮宰相、枢密院喧诉，士逊方朝，马惊堕地。时朝廷多事，士逊亡所建明，谏官韩琦论曰：“政事府岂养病之地邪。”士逊不自安，累上章请老，乃拜太傅，封邓国公致仕。诏朔望朝见及大朝会，缀中书门下班，与一子五品服。士逊辞朝朔望。间遣中使劳问，御书飞白“千岁”字赐之，士逊因建千岁堂。尝请买城南官园，帝以赐士逊。宰相得谢，盖自士逊始。就第凡十年，卒，年八十六。帝临奠，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文懿，御篆其墓碑曰“旧德之碑”。

士逊生七日，丧母，其姑育养之。既长，事姑孝谨，姑亡，为行服，徒跣扶柩以葬，追封南阳县太君。初，陈尧佐罢参知政事，人有挟怨告尧佐谋反，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。士逊曰：“儉人构陷善良，以摇朝廷，奸伪一开，亦不能自保矣。”

帝悟，抵告者以罪，诬谏官事亦不下。然曹利用在枢府，藉宠肆威，士逊居其间，无所可否，时人以“和鼓”目之。士逊尝纳女口宫中，为御史杨偕所劾。

子友真字益之。初补将作监主簿，再迁为丞。士逊为请馆阁校勘，仁宗曰：“馆阁所以待英俊，不可。”乃令馆阁读书，诏校勘毋得增员。后编三馆书籍，迁秘阁校理、同知礼院，赐进士出身，知襄州。坐军贼张海剽劫不能制，罢归。后除史馆修撰，御史何郯言：“史馆修撰，故事，皆试知制诰，友直不当得。”改集贤殿修撰。以天章阁待制知陕州，同勾当三班院。侍宴集英殿，犹衣绯衣，仁宗顾见之，乃赐金紫。累迁工部郎中、知越州。州民每春敛财，大集僧道士女，谓之“祭天”，友直下令禁绝，取所敛财建学以延诸生。卒官。士逊尝记帝东宫旧事，而史官未之见，友直纂为《资善录》上之。

幼子友正字义祖，杜门不治家事，居小阁学书，积三十年不辍，遂以书名。神宗评其草书，为本朝第一。

论曰：吕夷简、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，列位辅弼。仁宗之世，天下承平，因时制宜，济以宽厚，相臣预有力焉。士逊练习民事，风迹可纪，而依违曹利用以取讥。方夷简在下僚，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。及其为相，深谋远虑，有古大臣之度焉。在位日久，颇务收恩避怨，以固权利，郭后之废，遂成其君之过举，咎莫大焉。虽然，吕氏更执国政，三世四人，世家之盛，则未之有也。

列传第七十一

韩琦 子忠彦 曾公亮 子孝宽 孝广 孝蕴 陈升之 吴充 王珪 从父罕从兄琪

韩琦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阳人。父国华，自有传。琦风骨秀异，弱冠举进士，名在第二。方唱名，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，左右皆贺。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淄州，入直集贤院、监左藏库。时方贵高科，多径去为显职，琦独滞筦库，众以为非宜，琦处之自若。禁中需金帛，皆内臣直批旨取之，无印可验，琦请复旧制，置传宣合同司，以相防察。又每纲运至，必俟内臣监莅，始得受，往往数日不至，暴露庑下。衙校以为病，琦奏罢之。

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，拜右司谏。时宰相王随、陈尧佐，参知政事韩亿、石中立，在中书罕所建明，琦连疏其过，四人同日罢。又请停内降，抑侥幸。凡事有不便，未尝不言，每以明得失、正纪纲、亲忠直、远邪佞为急，前后七十余疏。王曾为相，谓之曰：“今言者不激，则多畏顾，何补上德？如君言，可谓切而不迂矣。”曾闻望方崇，罕所奖与，琦闻其语，益自信。权知制诰。

益、利岁饥，为体量安抚使。异时郡县督赋调繁急，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，琦为缓调蠲给之，逐贪残不职吏，汰冗役数百，活饥民百九十万。赵元昊反，琦适自蜀归，论西师形势甚悉，即命为陕西安抚使。刘平与贼战，败，为所执，时宰入他诬，收系平子弟，琦辨直其冤。

进枢密直学士，副夏竦为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。诏遣使督出兵，琦亦欲先发以制贼，而合府固争，元昊遂寇镇戎。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，仁宗欲用攻策，执政者难之。琦言：“元昊虽倾国入寇，众不过四五万人，吾逐路重兵自为守，势分力弱，遇敌辄不支。若并出一道，鼓行而前，乘贼骄惰，破之必矣。”乃诏鄜延、泾原同出征。既还营，元昊来求盟。琦曰：“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。”命诸将戒严，贼果犯山外。琦悉兵付大将任福，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，如未可战，即据险置伏，要其归。及行，戒之至再。又移檄申约，苟违节度，虽有功，亦斩。福竟为贼诱，没于好水川。竦使人收散兵，得琦檄于福衣带间，言罪不在琦。琦亦上章自劾，犹夺一官，知秦州，寻复之。

会四路置帅，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。庆历二年，与三帅皆换观察使，范仲淹、庞籍、王沿不肯拜，琦独受不辞。未几，还旧职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、招讨使，屯泾州。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，名重一时，人心归之，朝廷倚以为重，故天下称为“韩范”。东兵从宿卫来，不习劳苦，琦奏增土兵以代戍，建德顺军以蔽萧关、鸣沙之道。方谋取横山，规河南，而元昊称臣，召为枢密副使。

元昊介契丹为援，强邀索无厌，宰相晏殊等厌兵，将一切从之。琦陈其不便，条所宜先行者七事：一曰清政本，二曰念边计，三曰擢材贤，四曰备河北，五曰固河东，六曰收民心，七曰营洛邑。继又陈救弊八事，欲选将帅，明按察，丰财利，遏侥幸，进能吏，退不才，谨入官，去冗食。谓：“数者之举，谤必随之，愿委计辅臣，听其注措。”帝悉嘉纳。遂宣抚陕西，讨平群盗张海、郭邈山；禁卒羸老不任用者，悉汰之；尽修鄜延城障，须敌悉归所侵地，乃许和。归陈西北四策，以为：“今

当以和好为权宜，战守为实务。请缮甲厉兵，营修都城，密定讨伐之计。”

时二府合班奏事，琦必尽言，虽事属中书，亦指陈其实。同列或不悦，帝独识之，曰：“韩琦性直。”琦与范仲淹、富弼皆以海内人望，同时登用，中外跂想其勋业。仲淹等亦以天下为己任，群小不便之，毁言日闻。仲淹、弼继罢，琦为辨析，不报。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，琦右洙，朝论不谓然。乃请外，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，徙郢州、成德军、定州。兼安抚使，进大学士，又加观文殿学士。

初，定州兵徇平贝州功，需赏赉，出怨语，至欲噪城下。琦闻之，以为不治且乱，用军制勒习，诛其尤无良者。士死攻战，则赏赉其家，籍其孤嫠继禀之，威恩并行。又仿古三阵法，日月训齐之，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。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，在道为人害，至定，琦悉留不遣，易素教者使之北，又振活饥民数百万。玺书褒激，邻道视以为准。

拜武康军节度使、知并州。承受廖浩然，怙中贵势贪恣，既诬逐前帅李昭亮，所为益不法，琦奏还之，帝命鞭诸本省。契丹冒占天池庙地，琦召其酋豪，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，无以对，遂归我斥地。既又侵耕阳武砦地，琦凿堑立石以限之。始，潘美镇河东，患寇钞，令民悉内徙，而空塞下不耕，于是忻、代、宁化、火山之北多废壤。琦以为此皆良田，今弃不耕，适足以资敌，将皆为所有矣。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，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，垦田至九千六百顷。久之，求知相州。

嘉祐元年，召为三司使，未至，迎拜枢密使。三年六月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六年闰八月，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，封仪国公。帝既连失三王，自至和中病疾，不能御殿。中外惴恐，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，包拯、范镇

尤激切。积五六岁，依违未之行，言者亦稍怠。至是，琦乘间进曰：“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。自昔祸乱之起，皆由策不早定。陛下春秋高，未有建立，何不择宗室之贤者，以为宗庙社稷计？”帝曰：“后宫将有就馆者，姑待之。”已又生女。

一日，琦怀《汉书·孔光传》以进，曰：“成帝无嗣，立弟之子。彼中材之主，犹能如是，况陛下乎。愿以太祖之心为心，则无不可者。”又与曾公亮、张昇、欧阳修极言之。会司马光、吕海皆有请，琦进读二疏，未及有所启，帝遽曰：“朕有意久矣，谁可者？”琦惶恐对曰：“此非臣辈所可议，当出自圣择。”帝曰：“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甚纯，近不慧，大者可也。”琦请其名，帝以宗实告。宗实，英宗旧名也。琦等遂力赞之，议乃定。

英宗居濮王丧，议起知宗正。琦曰：“事若行，不可中止。陛下断自不疑，乞内中批出。”帝意不欲宫人知，曰：“只中书行足矣。”命下，英宗固辞。帝复问琦，琦对曰：“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，今不敢遽当，盖器识远大，所以为贤也。愿固起之。”英宗既终丧，犹坚卧不起。琦言：“宗正之命初出，外人皆知必为皇子，不若遂正其名。”乃下诏立为皇子。明年，英宗嗣位，以琦为仁宗山陵使，加门下侍郎，进封卫国公。

琦既辅立英宗，门人亲客，或从容语及定策事，琦必正色曰：“此仁宗圣德神断，为天下计，皇太后内助之力，臣子何与焉。”英宗暴得疾，太后垂帘听政。帝疾甚，举措或改常度，遇宦官尤少恩。左右多不悦者，乃共为谗间，两宫遂成隙。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，具道所以。琦曰：“此病固尔，病已，必不然。子疾，母可不容之乎？”修亦委曲进言，太后意稍和，久之而罢。后数日，琦独见上，上曰：“太后待我无恩。”琦对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不为少矣。然独称舜为

大孝，岂其余尽不孝耶？父母慈爱而子孝，此常事不足道；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失孝，乃为可称。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，父母岂有不慈者哉。”帝大感悟。及疾愈，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以出，人情乃安。太后还政，拜琦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

夏人寇大顺，琦议停岁赐，绝和市，遣使问罪。枢密使文彦博难之，或举宝元、康定事，琦曰：“谅祚，狂童也，非有元昊智计，而边备过当时远甚。亟诘之，必服。”既而谅祚上表谢，帝顾琦曰：“一如所料。”帝寝疾，琦入问起居，言曰：“陛下久不视朝，愿早建储，以安社稷。”帝颔之，即召学士草制，立颖王。

神宗立，拜司空兼侍中，为英宗山陵使。琦执政三世，或病其专。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。琦请去，帝为黜陶。永厚陵复土，琦不复入中书，坚辞位。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、司徒兼侍中、判相州。入对，帝泣曰：“侍中必欲去，今日已降制矣。”赐兴道坊宅一区，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。琦辞两镇，乃但领淮南。

会种谔擅取绥州，西边俶扰，改判永兴军，经略陕西。琦言：“边臣肆意妄作，弃约基乱，愿召二府亟决之。”琦入辞，曾公亮等方奏事，乞与琦同议。帝召之，琦曰：“臣前日备员政府，所当共议。今日，藩臣也，不敢预闻。”又言：“王陶指臣为跋扈，今陛下乃举陕西兵柄授臣，复有劾臣如陶者，则臣赤族矣。”帝曰：“侍中犹未知朕意邪？”琦初言绥州不当取，已而夏人诱杀杨定，琦复言，贼既如此，绥今不可弃。”枢密院以初议诘之，琦具论其故，卒存之。

熙宁元年七月，复请相州以归。河北地震、河决，徙判大名府，充安抚使，得便宜从事。王安石用事，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。琦亟言之。帝袖其疏以示宰臣，曰：“琦真忠臣，虽在

外，不忘王室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今乃害民如此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亦强与之乎？”安石勃然进曰：“苟从其欲，虽坊郭何害。”明日，称疾不出。当是时，新法几罢，安石复出，持前议益坚。琦又恳奏，安石下之条例司，令其属疏驳，刊石颁天下。琦申辨愈切，不克从。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，止领一路，安石欲沮琦，即从之。六年，还判相州。

契丹来求代北地，帝手诏访琦，琦奏言：

臣观近年以来，朝廷举事，似不以大敌为恤。彼见形生疑，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，故引先发制人之说，造为衅端。所以致疑，其事有七：高丽臣属北方，久绝朝贡，乃因商舶诱之使来，契丹知之，必谓将以图我。一也。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，契丹闻之，必谓行将及我。二也。遍植榆柳于西山，冀其成长以制蕃骑。三也。创团保甲。四也。诸州筑城凿池。五也。置都作院，颁弓刀新式，大作战车。六也。置河北三十七将。七也。契丹素为敌国，因事起疑，不得不然。

臣昔年论青苗钱事，言者辄肆厚诬，非陛下之明，几及大戮。自此，闻新法日下，不敢复言。今亲被诏问，事系安危，言及而隐，死有余罪。臣尝窃计，始为陛下谋者，必曰治国之本，当先聚财积谷，募兵于民，则可以鞭笞四夷。故散青苗钱，使民出利；为免役之法，次第取钱；迨置市易务，而小商细民，无所措手。新制日下，更改无常，官吏茫然，不能详记，监司督责，以刻为明。今农怨于畊亩，商叹于道路，长吏不安其职，陛下不尽知也。夫欲攘斥四夷，以兴太平，而先使邦本困摇，众心离怨，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。

臣今为陛下计，谓宜遣使报聘，具言向来兴作，乃修备之常，岂有他意；疆土素定，悉如旧境，不可持此造端，以隳累世之好。以可疑之形，如将官之类，因而罢去。益养民爱力，

选贤任能，疏远奸谀，进用忠鲠，使天下悦服，边备日充。若其果自败盟，则可一振威武，恢复故疆，摅累朝之宿愤矣。

疏上，会安石再入相，悉以所争地与契丹，东西七百里，论者惜之。八年，换节永兴军，再任，未拜而薨，年六十八。前一夕，大星陨于治所，柝马皆惊。帝发哀苑中，哭之恸。辍朝三日，赐银三千两，绢三千匹，发两河卒为治冢，篆其碑曰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”。赠尚书令，谥曰忠献，配享英宗庙庭。常令其子若孙一人官于相，以护丘墓。故事，三省长官，惟尚书令为尤重，赠者必兼他官。至琦，乃单赠。后又诏，虽当追策，不复更加师保，盖贵之也。

琦蚤有盛名，识量英伟，临事喜愠不见于色，论者以重厚比周勃，政事比姚崇。其为学士临边，年甫三十，天下已称为韩公。嘉祐、治平间，再决大策，以安社稷。当是时，朝廷多故，琦处危疑之际，知无不为。或谏曰：“公所为诚善，万一蹉跌，岂惟身不自保，恐家无处所。”琦叹曰：“是何言也。今臣尽力事君，死生以之。至于成败，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济，遂辍不为哉。”闻者愧服。在魏都久，辽使每过，移牒必书名，曰：“以韩公在此故也。”忠彦使辽，辽主问知其貌类父，即命工图之，其见重于外国也如此。

琦天资朴忠，折节下士，无贱贵，礼之如一。尤以奖拔人才为急，傥公论所与，虽意所不悦，亦收用之，故得人为多。选饬群司，皆使奉法循理。其所建请，第顾义所在，无适莫心。在相位时，王安石有盛名，或以为可用，琦独不然之。及守相，陛辞，神宗曰：“卿去，谁可属国者，王安石何如？”琦曰：“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，处辅弼之地则不可。”上不答。其镇大名也，魏人为立生祠。相人爱之如父母，有斗讼，传相劝止，曰：“勿挠吾侍中也。”与富弼齐名，号称贤相，人谓之

“富韩”云。徽宗追论琦定策勋，赠魏郡王。子五人：忠彦、端彦、纯彦、粹彦、嘉彦。端彦右赞善大夫。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。粹彦为吏部侍郎，终龙图阁学士。嘉彦尚神宗女齐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终瀛海军承宣使。

忠彦字师朴，少以父任，为将作监簿，复举进士。琦罢政，忠彦以秘书丞召试馆职，除校理、同知太常礼院，为开封府判官、三司盐铁判官。出通判永宁军，召还，为户部判官。

琦薨，服除，为直龙图阁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瀛州。朝廷以夏人囚废其主秉常，用兵西方，既下米脂等城砦数十，夏人求救于辽，辽人移书继至。会遣使贺辽主生辰，神宗以命忠彦，遂以给事中奉使。辽遣赵资睦迓之，语及西事，忠彦曰：“此小役也，何问为？”辽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馆，言敷问：“夏国胡罪，而中国兵不解？无失两朝之欢，则善矣。”忠彦曰：“问罪西夏，于二国之好何预乎？”

使还。时官制行，章惇为门下侍郎，奏：“给事中东省属官，封驳宜先禀而后上。忠彦奏：“朝廷之事，执政之所行也。事当封驳，则与执政固已异矣，尚何禀议之有。”诏从其请。左仆射王珪为南郊大礼使，事之当下者，自从其所画旨。忠彦以官制驳之曰：“今事于南郊者，大礼使既不从中画旨，处分出一时者，又不从中书奏审。官制之行，曾未期月，而庙堂自渝之，后将若之何？”乃诏事无钜细，必经三省而后行。拜礼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知定州。

元祐中，召为户部尚书，擢尚书左丞。弟嘉彦尚主，改同知枢密院事，迁知院事。哲宗亲政，更用大臣，言者观望，争言垂帘时事。忠彦言：“昔仁宗始政，当时亦多讥斥章献时事，仁宗恶其持情近薄，下诏戒饬。陛下能法仁祖用心，则善矣。”以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，移定州。忠彦在西府，以用兵西方

非是，愿以所取之地弃还之，以息民力。至是，言者以为言，降资政殿学士，改知大名府。徽宗即位，以吏部尚书召拜门下侍郎。忠彦陈四事：一曰广仁恩，二曰开言路，三曰去疑似，四曰戒用兵。逾月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上用忠彦言，数下诏蠲天下逋负，尽还流人而甄叙之，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，稍见收用。

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封仪国公。而曾布为右相，多不协，言事者助布排忠彦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。又以钦圣欲复废后，为忠彦罪，再降太中大夫，怀州居住。又论忠彦在相位，不应弃澶州，谪崇信军节度副使，济州居住。逮复澶、鄆，又谪磁州团练副使。复太中大夫，遂以宣奉大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子治，徽宗时，为太仆少卿，出知相州。以疾丐祠，命其子肖胄代之，别有传。

论曰：琦相三朝，立二帝，厥功大矣。当治平危疑之际，两宫几成嫌隙，琦处之裕如，卒安社稷，人服其量。欧阳修称其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”。岂不信哉！忠彦世济其美，继登相位，宜矣。

曾公亮，字明仲，泉州晋江人。举进士甲科，知会稽县。民田镜湖旁，每患湖溢。公亮立斗门，泄水入曹娥江，民受其利。坐父买田境中，谪监湖州酒。久之，为国子监直讲，改诸王府侍讲。岁满，当用故事试馆职，独献所为文，授集贤校理、天章阁侍讲、修起居注。擢天章阁待制，赐金紫。先是，待制不改服。仁宗面锡之，曰：“朕自讲席赐卿，所以尊宠儒臣也。”遂知制诰兼史馆修撰，为翰林学士、判三班院。三班吏丛猥，非赇谢不行，贵游子弟，多倚势请谒。公亮掇前后章程，视以从事，吏不能举手。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，为政有能声，盗悉

窜他境，至夜户不闭。尝有使客亡囊中物，移书诘盗，公亮报：“吾境不藏盗，殆从者之瘦耳。”索之，果然。复入为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未几，擢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加礼部侍郎，除枢密使。嘉祐六年，拜吏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公亮明练文法，更践久，习知朝廷台阁典宪，首相韩琦每咨访焉。仁宗末年，琦请建储，与公亮等共定大议。密州民田产银，或盗取之，大理当以强。公亮曰：“此禁物也，取之虽强，与盗物民家有间矣。”固争之，遂下有司议，比劫禁物法，盗得不死。初，东州人多用此抵法，自是无死者。

契丹纵人渔界河，又数通盐舟，吏不敢禁，皆谓：与之校，且生事。公亮言：“萌芽不禁，后将奈何？雄州赵滋勇而有谋，可任也。”使谕以指意，边害讫息。英宗即位，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寻加户部尚书。帝不豫，辽使至不能见，命公亮宴于馆，使者不肯赴。公亮质之曰：“锡宴不赴，是不虔君命也。人主有疾，而必使亲临，处之安乎？”使者即就席。神宗即位，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。

熙宁二年，进昭文馆大学士，累封鲁国公。以老避位，三年九月，拜司空兼侍中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集禧观使。明年，起判永兴军。先是，庆卒叛，既伏诛，而余党越佚，自陕以西皆警备。阅义勇，益边兵，移内地租赋，人情骚然。公亮一镇以静，次第奏罢之，专务裁抑冗费。长安豪喜造飞语，声言营卒怨减削，谋以上元夜结外兵为乱，邦人大恐。或劝毋出游，公亮不为动，张灯纵观，与宾佐竟夕乃归。居一岁，还京师。旋以太傅致仕。元丰元年卒，年八十。帝临哭，辍朝三日，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曰宣靖，配享英宗庙庭。及葬，御篆其碑首曰“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”。

公亮方厚庄重，沈深周密，平居谨绳墨，蹈规矩；然性吝啬，殖货至钜万，帝尝以方张安世。初荐王安石，及同辅政，知上方向之，阴为子孙计，凡更张庶事，一切听顺，而外若不与之者。尝遣子孝宽参其谋，至上前略无所异，于是帝益信任安石。安石德其助己，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。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，公亮曰：“上与介甫如一人，此乃天也。”世讥其持禄固宠云。子孝宽，从子孝广、孝蕴。

孝宽字令绰，以荫知桐城县。选知咸平县，民诣府诉雨伤麦，府以妄杖之。孝宽躬行田，辨其实，得蠲赋。除秘阁修撰、提点开封府界镇县。

保甲法行，民相惊言且籍为兵。知府韩维上言，乞候农隙行之。孝宽榜十七县，揭赏告捕扇惑者，民兵不敢诉，维之言不得行。入知审官东院、判刑部。

熙宁五年，迁枢密都承旨，承旨用文臣，自孝宽始。擢拜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。丁父忧，除丧，以端明殿学士知河阳，徙郓。郓有孟子庙，孝宽请于朝，得封邹国公，配享孔子。连徙镇，以吏部尚书召，道卒，年六十六。赠右光禄大夫。

孝广字仲锡。元丰末，为北外都水丞。元祐中，大臣议复河故道，召孝广问之，言不可，出通判保州。久之，复为都水丞。前此，班行使臣部木筏至者，须校验无所失亡，乃得送铨，监吏领赇谢，不时遣。孝广治籍疏姓名，谨其去留，一岁中，归选者百辈。

除京西转运判官，入为水部员外郎。河决内黄，诏孝广行视，遂疏苏村，凿钜野，导河北流，纾澶、滑、深、瀛之害。迁都水使者。洛水频岁溢涌，浸啮北岸，孝广按河堤，得废汰口遗迹，曰：“此昔人所以杀水势也。”即日浚决之，累石为防，自是无水患。出提点永兴路刑狱，陕西、京西转运副使，

还为左司郎中，擢户部侍郎，进尚书。坐钱帛不给费，罢为天章阁待制、知杭州。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体，夺职。寻复之，移知潭州，加显谟阁直学士、知鄂州。

孝广与胡安国、邹浩善，皆大观中忤时相，御史论之，复夺职知饶州。逾年，徙广州，历成德军、太原府，得故职以卒，年六十，赠正议大夫。孝广涖官以严称，获盗，辄碎其手焉。

孝蕴字处善。绍圣中，管干发运司柴余事，建言扬之瓜洲，润之京口，常之犇牛，易堰为闸，以便漕运、商贾。既成，公私便之。提举两浙常平，改转运判官，知临江军，召为左司员外郎，迁起居舍人。

时京邑有盗，徽宗怒，期三日不获，坐尹罪。孝蕴奏：“求盗急则遁益远，小缓当自出。”从其言，得盗。崇宁建殿中省，擢为监。居数月，言者论其与张商英善，以集贤殿修撰出知襄州，徙江浙荆淮发运。泗州议开直河，以避涨溢沙石之害，孝蕴以淮、汴不相接，不可成。既而工役大集，竟成之，策勋第赏，辞不受。未几，河果塞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帝尝问右曹储物几何，疾作不能对。徙工部，以显谟阁待制知杭州。其后坐累，连削黜，至贬安远军节度副使。

宣和二年，始复天章阁待制、知歙州。方腊起青溪，孝蕴约敕郡内，无得奔扰，分兵守厄塞，有避贼来归者，获罪，使出境，人稍恃以安。会移青州，既行而歙陷，道改杭州，时贼已破杭，孝蕴单车至城下。城既克复，军士多杀人，孝蕴下令，胁从者得自首，无辄杀，皆束手不敢警。论功，进显谟阁直学士，又加龙图阁学士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通议大夫。

陈升，之字暘叔，建州建阳人。举进士，历知封州、汉阳军，入为监察御史、右司谏，改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时俗好藏去交亲尺牘，有讼，则转相告言，有司据以推诿。升之谓：“此

告讦之习也，请禁止之。”又言：“三馆为搢绅华途，近者用人益轻，遂为贵游进取之阶，请严其选。”诏自今臣僚乞子孙恩者，毋得除馆阁。

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帅郭承祐于道，诤怒不下马，执送府。升之言，京官不宜为节度使下马，因劾承祐骄恣，解其任。张尧佐缘后宫亲，为三司使，寻为宣徽使；内侍王守忠领两镇留后，求升正班；御史张昇补郡，久不召；彭思永论事，令穷问所从来；唐介击宰相，斥岭南：升之皆极谏。迁侍御史知杂事。凡任言责五年，所上数十百事，然持论不坚，以故不尽施用。

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知瀛州、真定府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复知谏院。上言：“天下州县治否，朝廷不能周知，悉付之转运使。今选用不精，又无考课，非暗滞罢懦，则凌肆刻薄，所以疾苦愁叹，雍圻上闻。必欲垂意元元，宜从此始。”乃诏翰林学士承旨孙抃、权御史中丞张昇，与升之同领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功务。

升之初为谏官时，尝请抑绝内降，诏许有司执奏勿下。至是，申言之。诏委三省劾正其罪，仍揭于朝堂。文彦博乞罢相，升之虑枢密使贾昌朝复用，疏论其邪，昌朝卒罢去。迁枢密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岁余，拜枢密副使。于是谏官御史唐介、范师道、吕诲、赵抃、王陶交章论升之阴结宦者，故得大用。仁宗以示升之，升之丐去。帝谓辅臣曰：“朕选用执政，岂容内臣预议邪。”乃两罢之。以升之为资政殿学士、知定州，徙太原府。

治平二年，复拜枢密副使。神宗立，以母老请郡，为观文殿学士、知越州。熙宁元年，徙许，中道改大名府，过阙，留知枢密院。故事，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。时文彦博、吕公著既为使，帝以升之三辅政，欲稍异其礼，故特命之。明年，同

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与王安石共事。数月，拜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升之既相，遂请免条例司，其说以为宰相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，岂可称司。安石曰：“古之六卿，即今之执政，有司马、司徒、司空，各名一职，何害于理？”升之曰：“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，但今制置三司一官，则不可。”由是忤安石，称疾归卧逾十旬，帝数敦谕，乃出。会母丧，去位；终制，召为枢密使。足疾不能立朝，七年，冬祀，又不能相礼。拜镇江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扬州，封秀国公。卒，年六十九。赠太保、中书令，谥曰成肃。

升之深狡多数，善傅会以取富贵。王安石用事，患正论盈庭，引升之自助。升之心知其不可，而竭力为之用，安石德之，故使先己为相。甫得志，即求解条例司，又时为小异，阳若不与之同者。世以是讥之，谓之“筌相”。升之初名旭，避神宗嫌名，改焉。

吴充，字冲卿，建州浦城人。未冠举进士，与兄育、京、方皆高第。调谷熟主簿，入为国子监直讲、吴王宫教授。等辈多与宗室狎，充齿最少，独以严见惮，相率设席受经。充作《六箴》以献，曰视，曰听，曰好，曰学，曰进德，曰崇俭。仁宗命缮写赐皇族，英宗在藩邸，书之坐右。

除集贤校理、判吏部南曹。选人胡宗尧者，翰林学士宿之子，坐小累，不得改京官。判铨欧阳修为之请，仇家譖修以为党宿，诏出修同州。充言：“修以忠直擢侍从，不宜用谗逐。若以为私，则臣愿与修同贬。”于是修复留，而充改知太常礼院。张贵妃薨，治丧越式，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纸行文书，不令同僚知。充移开封治吏罪，忤执政意，出知高邮军。还为群牧判官、开封府推官，历知陕州，京西、淮南、河东转运使。

英宗立，数问充所在，会入覲，语其为吴王宫教授时事，

嘉劳之。寻权盐铁副使。熙宁元年，知制诰。神宗谕以任用意，曰：“先帝知卿久矣。遂同知谏院。言：“士大夫亲没，或藁殓数十年，伤败风化，宜限期使葬。”诏著为令。河北水灾、地震，为安抚使。使还，王安石参知政事，充子安持，其婿也，引嫌解谏职，知审刑院，权三司使，为翰林学士。三年，拜枢密副使。王韶取洮州，蕃酋木征遁去，充请招还故地，糜以爵秩，使自领所部，永为外臣，无庸列置郡县，殫财屈力。时方以开拓付韶，充言不用。

八年，进检校太傅、枢密使。充虽与安石连姻，而心不善其所为，数为帝言政事不便。帝察其中立无与，欲相之，安石去，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。充欲有所变革，乞召还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维、苏颂，乃荐孙觉、李常、程颢等数十人。光亦以充可告语，与之书曰：“自新法之行，中外汹汹。民困于烦苛，迫于诛敛，愁怨流离，转死沟壑。日夜引领，冀朝廷觉悟，一变敝法，几年于兹矣。今日救天下之急，苟不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，息征伐之谋，而欲求成效，犹恶汤之沸，而益薪鼓橐也。欲去此五者，必先别利害，以悟人主之心。欲悟人主之心，必先开言路。今病虽已深，犹未至膏肓，失今不治，遂为痼疾矣。”充不能用。

王珪与充并相，忌充，阴掣其肘。而充素恶蔡确，确治相州狱，捕安持及亲戚、官属考治，欲钩致充语，帝独明其亡他。及确预政，充与议变法于前，数为所沮。安南师出无功，知谏院张璪又谓充与郭逵书，止其进兵，复置狱。充既数遭同列困毁，素病瘤，积忧畏，疾益侵。元丰三年三月，舆归第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西太一宫使。逾月，卒，年六十。赠司空兼侍中，谥曰正宪。

充内行修饬，事兄甚谨。为相务安静。性沉密，对家人语，

未尝及国家事，所言于上，人莫知者。将终，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，帝益悲之。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，讥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。子安诗、安持。安诗在元祐时为谏官、起居郎。安持为都水使者，迁工部侍郎，终天章阁待制。安诗子储、安持子侁，官皆员外郎，坐与妖人张怀素通谋，诛死。

王珪，字禹玉，成都华阳人，后徙舒。曾祖永，事太宗为右补阙。吴越纳土，受命往均赋，至则悉除无名之算，民皆感泣。使还，或言其多弛赋租。帝诘之，对曰：“使新附之邦，蒙天子仁恩，臣虽得罪，死不恨。”帝大悦。

珪弱岁奇警，出语惊人。从兄琪读其所赋，喟曰：“骥骥方生，已有千里之志，但兰筋未就耳。”举进士甲科，通判扬州。吏民皆少珪，有大校嫚不谨，捽置之法。王伦犯淮南，珪议出郊掩击之，贼遁去。召直集贤院，为盐铁判官、修起居注。接伴契丹使，北使过魏，旧皆盛服入。至是，欲便服，妄云衣冠在后乘。珪命取授之，使者愧谢。遂为贺正旦使。进知制诰、知审官院，为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遭母忧，除丧，复为学士，兼侍读学士。

先是，三圣并侑南郊，而温成庙享献同太室。珪言：“三后并配，所以致孝也，而渎乎飨帝。后宫有庙，所以广恩也，而僭乎飨亲。”于是专以太祖侑于郊，而改温成庙为祠殿。嘉祐立皇子，中书召珪作诏，珪曰：“此大事也，非面受旨不可。”明日请对，曰：“海内望此举久矣，果出自圣意乎？”仁宗曰：“朕意决矣。”珪再拜贺，始退而草诏。欧阳修闻而叹曰：“真学士也。”帝宴宝文阁，作飞白书分侍臣，命珪识岁月姓名。再宴群王，又使为序，以所御笔、墨、笺、砚赐之。

英宗立，当撰先帝谥，珪言：“古者贱不谏贵，幼不谏长，故天子称天以谏之，制谥于郊，若云受之于天者。近制，唯词

臣撰议，庶僚不得参闻，颇违称天之义。请令两制共议。”从之。濮王追崇典礼，珪与侍从、礼官合议宜称皇伯，三夫人改封大国，执政不以为然。其后三夫人之称，卒如初议。始，珪之请对而作诏也，有密譖之者。英宗在位之四年，忽召至蕊珠殿，传诏令兼端明殿学士，锡之盘龙金盆，谕之曰：“秘殿之职，非直器卿于翰墨间，二府员缺，即出命矣。曩有谗口，朕今释然无疑。”珪谢曰：“非陛下至明，臣死无日矣。”神宗即位，迁学士承旨。珪典内外制十八年，最为久次，尝因展事斋宫，赋诗有所感，帝见而怜之。熙宁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九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元丰官制行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。五年，正三省官名，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蔡确为右仆射。先是，神宗谓执政曰：“官制将行，欲新旧人两用之。”又曰：“御史大夫，非司马光不可。”珪、确相顾失色。珪忧甚，不知所出。确曰：“陛下久欲收灵武，公能任责，则相位可保也。”珪喜，谢确。帝尝欲召司马光，珪荐俞充帅庆，使上平西夏策。珪意以为既用兵深入，必不召光，虽召，将不至。已而光果不召。永乐之败，死者十余万人，实珪启之。

八年，帝有疾，珪白皇太后，请立延安郡王为太子。太子立，是为哲宗。进珪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岐国公。五月，卒于位，年六十七。特辍朝五日，赙金帛五千，赠太师，谥曰文恭。赐寿昌甲第。

珪以文学进，流辈咸共推许。其文闳侈瑰丽，自成一家，朝廷大典策，多出其手，词林称之。然自执政至宰相，凡十六年，无所建明，率道谀将顺。当时目为“三旨相公”，以其上殿进呈，云“取圣旨”；上可否讫，云“领圣旨”；退谕禀事者，云“已得圣旨”也。绍圣中，邢恕谤起，黄履、叶祖洽、

刘拯交论珪元丰末命事，以为当时两府大臣，尝议奏请建储，珪辄语李清臣云：“他自家事，外庭不当管。”恕又诱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，言珪欲立雍王，遣士京故兄士充，传道言语于禁中。珪由是得罪，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，削诸子籍。徽宗即位，还其官封。蔡京秉政，复夺赠谥。政和中，又复之。珪季父罕，从兄琪。

罕字师言，以荫知宜兴县。县多湖田，岁诉水，轻重失其平。罕躬至田处，列高下为图，明年诉牒至，按图示之，某户可免，某户不可免，众皆服。范仲淹在润，奏下其式于诸道。西方用兵，仍年科箭羽于东南，价踊贵，富室至豫贮以待鬻。罕白郡守，倍其直市之，而令民输钱。旁州闻之，皆愿如常州法。累迁户部判官。修太宗别庙，中贵人大虑材，将一新之。罕白是特岁久丹漆黯暗，但当致饰耳，椽桷皆如故，唯易一楹，省缗钱十万。

出为广东转运使。侂智高入寇，罕行部在潮，广州守仲简自围中遣书邀罕，罕报曰：“吾家亦受困，非不欲归，顾独归无益，当求所以相济者。”遂还惠州。州之恶少年正相率为盗，里落惊扰，惠人要罕出城，及郊，遮道求救护者数千计。罕择父老可语者问以策，曰：“吾属皆有田客，欲给以兵，使相保聚。”罕曰：“有田客者如是，得矣，无者奈何？”乃呼耆长发里民，补壮丁，每长二百人；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。已时下令，约申而集。募有方略者，许以官秩、金帛，使为甲首。久之，无至者。有妇人诉为仆夺钗珥，捕得之，并执夺攘者十八辈，皆梟首决口置道左，传曰：“此耆长发为壮丁不肯行者也。”观者始有怖色。至期，得六百人，尉所部亦至。于是染库帛为旗；授之。割牛革为盾形，柔之汤中，每盾削竹签十六，穿于革，以木为鼻，使持之自蔽。断苦竹数千，鋹其末，使操为

兵。悉出公私戎器。檄告属城，仿而行之。数日，众大振，向之恶少年，皆隶行伍，无敢动。乃简卒三千，方舟建旗，伐鼓作乐，顺流而下。将至广，悉众登岸，斩木为鹿角，积高数仞，营于南门。智高戴黄盖临观，相去三十步，见已严备，不敢犯。罕徐开门而入，智高遂解去。时南道邮驿断绝，罕上事，不得通；而提点刑狱鲍轲遁处南雄，数具奏。及贼平，轲受赏，罕谪监信州酒。安抚使孙沔言罕实有功，复以为西路转运使。或传智高不死，走火峒，侂宗旦据险聚众，邕守萧注谋击之。罕呼宗旦子曰新谓之曰：“汝父内为交阯所仇，外为边将希赏之饵，非计也。汝归报，择利而为之。于是父子俱降。

徙知潭州。擢户部、度支副使，复为潭州。为政务适人情，不加威罚。有狂妇数诉事，出言无章，却之则勃骂，前守每叱逐之。罕独引至前，委曲徐问，久稍可晓，乃本为人妻，无子，夫死，妾有子，遂逐妇而据家资，屡诉不得直，因愤恚发狂。罕为治妾而反其资，妇良愈，郡人传为神明。监司上治状，敕书褒谕，赐绢三百。徙知明州。以光禄卿卒，年八十。兄之子珪少孤，罕教养有恩，后珪贵，每予书，必以盛满为戒云。

琪字君玉，儿童时已能为歌诗。起进士，调江都主簿。上时务十二事，请建义仓，置营田，减度僧，罢鬻爵，禁锦绣、珠贝，行乡饮、籍田，复制科，兴学校。仁宗嘉之，除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。

帝宴太清楼，命馆阁臣作《山水石歌》，琪独蒙褒赏。诏通判舒州。岁饥，奏发廩救民，未报，先振以公租，守以下皆不听，琪挺身任之。知复州，民殴佃客死，吏论如律。琪疑之，留未决，已而新制下，凡如是者听减死。历开封府推官，直集贤院、两浙淮南转运使、修起居注、盐铁判官、判户部勾院、知制诰。尝入对便殿，帝从容谓曰：“卿雅有心计，若三司缺

使，当无以易卿。”

会奉使契丹，因感疾还，上介诬其诈，责信州团练副使。久之，以龙图阁待制知润州。转运使欲浚常、润漕河，琪陈其不便，诏寝役。而后议者卒请废古城埭，破古函管而浚之，河反狭，舟不得方行，公私交病。徙知江宁。先是，府多火灾，或托以鬼神，人不敢求。琪召令厢逻，具为作赏捕之法，未几，得奸人，诛之，火患遂息。复知制诰，加枢密直学士、知邓州，徙扬州，入判太常寺，又出知杭州，复为扬州、润州。以礼部侍郎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琪性孤介，不与时合。数临东南名镇，政尚简静。每疾俗吏饰厨传以沽名誉，故待宾客颇阔略。间造飞语起谤，终不自恤。葬于真州。诏真、扬二州发卒护其窆，盖异数也。

论曰：公亮静重镇浮，练达典宪，与韩琦并相，号称老成。升之自为言官，即著直声。然皆挟术任数，公亮疾琦专任，荐王安石以间之，升之阴助安石，阳为异同，以避清议，二人措虑如此，岂诚心谋国者乎？新法之行，何望其能正救也。及安石去位，充、珪实代之，天下喁喁，思有所休息。充力不逮心，同僚左掣右伺，至鞅鞅以死，伤哉，其不足与有行也。珪容身固位，于势何所重轻，而阴忌正人，以济其患失之谋，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！

列传第七十二

富弼 子绍庭 文彦博

富弼，字彦国，河南人。初，母韩有娠，梦旌旗鹤雁降其庭，云有天赦，已而生弼。少笃学，有大度，范仲淹见而奇之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以其文示王曾、晏殊，殊妻以女。

仁宗复制科，仲淹谓弼：“子当以是进。”举茂材异等，授将作监丞、签书河阳判官。仲淹坐争废后事贬，弼上言：“是一举而二失也，纵未能复后，宜还仲淹。”不听。通判绛州，迁直集贤院。赵元昊反，弼疏陈八事，乞斩其使者。召为开封府推官、知谏院。康定元年，日食正旦，弼请罢宴彻乐，就馆赐北使酒食。执政不可，弼曰：“万一契丹行之，为朝廷羞。”后闻契丹果罢宴，帝深悔之。时禁臣僚越职言事，弼因论日食，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，遂除其禁。

元昊寇鄜延，破金明，钤辖卢守勲不救，内侍黄德和引兵走，大将刘平战死，德和诬其降贼。弼请按竟其狱，德和坐要斩。夏守贇为陕西都部署，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。弼言：“用守贇既为天下笑，今益以守忠，殆与唐监军无异。守勤、德和覆车之辙，可复蹈乎！”诏罢守忠。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。时西夏首领二人来降，位补借奉职。弼言当厚赏以劝来者。事下中书，宰相初不知也。弼叹曰：“此岂小事，而宰相不知邪！”更极论之，于是从弼言。除盐铁判官、史馆修撰，奉使契丹。庆历二年，为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堂吏有伪为僧牒

者，开封不敢治。弼白执政，请以吏付狱，吕夷简不悦。

会契丹屯兵境上，遣其臣萧英、刘六符来求关南地。朝廷择报聘者，皆以其情叵测，莫敢行，夷简因是荐弼。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，请留之，不报。弼即入对，叩头曰：“主忧臣辱，臣不敢爱其死。”帝为动色，先以为接伴。英等入境，中使迎劳之，英托疾不拜。弼曰：“昔使北，病卧车中，闻命辄起。今中使至而君不拜，何也？”英矍然起拜。弼开怀与语，英感悦，亦不复隐其情，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：“可从，从之；不然，以一事塞之足矣。”弼具以闻。帝唯许增岁币，仍以宗室女嫁其子。

进弼枢密直学士，辞曰：“国家有急，义不惮劳，奈何逆以官爵赂之。”遂为使报聘。既至，六符来馆客。弼见契丹主问故，契丹主曰：“南朝违约，塞雁门，增塘水，治城隍，籍民兵，将以何为？群臣请举兵而南，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，求而不获，举兵未晚也。”弼曰：“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？澶渊之役，苟从诸将言，北兵无得脱者。且北朝与中国通好，则人主专其利，而臣下无获；若用兵，则利归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祸。故劝用兵者，皆为身谋耳。”契丹主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弼曰：“晋高祖欺天叛君，末帝昏乱，土宇狭小，上下离叛，故契丹全师独克，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。今中国提封万里，精兵百万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其必胜乎？就使其胜，所亡士马，群臣当之欤，抑人主当之欤？若通好不绝，岁币尽归人主，群臣何利焉？”契丹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。弼又曰：“塞雁门者，以备元昊也。塘水始于何承矩，事在通好前。城隍皆修旧，民兵亦补阙，非违约也。”契丹主曰：“微卿言，吾不知其详。然所欲得者，祖宗故地耳。”弼曰：“晋以卢龙赂契丹，周世宗复取关南，皆异代事。若各求地，岂北

朝之利哉？”

既退，六符曰：“吾主耻受金帛，坚欲十县，何如？”弼曰：“本朝皇帝言，朕为祖宗守国，岂敢妄以土地与人。北朝所欲，不过租赋尔。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，故屈己增币以代之。若必欲得地，是志在败盟，假此为词耳。澶渊之盟，天地鬼神实临之。今北朝首发兵端，过不在我。天地鬼神，其可欺乎！”明日，契丹主召弼同猎，引弼马自近，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。弼反覆陈必不可状，且言：“北朝既以得地为荣，南朝必以失地为辱。兄弟之国，岂可使一荣一辱哉？”猎罢，六符曰：“吾主闻公荣辱之言，意甚感悟。今惟有结昏可议耳。”弼曰：“婚姻易生嫌隙。本朝长公主出降，赍送不过十万缗，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？”契丹主谕弼使归，曰：“俟卿再至，当择一受之，卿其遂以誓书来。”

弼归复命，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。行次乐寿，谓副使张茂实曰：“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，脱书词与口传异，吾事败矣。”启视果不同，即驰还都，以晡时入见，易书而行。及至，契丹不复求婚，专欲增币，曰：“南朝遗我之辞当曰‘献’，否则曰‘纳’。”弼争之，契丹主曰：“南朝既惧我矣，于二字何有？若我拥兵而南，得无悔乎！”弼曰：“本朝兼爱南北，故不惮更成，何名为惧？或不得已至于用兵，则当以曲直为胜负，非使臣之所知也。”契丹主曰：“卿勿固执，古亦有之。”弼曰：“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，当时赠遗，或称献纳。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，岂复有此礼哉！”弼声色俱厉，契丹知不可夺，乃曰：“吾当自遣人议之。”复使刘六符来。弼归奏曰：“臣以死拒之，彼气折矣，可勿许也。”朝廷竟以“纳”字与之。始受命，闻一女卒；再命，闻一子生，皆不顾。又除枢密直学士，迁翰林学士，皆恳辞，曰：“增岁币非臣本

志，特以方讨元昊，未暇与角，故不敢以死争，其敢受乎！”

三年，拜枢密副使，辞之愈力，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。七月，复拜枢密副使。弼言：“契丹既结好，议者便谓无事，万一败盟，臣死且有罪。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，坐薪尝胆，不忘修政。”以诰纳上前而罢。逾月，复申前命，使宰相谕之曰：“此朝廷特用，非以使辽故也。”弼乃受。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，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，又开天章阁，给笔札，使书其所欲为者；且命仲淹主西事，弼主北事。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，大略以进贤退不肖、止侥幸、去宿弊为本，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，使澄汰所部吏，于是小人始不悦矣。

元昊遣使以书来，称男不称臣。弼言：“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，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，不可许。”乃却其使，卒臣之。四年，契丹受礼云中，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，于河东为近，帝疑二边同谋。弼曰：“兵出无名，契丹不为也。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，今契丹独获重币，元昊有怨言，故城威塞以备之。呆儿屡寇威塞，契丹疑元昊使之，故为是役，安能合而寇我哉？”或请调发为备，弼曰：“如此正堕其计，臣请任之。”帝乃止，契丹卒不动。夏竦不得志，中弼以飞语。弼惧，求宣抚河北，还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郢州。岁余，谗不验，加给事中，移青州，兼京东路安抚使。

河朔大水，民流就食。弼劝所部民出粟，益以官廩，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，散处其人，以便薪水。官吏自前资、待缺、寄居者，皆赋以禄，使即民所聚，选老弱病瘠者廩之，仍书其劳，约他日为奏请受赏。率五日，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，出于至诚，人人为尽力。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，听流民擅取。死者为大冢葬之，目曰“丛冢”。明年，麦大熟，民各以远近受粮归，凡活五十余万人，募为兵者万计。帝闻之，遣使褒劳，

拜礼部侍郎。弼曰：“此守臣职也。”辞不受。前此，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，为粥食之，蒸为疾疫，及相蹈藉，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，名为救之，而实杀之。自弼立法简便周尽，天下传以为式。

王则叛，齐州禁兵欲应之，或诣弼告。齐非弼所部，恐事泄变生，适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，弼度其可用，密付以事，使驰至齐，发吏卒取之，无得脱者。即自劾擅擅之罪，帝益嘉之，复以为礼部侍郎，又辞不受。迁大学士，徙知郑、蔡、河阳，加观文殿学士，改宣徽南院使、判并州。至和二年，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彦博并命。宣制之日，士大夫相庆于朝。帝微觐知之，以语学士欧阳修曰：“古之命相，或得诸梦卜，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？”修顿首贺。帝弗豫，大臣不得见，中外忧栗。弼、彦博入问疾，因托襁褓事止宿连夕，每事皆关白乃行，宫内肃然，语在《彦博传》。嘉祐三年，进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

弼为相，守典故，行故事，而傅以公议，无容心于其间。当是时，百官任职，天下无事。六年三月，以母忧去位，诏为罢春宴。故事，执政遭丧皆起复。帝虚位五起之，弼谓此金革变礼，不可施于平世，卒不从命。英宗立，召为枢密使。居二年，以足疾求解，拜镇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扬州，封祁国公，进封郑。

熙宁元年，徙判汝州。诏入觐，许肩舆至殿门。神宗御内东门小殿，令其子掖以进，且命毋拜，坐语，从容访以治道。弼知帝果于有为，对曰：“人主好恶，不可令人窥测；可测，则奸人得以傅会。当如天之监人，善恶皆所自取，然后诛赏随之，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。”又问边事，对曰：“陛下临御未久，当布德行惠，愿二十年口不言兵。”帝默然。至日昃乃退。

欲以集禧观使留之，力辞赴郡。明年二月，召拜司空兼侍中，赐甲第，悉辞之，以左仆射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

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，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。弼闻而叹曰：“人君所畏惟天，若不畏天，何事不可为者！此必奸人欲进邪说，以摇上心，使辅拂谏争之臣，无所施其力。是治乱之机，不可以不速救。”即上书数千言，力论之。又言：“君子小人之进退，系王道之消长，愿深加辨察，勿以同异为喜怒、喜怒为用舍。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，故奸险得志。又多出亲批，若事事皆中，亦非为君之道；脱十中七八，积日累月，所失亦多。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，大抵小人惟喜生事，愿深烛其然，无使有悔。”是时久旱，群臣请上尊号及用乐，帝不许，而以同天节契丹使当上寿，故未断其请。弼言此盛德事，正当以此示之，乞并罢上寿。帝从之，即日雨。弼又上疏，愿益畏天戒，远奸佞，近忠良。帝手诏褒答之。

王安石用事，雅不与弼合。弼度不能争，多称疾求退，章数十上。神宗将许之，问曰：“卿即去，谁可代卿者？”弼荐文彦博，神宗默然，良久曰：“王安石何如？”弼亦默然。拜武宁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南，改亳州。青苗法出，弼以谓如是则财聚于上，人散于下，持不行。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，侍御史邓綰又乞付有司鞫治，乃以仆射判汝州。安石曰：“弼虽责，犹不失富贵。昔鯀以方命殛，共工以象恭流，弼兼此二罪，止夺使相，何由沮奸？”帝不答。弼言：“新法，臣所不晓，不可以治郡。愿归洛养疾。”许之。遂请老，加拜司空，进封韩国公致仕。弼虽家居，朝廷有大利害，知无不言。郭逵讨安南，乞诏逵择利进退，以全王师；契丹争河东地界，言其不可许；星文有变，乞开广言路；又请速改新法，以解倒县之急。帝虽不尽用，而眷礼不衰，尝因安石有所建明，却之

曰：“富弼手疏称‘老臣无所告诉，但仰屋窃叹’者，即当至矣。”其敬之如此。

元丰三年，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：“故父参知政事时，当仁宗服药，尝与弼及文彦博议立储嗣，会翌日有瘳，其事遂寢。”帝以问彦博，对与同老合，帝始知至和时事。嘉弼不自言，以为司徒。六年八月，薨，年八十。手封遗奏，使其子绍庭上之。其大略云：

陛下即位之初，邪臣纳说图任之际，听受失宜，上误聪明，浸成祸患。今上自辅臣，下及多士，畏祸图利，习成敝风，忠词谏论，无复上达。臣老病将死，尚何顾求？特以不忍上负圣明，辄倾肝胆，冀哀怜愚忠，曲垂采纳。

去年永乐之役，兵民死亡者数十万。今久戍未解，百姓困穷，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？天地至仁，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？愿归其侵地，休兵息民，使关、陕之间，稍遂生理。兼陕西再团保甲，又葺教场，州县奉行，势侔星火，人情惶骇，难以复用，不若寝罢以绥怀之。臣之所陈，急于济事。若夫要道，则在圣人所存，与所用之人君子、小人之辨耳。陛下审观天下之势，岂以为无足虑邪？

帝览奏震悼，辍朝三日，内出祭文致奠，赠太尉，谥曰文忠。

弼性至孝，恭俭好修，与人言必尽敬，虽微官及布衣谒见，皆与之亢礼，气色穆然，不见喜愠。其好善嫉恶，出于天资。常言：“君子与小人并处，其势必不胜。君子不胜，则奉身而退，乐道无闷。小人不勝，则交结构扇，千岐万辙，必胜而后已。迨其得志，遂肆毒于善良，求天下不乱，不可得也。”其终身皆出于此云。元祐初，配享神宗庙庭。哲宗篆其碑首曰：“显忠尚德”，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。绍圣中，章惇执政，谓

弼得罪先帝，罢配享。至靖康初，诏复旧典焉。

绍庭字德先，性靖重，能守家法。弼薨，两女与婿及甥皆同居，绍庭待之与父时不殊，一家之事毫发不敢变，族里称焉。历宗正丞、提举三门白波犂运、通判绛州。建中靖国初，除提举河北西路常平，辞曰：“熙宁变法之初，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，臣不敢为此官。”徽宗嘉之，擢祠部员外郎。未几，出知宿州。卒，年六十八。子直柔，绍兴中，同知枢密院事，别有传。

文彦博，字宽夫，汾州介休人。其先本敬氏，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讳改焉。少与张昇、高若讷从颖昌史炤学，炤母异之，曰：“贵人也。”待之甚厚。及进士第，知翼城县，通判绛州，为监察御史，转殿中侍御史。

西方用兵，偏校有监陈先退、望敌不进者，大将守著令皆申覆。彦博言：“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。今拥兵数十万，而将权不专，兵法不峻，将何以济？”仁宗嘉纳之。黄德和之诬刘平降虏也，以金带赂平奴，使附己说以证。平家二百口皆械系。诏彦博置狱于河中，鞫治得实。德和党援盛，谋翻其狱，至遣他御史来。彦博拒不纳，曰：“朝廷虑狱不就，故遣君。今案具矣，宜亟还，事或弗成，彦博执其咎。”德和并奴卒就诛。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。麟州饷道回远，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，废弗治，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，将复之，未及而卒。彦博嗣成父志，益储粟。元昊来寇，围城十日，知有备，解去。迁天章阁待制、都转运使，连进龙图阁、枢密直学士、知秦州，改益州。尝击球钐辖靡，闻外喧甚，乃卒长杖一卒，不伏。呼入问状，令引出与杖，又不受，复呼入斩之，竟球乃归。召拜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

贝州王则反，明镐讨之，久不克。彦博请行，命为宣抚使，

旬日贼溃，槛则送京师。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荐张环、韩维、王安石等恬退守道，乞褒劝以厉风俗。与枢密使庞籍议省兵，凡汰为民及给半廩者合八万，论者纷然，谓必聚为盗，帝亦疑焉。彦博曰：“今公私困竭，正坐兵冗。脱有难，臣请死之。”其策讫行，归兵亦无事。进昭文馆大学士。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，因之登用。介既贬，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许州，改忠武军节度使、知永兴军。至和二年，复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，与富弼同拜，士大夫皆以得人为庆，语见《弼传》。

三年正月，帝方受朝，疾暴作，扶入禁中。彦博呼内侍史志聪问状，对曰：“禁密不敢漏言。”彦博叱之曰：“尔曹出入禁闼，不令宰相如天子起居，欲何为邪？自今疾势增损必以告，不尔，当行军法。”又与同列刘沆、富弼谋启醮大庆殿，因留宿殿庐。志聪曰：“无故事。”彦博曰：“此岂论故事时邪？”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上变，不使入；明旦言，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乱。沆欲捕治，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，问都虞候何如人，怀德称其愿可保。彦博曰：“然则卒有怨，诬之耳。当亟诛之以靖众。”乃请沆判状尾，斩于军门。

先是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，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，入横垆故道。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，阴约内侍武继隆，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，于殿庭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，致上体不安。彦博知其意有所在，然未有以制之，后数日，二人又上言，请皇后同听政，亦继隆所教也。史志聪以其状白执政。彦博视而怀之，不以示同列，而有喜色，徐召二人诘之曰：“汝今日有所言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彦博曰：“天文变异，汝职所当言也。何得辄预国家大事？汝罪当族！”二人惧，色变。彦博曰：“观汝直狂愚耳，未忍治汝罪，自今无得复然。”二人退，

乃出状示同列。同列皆愤怒曰：“奴敢尔僭言，何不斩之？”彦博曰：“斩之，则事彰灼，于中宫不安。”众皆曰：“善。”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濞方位，复使二人往。继隆白请留之，彦博曰：“彼本不敢妄言，有教之者耳。”继隆默不敢对。二人至六濞，恐治前罪，更言六濞在东北，非正北也。帝疾愈，彦博等始归第。当是时，京师业业，赖彦博、弼持重，众心以安。沆密白帝曰：“陛下违豫时，彦博擅斩告反者。”彦博闻之，以沆判呈，帝意乃解。御史吴中复乞召还唐介。彦博因言，介顷为御史，言臣事多中臣病，其间虽有风闻之误，然当时责之太深，请如中复奏。时以彦博为厚德。久之，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、判河南府，封潞国公，改镇保平、判大名府。又改镇成德，迁尚书左仆射、判太原府。俄复镇保平、判河南。丁母忧，英宗即位，起复成德军节度使，三上表乞终丧，许之。

初，仁宗之不豫也，彦博与富弼等乞立储嗣。仁宗许焉，而后宫将有就馆者，故其事缓。已而彦博去位，其后弼亦以忧去。彦博既服阕，复以故官判河南，有诏入觐。英宗曰：“朕之立，卿之力也。”彦博竦然对曰：“陛下入继大统，乃先帝圣意，皇太后协赞之力，臣何闻力之有？兼陛下登储纂极之时，臣方在外，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，臣无与焉。”帝曰：“备闻始议，卿于朕有恩。”彦博逊避不敢当。帝曰：“暂烦西行，即召还矣。”寻除侍中，徙镇淮南、判永兴军，入为枢密使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

熙宁二年，相陈升之，诏：“彦博朝廷宗臣，其令升之位彦博下，以称遇贤之意。”彦博曰：“国朝枢密使，无位宰相上者，独曹利用尝在王曾、张知白上。臣忝知礼义，不敢效利用所为，以紊朝著。”固辞乃止。夏人犯大顺，庆帅李复圭以陈图方略授钤辖李信等，趣使出战。及败，乃妄奏信罪。彦博

暴其非，宰相王安石曲诛信等，秦人冤之。庆州兵乱，彦博言于帝曰：“朝廷行事，务合人心，宜兼采众论，以静重为先。陛下厉精求治，而人心未安，盖更张之过也。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，但有偏而不举之敝尔。”安石知为己发，奋然排之曰：“求去民害，何为不可？若万事隳脞，乃西晋之风，何益于治？”御史张商英欲附安石，摭枢密使他事以摇彦博，坐不实贬。彦博在枢府九年，又以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，损国体敛民怨，为安石所恶，力引去。拜司空、河东节度使、判河阳，徙大名府。身虽在外，而帝眷有加。

时监司多新进少年，转运判官汪辅之辄奏彦博不事事，帝批其奏以付彦博曰：“以侍中旧德，故烦卧护北门，细务不必劳心。辅之小臣，敢尔无礼，将别有处置。”未几，罢去。初，选人有李公义者，请以铁龙爪治河，宦者黄怀信沿其制为浚川杷，天下指笑以为儿戏，安石独信之，遣都水丞范子渊行其法。子渊奏用杷之功，水悉归故道，退出民田数万顷。诏大名核实，彦博言：“河非杷可浚，虽甚愚之人，皆知无益，臣不敢雷同罔上。”疏至，帝不悦，复遣知制诰熊本等行视，如彦博言。子渊乃请覲，言本等见安石罢，意彦博复相，故傅会其说。御史蔡确亦论本奉使无状。本等皆得罪，独彦博勿问。寻加司徒。

元丰三年，拜太尉，复判河南。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议储嗣事，彦博适入朝，神宗问之，彦博以前对英宗者复于帝曰：“先帝天命所在，神器有归，实仁祖知子之明，慈圣拥佑之力，臣等何功？”帝曰：“虽云天命，亦系人谋。卿深厚不伐善，阴德如丙吉，真定策社稷臣也。”彦博曰：“如周勃、霍光，是为定策。自至和以来，中外之臣献言甚众，臣等虽尝有请，弗果行。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，盖琦功也。”帝曰：“发端为难，是时仁祖意已定，嘉祐之末，止申前诏尔。正如丙吉、霍

光，不相掩也。”遂加彦博两镇节度使，辞不拜。将行，赐宴琼林苑，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，当世荣之。

王中正经制边事，所过称受密旨募禁兵，将之而西。彦博以无诏拒之，中正亦不敢募而去。久之，请老，以太师致仕，居洛阳。元祐初，司马光荐彦博宿德元老，宜起以自辅。宣仁后将用为三省长官，而言事者以为不可，及命平章军国重事，六日一朝，一月两赴经筵，恩礼甚渥。然彦博无岁不求退，居五年，复致仕。绍圣初，章惇秉政，言者论彦博朋附司马光，诋毁先烈，降太子少保。卒，年九十二。崇宁中，预元祐党籍。后特命出籍，追复太师，谥曰忠烈。

彦博逮事四朝，任将相五十年，名闻四夷。元祐间，契丹使耶律永昌、刘霄来聘，苏轼馆客，与使入觐，望见彦博于殿门外，却立改容曰：“此潞公也邪？”问其年，曰：“何壮也！”轼曰：“使者见其容，未闻其语。其综理庶务，虽精练少年有不如；其贯穿古今，虽专门名家有不逮。”使者拱手曰：“天下异人也。”既归洛，西羌首领温溪心有名马，请于边吏，愿以馈彦博，诏许之。其为外国所敬如此。

彦博虽穷贵极富，而平居接物谦下，尊德乐善，如恐不及。其在洛也，洛人邵雍、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，宾接之如布衣交。与富弼、司马光等十三人，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，置酒赋诗相乐，序齿不序官，为堂，绘像其中，谓之“洛阳耆英会”，好事者莫不慕之。神宗导洛通汴，而主者遏绝洛水，不使入城中，洛人颇患苦之。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，语其故，惟简以闻。诏令通行如初，遂为洛城无穷之利。

彦博八子，皆历要官。第六子及甫，初以大理评事直史馆，与邢恕相善。元祐初，为吏部员外郎，以直龙图阁知同州。彦博平章军国，及甫由右司员外郎引嫌改卫尉、光禄少卿。彦博

再致仕，及甫知河阳，召为太仆卿，权工部侍郎，罢为集贤殿修撰、提举明道宫。蔡渭、邢恕持及甫私书造梁焘、刘摯之谤，逮诣诏狱，及甫有憾于元祐，从而实之，亦坐夺职。未几，复之，卒。

论曰：国家当隆盛之时，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，推其有余，足芘当世。富弼再盟契丹，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。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文彦博立朝端重，顾盼有威，远人来朝，仰望风采，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。至于公忠直亮，临事果断，皆有大臣之风，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。至和以来，建是大计，功成退居，朝野倚重。熙、丰而降，弼、彦博相继衰老，憊人无忌，善类沦胥，而宋业衰矣！《书》曰：“番番良士，膺力既愆，我尚有之。”岂不信然哉！

列传第七十三

范仲淹 子纯祐 纯礼 纯粹 范纯仁 子正平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唐宰相履冰之后。其先邠州人也，后徙家江南，遂为苏州吴县人。仲淹二岁而孤，母更适长山朱氏，从其姓，名说。少有志操，既长，知其世家，乃感泣辞母，去之应天府，依戚同文学。昼夜不息，冬月惫甚，以水沃面；食不给，至以糜粥继之，人不能堪，仲淹不苦也。举进士第，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迎其母归养。改集庆军节度推官，始还姓，更其名。

监泰州西溪盐税，迁大理寺丞，徙监楚州粮料院，母丧去官。晏殊知应天府，闻仲淹名，召寘府学。上书请择郡守，举县令，斥游惰，去冗僭，慎选举，抚将帅，凡万余言。服除，以殊荐，为秘阁校理。仲淹泛通《六经》，长于《易》，学者多从质问，为执经讲解，亡所倦。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，诸子至易衣而出，仲淹晏如也。每感激论天下事，奋不顾身，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。

天圣七年，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，天子率百官上寿。仲淹极言之，且曰：“奉亲于内，自有家人礼，顾与百官同列，南面而朝之，不可为后世法。”且上疏请太后还政，不报。寻通判河中府，徙陈州。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，市材木陕西。仲淹言：“昭应、寿宁，天戒不远。今又侈土木，破民产，非所以顺人心、合天意也。宜罢修寺观，减常岁市木之数，以蠲

除积负。”又言：“恩幸多以内降除官，非太平之政。”事虽不行，仁宗以为忠。

太后崩，召为右司谏。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，仲淹曰：“太后受遗先帝，调护陛下者十余年，宜掩其小故，以全后德。”帝为诏中外，毋辄论太后时事。初，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，参决军国事。仲淹曰：“太后，母号也，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。今一太后崩，又立一太后，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。”

岁大蝗旱，江、淮、京东滋甚。仲淹请遣使循行，未报。乃请问曰：“宫掖中半日不食，当何如？”帝恻然，乃命仲淹安抚江、淮，所至开仓振之，且禁民淫祀，奏蠲庐舒折役茶、江东丁口盐钱，且条上救敝十事。

会郭皇后废，率谏官、御史伏阁争之，不能得。明日，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，方至待漏院，有诏出知睦州。岁余，徙苏州。州大水，民田不得耕，仲淹疏五河，导太湖注之海，募人兴作，未就，寻徙明州，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，许之。拜尚书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，召还，判国子监，迁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。

时吕夷简执政，进用者多出其门。仲淹上《百官图》，指其次第曰：“如此为序迁，如此为不次，如此则公，如此则私。况进退近臣，凡超格者，不宜全委之宰相。”夷简不悦。他日，论建都之事，仲淹曰：“洛阳险固，而汴为四战之地，太平宜居汴，即有事必居洛阳。当渐广储蓄，缮宫室。”帝问夷简，夷简曰：“此仲淹迂阔之论也。”仲淹乃为四论以献，大抵讥切时政。且曰：“汉成帝信张禹，不疑舅家，故有新莽之祸。臣恐今日亦有张禹，坏陛下家法。”夷简怒诉曰：“仲淹离间陛下君臣，所引用，皆朋党也。”仲淹对益切，由是罢知饶州。

殿中侍御史韩洙希宰相旨，请书仲淹朋党，揭之朝堂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：“仲淹以一言忤宰相，遽加贬窜，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？陛下既优容之矣，臣请追改前命。”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，且尝荐己，愿从降黜。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，坐视而不言，移书责之。由是，三人者偕坐贬。明年，夷简亦罢，自是朋党之论兴矣。仲淹既去，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。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：“向贬仲淹，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。今朋党称荐如此，奈何？”再下诏戒敕。

仲淹在饶州岁余，徙润州，又徙越州。元昊反，召为天章阁待制、知永兴军，改陕西都转运使。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、招讨使，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。夷简再入相，帝谕仲淹使释前憾。仲淹顿首谢曰：“臣乡论盖国家事，于夷简无憾也。”

延州诸砦多失守，仲淹自请行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。先是，诏分边兵：总管领万人，钤辖领五千人，都监领三千人。寇至御之，则官卑者先出。仲淹曰：“将不择人，以官为先后，取败之道也。”于是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为六，各将三千人，分部教之，量贼众寡，使更出御贼。时塞门、承平诸砦既废，用种世衡策，城青涧以据贼冲，大兴营田，且听民得互市，以通有无。又以民远输劳苦，请建鄜城为军，以河中、同、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。春夏徙兵就食，可省余十之三，他所减不与。诏以为康定军。

明年正月，诏诸路入讨，仲淹曰：“正月塞外大寒，我师暴露，不如俟春深入，贼马瘦人饥，势易制也。况边备渐修，师出有纪，贼虽猖獗，固已惧其气矣。鄜、延密迤灵、夏，西羌必由之地也。第按兵不动，以观其衅，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。”

不然，情意阻绝，臣恐偃兵无期矣。若臣策不效，当举兵先取绥、宥，据要害，屯兵营田，为持久计，则茶山、横山之民，必挈族来归矣。拓疆御寇，策之上也。”帝皆用其议。仲淹又请修承平、永平等砦，稍招还流亡，定堡障，通斥候，城十二砦，于是羌汉之民，相踵归业。

久之，元昊归陷将高延德，因与仲淹约和，仲淹为书戒喻之。会任福败于好水川，元昊答书语不逊，仲淹对来使焚之。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，又不当辄焚之，宋庠请斩仲淹，帝不听。降本曹员外郎、知耀州，徙庆州，迁左司郎中，为环庆路经略安抚、缘边招讨使。初，元昊反，阴诱属羌为助，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，约为乡道，事寻露。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，至部即奏行边，以诏书犒赏诸羌，阅其人马，为立条约：“若仇已和断，辄私报之及伤人者，罚羊百、马二，已杀者斩。负债争讼，听告官为理，辄质缚平人者，罚羊五十、马一。贼马入界，追集不赴随本族，每户罚羊二，质其首领。贼大入，老幼入保本砦，官为给食；即不入砦，本家罚羊二；全族不至，质其首领。”诸羌皆受命，自是始为汉用矣。

改邠州观察使，仲淹表言：“观察使班待制下，臣守边数年，羌人颇亲爱臣，呼臣为‘龙图老子’。今退而与王兴、朱观为伍，第恐为贼轻矣。”辞不拜。庆之西北马铺砦，当后桥川口，在贼腹中。仲淹欲城之，度贼必争，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，引兵随之。诸将不知所向，行至柔远，始号令之，版筑皆具，旬日而城成，即大顺城是也。贼觉，以骑三万来战，佯北，仲淹戒勿追，已而果有伏。大顺既城，而白豹、金汤皆不敢犯，环庆自此寇益少。

明珠、灭臧劲兵数万，仲淹闻泾原欲袭讨之，上言曰：“二族道险，不可攻，前日高继嵩已丧师。平时且怀反侧，今讨

之，必与贼表里，南入原州，西扰镇戎，东侵环州，边患未艾也。若北取细腰、胡芦众泉为堡障，以断贼路，则二族安，而环州、镇戎径道通彻，可无忧矣。”其后，遂筑细腰、胡芦诸砦。

葛怀敏败于定川，贼大掠至潘原，关中震恐，民多窜山谷间。仲淹率众六千，由邠、泾援之，闻贼已出塞，乃还。始，定川事闻，帝按图谓左右曰：“若仲淹出援，吾无忧矣。”奏至，帝大喜曰：“吾固知仲淹可用也。”进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。仲淹以军出无功，辞不敢受命，诏不听。

时已命文彦博经略泾原，帝以泾原伤夷，欲对徙仲淹，遣王怀德喻之。仲淹谢曰：“泾原地重，第恐臣不足当此路。与韩琦同经略泾原，并驻泾州，琦兼秦凤、臣兼环庆。泾原有警，臣与韩琦合秦凤，环庆之兵，犄角而进；若秦凤、环庆有警，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。臣当与琦练兵选将，渐复横山，以断贼臂，不数年间，可期平定矣。愿诏庞籍兼领环庆，以成首尾之势。秦州委文彦博，庆州用滕宗谅总之。孙沔亦可办集。渭州，一武臣足矣。”帝采用其言，复置陕西路安抚、经略、招讨使，以仲淹、韩琦、庞籍分领之。仲淹与琦开府泾州，而徙彦博帅秦，宗谅帅庆，张亢帅渭。

仲淹为将，号令明白，爱抚士卒，诸羌来者，推心接之不疑，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。元昊请和，召拜枢密副使。王举正懦默不任事，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，请罢举正用仲淹，遂改参知政事。仲淹曰：“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？”固辞不拜，愿与韩琦出行边。命为陕西宣抚使，未行，复除参知政事。会王伦寇淮南，州县官有不能守者，朝廷欲按诛之。仲淹曰：“平时讳言武备，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，可乎？”守令皆得不诛。

帝方锐意太平，数问当世事，仲淹语人曰：“上用我至矣，事有先后，久安之弊，非朝夕可革也。”帝再赐手诏，又为之开天章阁，召二府条对，仲淹惶恐，退而上十事：

一曰明黜陟。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，内外须在职满三年，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，须通满五年，乃得磨勘，庶几考绩之法矣。二曰抑侥幸。罢少卿、监以上乾元节恩泽；正郎以下若监司、边任，须在职满二年，始得荫子；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。三曰精贡举。进士、诸科请罢糊名法，参考履行无阙者，以名闻。进士先策论，后诗赋，诸科取兼通经义者。赐第以上，皆取诏裁。余优等免选注官，次第人守本科选。进士之法，可以循名而责实矣。四曰择长官。委中书、枢密院先选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大藩知州；次委两制、三司、御史台、开封府官、诸路监司举知州、通判；知州通判举知县、令。限其人数，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。刺史、县令，可以得人矣。五曰均公田。外官廩给不均，何以求其为善耶？请均其入，第给之，使有以自养，然后可以责廉节，而不法者可诛废矣。六曰厚农桑。每岁预下诸路，风吏民言农田利害，堤堰渠塘，州县选官治之。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，减漕运。江南之圩田，浙西之河塘，隳废者可兴矣。七曰修武备。约府兵法，募畿辅强壮为卫士，以助正兵。三时务农，一时教战，省给贍之费。畿辅有成法，则诸道皆可举行矣。八曰推恩信。赦令有所施行，主司稽违者，重置于法；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，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。九曰重命令。法度所以示信也，行之未几，旋即厘改。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，删去烦冗，裁为制敕行下，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。十曰减徭役。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，省县邑户少者为镇，并使、州两院为一，职官白直，给以州兵，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，民无重困之忧矣。

天子方信向仲淹，悉采用之，宜著令者，皆以诏书画一颁下；独府兵法，众以为不可而止。

又建言：“周制，三公分兼六官之职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，唐以宰相分判六曹。今中书，古天官冢宰也，枢密院，古夏官司司马也。四官散于群有司，无三公兼领之重。而二府惟进擢差除，循资级，议赏罚，检用条例而已。上非三公论道之任，下无六卿佐王之职，非治法也。臣请仿前代，以三司、司农、审官、流内铨、三班院、国子监、太常、刑部、审刑、大理、群牧、殿前马步军司，各委辅臣兼判其事。凡官吏黜陟、刑法重轻、事有利害者，并从辅臣予夺；其体大者，二府会议奏裁。臣请自领兵赋之职，如其无补，请先黜降。”章得象等皆曰不可。久之，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，仲淹领刑法，然卒不果行。

初，仲淹以忤吕夷简，放逐者数年，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为朋党。及陕西用兵，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，拔用之。及夷简罢，召还，倚以为治，中外想望其功业。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，裁削幸滥，考覈官吏，日夜谋虑兴致太平。然更张无渐，规摹阔大，论者以为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，多所举劾，人心不悦。自任子之恩薄，磨勘之法密，侥幸者不便，于是谤毁稍行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。

会边陲有警，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。于是，以仲淹为河东、陕西宣抚使，赐黄金百两，悉分遗边将。麟州新罹大寇，言者多请弃之，仲淹为修故砦，招还流亡三千余户，蠲其税，罢榷酤予民。又奏免府州商税，河外遂安。比去。攻者益急，仲淹亦自请罢政事，乃以为资政殿学士、陕西四路宣抚使、知邠州。其中书所施为，亦稍稍沮罢。

以疾请邓州，进给事中。徙荆南，邓人遮使者请留，仲淹

亦愿留邓，许之。寻徙杭州，再迁户部侍郎，徙青州。会病甚，请颍州，未至而卒，年六十四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文正。初，仲淹病，帝常遣使赐药存问，既卒，嗟悼久之。又遣使就其家，既葬，帝亲书其碑曰“褒贤之碑。”

仲淹内刚外和，性至孝，以母在时方贫，其后虽贵，非宾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，仅能自充。而好施予，置义庄里中，以赡族人。泛爱乐善，士多出其门下，虽里巷之人，皆能道其名字。死之日，四方闻者，皆为叹息。为政尚忠厚，所至有恩，邠、庆二州之民与属羌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。及其卒也，羌酋数百人，哭之如父，斋三日而去。四子：纯祐、纯仁、纯礼、纯粹。

纯祐字天成，性英悟自得，尚节行。方十岁，能读诸书；为文章，籍籍有称。父仲淹守苏州，首建郡学，聘胡瑗为师。瑗立学规良密，生徒数百，多不率教，仲淹患之。纯祐尚未冠，辄白入学，齿诸生之末，尽行其规，诸生随之，遂不敢犯。自是苏学为诸郡倡。宝元中，西夏叛，仲淹连官关陕，皆将兵。纯祐与将卒错处，钩深撝隐，得其才否。由是仲淹任人无失，而屡有功。仲淹帅环庆，议城马铺砦，砦逼夏境，夏惧扼其冲，侵挠其役。纯祐率兵驰据其地，夏众大至，且战且役，数日而成，一路恃之以安。纯祐事父母孝，未尝违左右，不应科第。及仲淹以谗罢，纯祐不得已，荫守将作监主簿，又为司竹监，以非所好，即解去。从仲淹之邓，得疾昏废，卧许昌。富弼守淮西，过省之，犹能感慨道忠义，问弼之来公耶私耶，弼曰“公”。纯祐曰“公则可”。凡病十九年卒，年四十九。子正臣，守太常寺太祝。

纯礼字彝叟，以父仲淹荫，为秘书省正字，签书河南府判官，知陵台令兼永安县。永昭陵建，京西转运使配木石砖甃及

工徒于一路，独永安不受令。使者以白陵使韩琦，琦曰：“范纯礼岂不知此？将必有说。”他日，众质之，纯礼曰：“陵寝皆在邑境，岁时缮治无虚日，今乃与百县均赋，曷若置此，使之奉常时用乎。”琦是其对。还朝，用为三司盐铁判官，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。

沪南有边事，调度苛棘，纯礼一以静待之，辨其可具者，不取于民。民图像于庐，而奉之如神，名曰“范公庵”。草场火，民情疑怖，守吏惕息俟诛。纯礼曰：“草湿则生火，何足怪！”但使密偿之。库吏盗丝多罪至死，纯礼曰：“以焚然之丝而杀之，吾不忍也。”听其家趣买以赎，命释其株连者。除户部郎中、京西转运副使。

元祐初，入为吏部郎中，迁左司。又迁太常少卿、江淮荆浙发运使。以光禄卿召，迁刑部侍郎，进给事中。纯礼凡所封驳，正名分纪纲，皆国体之大者。张耒除起居舍人，病未能朝，而令先供职。纯礼批敕曰：“臣僚未有以疾谒告，不赴朝参先视事者。未能供职，岂不能见君？坏礼乱法，所不当为。”闻者皆悚动。御史中丞击执政，将遂代其位，先以讽纯礼。纯礼曰：“论人而夺之位，宁不避嫌邪？命果下，吾必还之。”宰相即徙纯礼刑部侍郎，而后出命。转吏部，改天章阁待制、枢密都承旨，去知亳州、提举明道宫。

徽宗立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。前尹以刻深为治，纯礼曰：“宽猛相济，圣人之训。今处深文之后，若益以猛，是以火济火也。方务去前之苛，犹虑未尽，岂有宽为患也。”由是一切以宽处之。中旨鞠享泽村民谋逆，纯礼审其故，此民入戏场观优，归途见匠者作桶，取而戴于首曰：“与刘先生如何？”遂为匠擒。明日入对，徽宗问何以处之，对曰：“愚人村野无所知，若以叛逆蔽罪，恐辜好生之德，以不应为杖之，足矣。”

曰：“何以戒后人？”曰：“正欲外间知陛下刑宪不滥，足以为训尔。”徽宗从之。

拜礼部尚书，擢尚书右丞。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自内批，不由三省进拟，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，乞降黜次升。纯礼徐进曰：“次升何罪？不过防柄臣各引所亲，且去不附己者尔。”徽宗曰：“然。”乃寝布议。

吕惠卿告老，徽宗问执政，执政欲许之。纯礼曰：“惠卿尝辅政，其人固不足重，然当存国体。”曾布奏：“议者多忧财用不足，此非所急也，愿陛下勿以为虑。”纯礼曰：“古者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其国。今大农告匮，帑庾枵空，而曰不足虑，非面谩邪？”因从容谏曰：“迩者朝廷命令，莫不是元丰而非元祐。以臣观之，神宗立法之意固善，吏推行之，或有失当，以致病民。宣仁听断，一时小有润色，盖大臣识见异同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。今议论之臣，有不得志，故挟此藉口。以元丰为是，则欲贤元丰之人；以元祐为非，则欲斥元祐之士，其心岂恤国事？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，不可不深察也。”

又曰：“自古天下汨乱，系于用人。祖宗于此，最得其要。太祖用吕余庆，太宗用王禹偁，真宗用张知白，皆从下列置诸要途。人君欲得英杰之心，固当不次飭拔。必待荐而后用，则守正特立之士，将终身晦迹矣。”左司谏江公望论继述事当执中道，不可拘一偏。徽宗出示其疏，纯礼赞之曰：“愿陛下以晓中外，使知圣意所向，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。乞褒迁公望，以劝来者。”

纯礼沉毅刚正，曾布惮之，激驸马都尉王诜曰：“上欲除君承旨，范右丞不可。”诜怒。会诜馆辽使，纯礼主宴，诜诬其辄斥御名，罢为端明殿学士、知颖昌府，提举崇福宫。崇宁中，启党禁，贬试少府监，分司南京。又贬静江军节度副使，

徐州安置，徙单州。五年，复左朝议大夫，提举鸿庆宫。卒，年七十六。

纯粹字德孺，以荫迁至赞善大夫、检正中书刑房，与同列有争，出知滕县，迁提举成都诸路茶场。元丰中，为陕西转运判官。时五路出师伐西夏：高遵裕出环庆，刘昌祚出泾原，李宪出熙河，种谔出鄜延，王中正出河东。遵裕怒昌祚后期，欲按诛之，昌祚忧恚病卧，其麾下皆愤焉。纯粹恐两军不协，致生他变，劝遵裕往问昌祚疾，其难遂解。神宗责诸将无功，谋欲再举。纯粹奏：“关陕事力单竭，公私大困，若复加骚动，根本可忧。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，臣宁受尽言之罪于今日，不忍默默以貽后悔。”神宗纳之，进为副使。

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，数献羨赋。神宗将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助陕西，纯粹语其僚曰：“吾部虽急，忍复取此膏血之余？”即奏：“本路得钱诚为利，自徐至边，劳费甚矣。”恳辞弗受。入为右司郎中。哲宗立，居厚败，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，尽革其苛政。时苏轼自登州召还，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，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。

复代兄纯仁知庆州。时与夏议分疆界，纯粹请弃所取夏地，曰：“争地未弃，则边隙无时可除。如河东之葭芦、吴堡，鄜延之米脂、羲合、浮图，环庆之安疆，深在夏境，于汉界地利形势，略无所益。而兰、会之地，耗蠹尤深，不可不弃。”所言皆略施行。纯粹又言：“诸路策应，旧制也。自徐禧罢策应，若夏兵大举，一路攻围，力有不胜，而邻路拱手坐观，其不拔者幸尔。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。”朝廷是之。及夏侵泾原，纯粹遣将曲珍救之，曰：“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，臣子之义，忘躯殉国，无谓邻路被寇，非我职也。”珍即日疾驰三百里，破之于曲律，捣横山，夏众遁去。元祐中，除宝文阁待制，再

任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又出知延州。

绍圣初。哲宗亲政，用事者欲开边衅，御史郭知章遂论纯粹元祐弃地事，降直龙图阁。明年，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。章惇、蔡卞经略西夏，疑纯粹不与共事，改知邓州。历河南府、滑州，旋以元祐党人夺职，知均州。徽宗立，起知信州，复故职，知太原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再临延州。改知永兴军。寻以言者落职，知金州，提举鸿庆宫。又责常州别驾，鄂州安置，锢子弟不得擅入都。会赦，复领祠。久之，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。党禁解，复徽猷阁待制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余。

纯粹沉毅有干略，才应时须，尝论卖官之滥，以为：“国法固许进纳取官，然未尝听其理选。今西北三路，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，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，并免试注官。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，不沾世恩，其富民猾商，捐钱千万，则可任三子，切为朝廷惜之。”疏上，不听。凡论事割切类此。

纯仁字尧夫，其始生之夕，母李氏梦儿堕月中，承以衣裾，得之，遂生纯仁。姿警悟，八岁，能讲所授书。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。中皇祐元年进士第，调知武进县，以远亲不赴；易长葛，又不往。仲淹曰：“汝昔日以远为言，今近矣，复何辞？”纯仁曰：“岂可重于禄食，而轻去父母邪？虽近，亦不能遂养焉。”仲淹门下多贤士，如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，纯仁皆与从游。昼夜肄业，至夜分不寝，置灯帐中，帐顶如墨色。

仲淹没，始出仕，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。兄纯祐有心疾，奉之如父，药膳居服，皆躬亲时节之。贾昌朝守北都，请参幕府，以兄辞。宋庠荐试馆职，谢曰：“辇毂之下，非兄养疾地也。”富弼责之曰：“台阁之任岂易得？何庸如是。”卒不就。襄城民不蚕织，劝使植桑，有罪而情轻者，视所植多寡除其罚，

民益赖慕，后呼为“著作林”。兄死，葬洛阳。韩琦、富弼贻书洛尹，使助其葬，既葬，尹诩不先闻。纯仁曰：“私室力足办，岂宜恩公为哉？”

签书许州观察判官、知襄邑县。县有牧地，卫士牧马，以践民稼，纯仁捕一人杖之。牧地初不隶县，主者怒曰：“天子宿卫，令敢尔邪？”白其事于上，劾治甚急。纯仁言：“养兵出于税亩，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，税安所出？”诏释之，且听牧地隶县。凡牧地隶县，自纯仁始。时旱久不雨，纯仁籍境内贾舟，谕之曰：“民将无食，尔所贩五谷，贮之佛寺，候食阙时吾为余之。”众贾从命，所蓄十数万斛。至春，诸县皆饥，独境内民不知也。

治平中，擢江东转运判官，召为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。时方议濮王典礼，宰相韩琦、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。翰林学士王珪等议，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。纯仁言：“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，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，宜如王珪等议。”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，不听。纯仁还所授告敕，家居待罪。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，夫人为后。纯仁复言：“陛下以长君临御，奈何使命出房闈，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，非人主自安计。”寻诏罢追尊，起纯仁就职。纯仁请出不已，遂通判安州，改知蕲州。历京西提点刑狱、京西陕西转运副使。

召还，神宗问陕西城郭、甲兵、粮储如何，对曰：“城郭粗全，甲兵粗修，粮储粗备。”神宗愕然曰：“卿之才朕所倚信，何为皆言粗？”对曰：“粗者未精之辞，如是足矣。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，若边臣观望，将为他日意外之患。”拜兵部员外郎，兼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奏言：“王安石变祖宗法度，掊克财利，民心不宁。《书》曰：‘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’愿陛下图不见之怨。”神宗曰：“何谓不见之怨？”对曰：

“杜牧所谓‘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’是也。”神宗嘉纳之，曰：“卿善论事，宜为朕条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。”乃作《尚书解》以进，曰：“其言，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事也。治天下无以易此，愿深究而力行之。”加直集贤院、同修起居注。

神宗切于求治，多延见疏逖小臣，咨访阙失。纯仁言：“小人之言，听之若可采，行之必有累。盖知小忘大，贪近昧远，愿加深察。”富弼在相位，称疾家居。纯仁言：“弼受三朝眷倚，当自任天下之重，而恤己深于恤物，忧疾过于忧邦，致主处身，二者胥失。弼与先臣素厚，臣在谏省，不录私谒以致忠告，愿示以此章，使之自省。”又论吕诲不当罢御史中丞，李师中不可守边。

及薛向任发运使，行均输法于六路。纯仁言：“臣尝亲奉德音，欲修先王补助之政。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，而使小人为之，掊克生灵，敛怨基祸。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，启迪上心，欲求近功，忘其旧学。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孟轲，鄙老成为因循，弃公论为流俗，异己者为不肖，合意者为贤人。刘琦、钱顗等一言，便蒙降黜。在廷之臣，方大半趋附。陛下又从而驱之，其将何所不至。道远者理当驯致，事大者不可速成，人材不可急求，积敝不可顿革。倘欲事功亟就，必为儉佞所乘，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，答中外之望。”不听。遂求罢谏职，改判国子监，去意愈确。执政使谕之曰：“毋轻去，已议除知制诰矣。”纯仁曰：“此言何为至于我哉，言不用，万钟非所顾也。”

其所上章疏，语多激切。神宗悉不付外，纯仁尽录申中书，安石大怒，乞加重贬。神宗曰：“彼无罪，姑与一善地。”命知河中府，徙成都路转运使。以新法不便，戒州县未得遽行。

安石怒纯仁沮格，因谗者遣使欲捃摭私事，不能得。使者以他事鞭伤传言者，属官喜谓纯仁曰：“此一事足以塞其谤，请闻于朝。”纯仁既不奏使者之过，亦不折言者之非。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，左迁知和州，徙邢州。未至，加直龙图阁、知庆州。

过阙入对，神宗曰：“卿父在庆著威名，今可谓世职。卿随父既久，兵法必精，边事必熟。”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，即对曰：“臣儒家，未尝学兵，先臣守边时，臣尚幼，不复记忆，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。陛下使臣缮治城垒，爱养百姓，不敢辞；若开拓侵攘，愿别谋帅臣。”神宗曰：“卿之才何所不能，顾不肯为朕悉心尔。”遂行。

秦中方饥，擅发常平粟振贷。僚属请奏而须报，纯仁曰：“报至无及矣，吾当独任其责。”或谤其所全活不实，诏遣使按视。会秋大稔，民欢曰：“公实活我，忍累公邪？”昼夜争输还之。使者至，已无所负。邠、宁间有丛冢，使者曰：“全活不实之罪，于此得矣。”发冢籍骸上之。诏本路监司穷治，乃前帅楚建中所封也。朝廷治建中罪，纯仁上疏言：“建中守法，申请间不免有殍死者，已坐罪罢去。今缘按臣而及建中，是一罪再刑也。”建中犹赎铜三十斤。环州种古执熟羌为盗，流南方，过庆呼冤，纯仁以属吏，非盗也。古避罪谰讼，诏御史治于宁州。纯仁就逮，民万数遮马涕泗，不得行，至有自投于河者。狱成，古以诬告谪。亦加纯仁以他过，黜知信阳军。

移齐州。齐俗凶悍，人轻为盗劫。或谓：“此严治之犹不能戢，公一以宽，恐不胜其治矣。”纯仁曰：“宽出于性，若强以猛，则不能持久；猛而不久，以治凶民，取玩之道也。”有西司理院，系囚常满，皆屠贩盗窃而督偿者。纯仁曰：“此何不保外使输纳邪？”通判曰：“此释之，复紊，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毙于狱中，是与民除害尔。”纯仁曰：“法不至死，以

情杀之，岂理也邪？”尽呼至庭下，训使自新，即释去。期岁，盗减比年大半。

丐罢，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。时耆贤多在洛，纯仁及司马光，皆好客而家贫，相约为真率会，脱粟一饭，酒数行，洛中以为胜事。复知河中，诸路阅保甲妨农，论救甚力。录事参军宋儋年暴死，纯仁使子弟视丧，小殓，口鼻血出。纯仁疑其非命，按得其妾与小吏奸，因会，寘毒鳖肉中。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，曰：“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？”再讯之，则儋年素不食鳖，其曰毒鳖肉者，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，以逃死尔。实儋年醉归，毒于酒而杀之。遂正其罪。

哲宗立，复直龙图阁、知庆州。召为右谏议大夫，以亲嫌辞，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，除给事中。时宣仁后垂帘，司马光为政，将尽改熙宁、元丰法度。纯仁谓光：“去其太甚者可也。差役一事，尤当熟讲而缓行，不然，滋为民病。愿公虚心以延众论，不必谋自己出；谋自己出，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。役议或难回，则可先行之一路，以观其究竟。”光不从，持之益竖。纯仁曰：“是使人不得言尔。若欲媚公以为容悦，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。”又云：“熙宁按问自首之法，既已行之，有司立文太深，四方死者视旧数倍，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。”纯仁素与光同志，及临事规正，类如此。初，种古因诬纯仁停任。至是，纯仁荐为永兴军路钤辖，又荐知隰州。每自咎曰：“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，纯仁不肖，为其子孙所讼，宁论曲直哉。”

元祐初，进吏部尚书，数日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初，纯仁与议西夏，请罢兵弃地，使归所掠汉人，执政持之未决。至是，乃申前议，又请归一汉人予十缣。事皆施行。边俘鬼章以献，纯仁请诛之塞上，以谢边人，不听。议者欲致其子，收河南故

地，故赦不杀。后又欲官之，纯仁复固争，然鬼章子卒不至。

三年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纯仁在位，务以博大开上意，忠笃革士风。章惇得罪去，朝廷以其父老，欲畀便郡，既而中止。纯仁请置往咎而念其私情。邓綰帅淮东，言者斥之不已。纯仁言：“臣尝为綰诬奏坐黜，今日所陈为綰也，左降不宜录人之过太深。”宣仁后嘉纳。因下诏：“前日希合附会之人，一无所问。”

学士苏轼以发策问为言者所攻，韩维无名罢门下侍郎补外。纯仁奏轼无罪，维尽心国家，不可因谮黜官。及王觐言事忤旨，纯仁虑朋党将炽，与文彦博、吕公著辨于帘前，未解。纯仁曰：“朝臣本无党，但善恶邪正，各以类分。彦博、公著皆累朝旧人，岂容雷同罔上。昔先臣与韩琦、富弼同庆历柄任，各举所知。常时飞语指为朋党，三人相继补外。造谤者公相庆曰：‘一纲打尽。’此事未远，愿陛下戒之。”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，并录欧阳修《朋党论》以进。

知汉阳军吴处厚傅致蔡确安州《车盖亭诗》，以为谤宣仁后，上之。谏官欲寘于典宪，执政右其说，唯纯仁与左丞王存以为不可。争之未定，闻太师文彦博欲贬于岭峤，纯仁谓左相吕大防曰：“此路自乾兴以来，荆棘近七十年，吾辈开之，恐自不免。”大防遂不敢言。及确新州命下，纯仁于宣仁后帘前言：“圣朝宜务宽厚，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，诛窜大臣。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，此事甚不可开端也。且以重刑除恶，如以猛药治病，其过也，不能无损焉。”又与王存谏于哲宗，退而上疏，其略云：“盖如父母之有逆子，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，父子至亲，主于恕而已。若处之必死之地，则恐伤恩。”确卒贬新州。

大防奏确党人甚盛，不可不问。纯仁面谏朋党难辨，恐误

及善人。遂上疏曰：“朋党之起，盖因趣向异同，同我者谓之正人，异我者疑为邪党。既恶其异我，则逆耳之言难至；既喜其同我，则迎合之佞日亲。以至真伪莫知，贤愚倒置，国家之患，率由此也。至如王安石，正因喜同恶异，遂至黑白不分，至今风俗，犹以观望为能，后来柄臣，固合永为商鉴。今蔡确不必推治党人，旁及枝叶。臣闻孔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则是举用正直，而可以化枉邪为善人，不仁者自当屏迹矣。何烦分辨党人，或恐有伤仁化。”司谏吴安诗、正言刘安世交章击纯仁党确，纯仁亦力求罢。

明年，以观文殿学士知颖昌府。逾年，加大学士、知太原府。其境土狭民众，惜地不葬。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，别男女异穴，葬者三千余。又推之一路，葬以万数计。夏人犯境，朝廷欲罪将吏。纯仁自引咎求贬。秋，有诏贬官一等，徙河南府，再徙颖昌。

召还，复拜右仆射。因入谢，宣仁后帘中谕曰：“或谓卿必先引用王觜、彭汝砺，卿宜与吕大防一心。”对曰：“此二人实有士望，臣终不敢保位蔽贤，望陛下加察。”纯仁将再入也，杨畏不悦，尝有言，纯仁不知。至是，大防约畏为助，欲引为谏议大夫。纯仁曰：“谏官当用正人，畏不可用。”大防曰：“岂以畏尝言公邪？”纯仁始知之。后畏叛大防，凡有以害大防者，无所不至。宣仁后寝疾，召纯仁曰：“卿父仲淹，可谓忠臣。在明肃皇后垂帘时，唯劝明肃尽母道；明肃上宾，唯劝仁宗尽子道。卿当似之。”纯仁泣曰：“敢不尽忠。”

宣仁后崩，哲宗亲政，纯仁乞避位。哲宗语吕大防曰：“纯仁有时望，不宜去，可为朕留之。”且趣入见，问：“先朝行青苗法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先帝爱民之意本深，但王安石立法过甚，激以赏罚，故官吏急切，以致害民。”退而上疏，其要

以为“青苗非所当行，行之终不免扰民也”。

是时，用二三大臣，皆从中出，侍从、台谏官，亦多不由进拟。纯仁言：“陛下初亲政，四方拭目以观，天下治乱，实本于此。舜举皋陶，汤举伊尹，不仁者远。纵未能如古人，亦须极天下之选。”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帘时事，纯仁奏曰：“太皇保佑圣躬，功烈诚心，幽明共监，议者不恤国事，一何薄哉。”遂以仁宗禁言明肃垂帘事诏书上之。曰：“望陛下稽仿而行，以戒薄俗。”

苏辙论殿试策问，引汉昭变武帝法度事。哲宗震怒曰：“安得以汉武比先帝？”辙下殿待罪，众不敢仰视。纯仁从容言：“武帝雄才大略，史无贬辞。辙以比先帝，非谤也。陛下亲事之始，进退大臣，不当如诃叱奴仆。”右丞邓润甫越次曰：“先帝法度，为司马光、苏辙坏尽。”纯仁曰：“不然，法本无弊，弊则当改。”哲宗曰：“人谓秦皇、汉武。”纯仁曰：“辙所论，事与时也，非人也。”哲宗为之少霁。辙平日与纯仁多异，至是乃服谢纯仁曰：“公佛地位中人也。”辙竟落职知汝州。

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告词，讪谤先帝，黜知英州。纯仁上疏曰：“熙宁法度，皆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，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。至垂帘之际，始用言者，特行贬窜，今已八年矣。言者多当时御史，何故畏避不即纳忠，今乃有是奏，岂非观望邪？”御史来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钤辖日不法事，及苏辙所谪太近。纯仁言：“之邵为成都监司，士敦有犯，自当按发。辙与政累年，之邵已作御史，亦无纠正，今乃继有二奏，其情可知。”

纯仁凡荐引人材，必以天下公议，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。或曰：“为宰相，岂可不牢笼天下士，使知出于门下？”纯仁曰：“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，何必知出于我邪？”哲宗既召章

惇为相，纯仁坚请去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颖昌府。入辞，哲宗曰：“卿不肯为朕留，虽在外，于时政有见，宜悉以闻，毋事形迹。”徙河南府，又徙陈州。初，哲宗尝言：“贬谪之人，殆似永废。”纯仁前贺曰：“陛下念及此，尧、舜用心也。”

既而吕大防等窜岭表，会明堂肆赦，章惇先期言：“此数十人，当终身勿徙。”纯仁闻而忧愤，欲斋戒上疏申理之。所亲劝以勿为触怒，万一远斥，非高年所宜。纯仁曰：“事至于此，无一人敢言，若上心遂回，所系大矣。不然，死亦何憾。”乃疏曰：“大防等年老疾病，不习水土，炎荒非久处之地，又忧虞不测，何以自存。臣曾与大防等共事，多被排斥，陛下之所亲见。臣之激切，止是仰报圣德。向来章惇、吕惠卿虽为贬谪，不出里居。臣向曾有言，深蒙陛下开纳，陛下以一蔡确之故，常轸圣念。今赴彦若已死贬所，将不止一蔡确矣。愿陛下断自渊衷，将大防等引赦原放。”疏奏，忤惇意，诋为同罪，落职知随州。

明年，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永州安置。时疾失明，闻命怡然就道。或谓近名，纯仁曰：“七十之年，两目俱丧，万里之行，岂其欲哉？但区区之爱君，有怀不尽，若避好名之嫌，则无为善之路矣。”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，闻诸子怨章惇，纯仁必怒止之。江行赴贬所，舟覆，扶纯仁出，衣尽湿。顾诸子曰：“此岂章惇为之哉？”既至永，韩维责均州，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，得免行。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役法不同为请，纯仁曰：“吾用君实荐，以至宰相。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，汝辈以为今日之言，则不可也。有愧心而生者，不若无愧心而死。”其子乃止。

居三年，徽宗即位，钦圣显肃后同听政，即日授纯仁光禄

卿，分司南京，邓州居住。遣中使至永赐茶药，谕曰：“皇帝在藩邸，太皇太后在宫中，知公先朝言事忠直，今虚相位以待，不知目疾如何，用何人医之。”纯仁顿首谢。道除右正议大夫、提举崇福宫。不数月，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一宫使诏之。有曰：“岂唯尊德尚齿，昭示宠优；庶几鲠论嘉谋，日闻忠告。”纯仁以疾，捧诏而泣曰：“上果用我矣，死有余责。”徽宗又遣中使赐茶药，促入觐，仍宣渴见之意。

纯仁乞归许养疾，徽宗不得已许之。每见辅臣问安否，乃曰：“范纯仁，得一识面足矣。”遂遣上医视疾。疾小愈，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医。诏赐医章服，令以冠帔与族侄。疾革，以宣仁后诬谤未明为恨。呼诸子口占遗表，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。其略云：“盖尝先天下而忧，期不负圣人之学，此先臣所以教子，而微臣资以事君。”又云：“惟宣仁之诬谤未明，致保佑之忧勤不显。”又云：“未解疆场之严，几空帑藏之积。有城必守，得地难耕。”凡八事。建中靖国改元之旦，受家人贺。明日，熟寐而卒。年七十五。诏赙白金三十两，敕许、洛官给其葬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宣，御书碑额曰：“世济忠直之碑”。

纯仁性夷易宽简，不以声色加人，谊之所在，则挺然不少屈。自为布衣至宰相，廉俭如一，所得奉赐，皆以广义庄；前后任子恩，多先疏族。没之日，幼子、五孙犹未官。尝曰：“吾平生所学，得之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不尽。以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亲睦宗族，未尝须臾离此也。”每戒子弟曰：“人虽至愚，责人则明；虽有聪明，恕己则昏。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。”又戒曰：“《六经》，圣人之事也。知一字则行一字。要须‘造次颠沛必于是’，则所谓‘有为者亦若是’尔。岂不在人邪？”弟纯粹在关陕，纯

仁虑其于西夏有立功意。与之书曰：“大辂与柴车争逐，明珠与瓦砾相触，君子与小人斗力，中国与外邦校胜负，非唯不可胜，兼亦不足胜，不唯不足胜，虽胜亦非也。”亲族有请教者，纯仁曰：“惟俭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”其人书于坐隅。有文集五十卷，行于世。子正平、正思。

正平字子夷，学行甚高，虽庸言必援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父纯仁卒，诏特增遗泽，官其子孙，正平推与幼弟。绍圣中，为开封尉，有向氏于其坟造慈云寺。户部尚书蔡京以向氏后戚，规欲自结，奏拓四邻田庐。民有诉者，正平按视，以为所拓皆民业，不可夺；民又挝鼓上诉，京坐罚金二十斤，用是蓄恨正平。

及当国，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。又谓李之仪所述《纯仁行状》，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位之意，遂以正平逮之仪、克明同诣御史府。正平将行，其弟正思曰：“议《行状》时，兄方营窀穸之事，参预笔削者，正思也，兄何为哉？”正平曰：“时相意属我，且我居长，我不往，兄弟俱将不免，不若身任之。”遂就狱，捶楚甚苦，皆欲诬服。独克明曰：“旧制，凡传圣语，受本于御前，请宝印出，注籍于内东门。”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，又验内东门籍皆同。其遗表八事，诸子以朝廷大事，防后患，不敢上之，缴申颖昌府印寄军资库。自颖昌取至，亦实。狱遂解。正平羁管象州，之仪羁管太平州。正平家属死者十余人。

会赦，得归颖昌。唐君益为守，表其所居为忠直坊，取所赐“世济忠直”碑额也。正平告之曰：“此朝廷所赐，施于金石，揭于墓隧，假宠于范氏子孙则可；若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，以耸动庸俗，不可也。”君益曰：“此有司之事，君家何预焉？”正平曰：“先祖先君功名，人所知也。十室之邑，

必有忠信，异时不独吾家诒笑，君亦受其责矣。”竟撤去之。正平退闲久，益工诗，尤长五言，著《荀里退居编》，以寿终。

论曰：自古一代帝王之兴，必有一代名世之臣。宋有仲淹诸贤，无愧乎此。仲淹初在制中，遗宰相书，极论天下事，他日为政，尽行其言。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，生平事业备见于是。豪杰自知之审，类如是乎！考其当朝，虽不能久，然先忧后乐之志，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，足任斯责，使究其所欲为，岂让古人哉！”纯仁位过其父，而几有父风。元祐建议攻熙、丰太急，纯仁救蔡确一事，所谓谋国甚远，当世若从其言，元祐党锢之祸，不至若是烈也。仲淹谓诸子，纯仁得其忠，纯礼得其静，纯粹得其略。知子孰与父哉！

列传第七十四

韩亿 子综 韩绛 子宗师 韩维 韩缜 子宗武

韩亿，字宗魏，其先真定灵寿人，徙开封之雍丘。举进士，为大理评事、知永城县，有治声。他邑讼不决者，郡守皇甫选辄属亿治之。通判陈州，会河决，治堤费万计，亿不赋民而营筑之。真宗尝欲召试，而与王旦有亲嫌，特召见，改一官知洋州。州豪李甲，兄死迫嫂使嫁，因诬其子为他姓，以专其赀。嫂诉于官，甲辄赂吏掠服之，积十余年，诉不已。亿视旧牒未尝引乳医为证，召甲出乳医示之，甲亡以为辞，冤遂辨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知相州。河北旱，转运使不以实闻，亿独言岁饥，愿贷民租。有诬其子纲请求受金者，亿请自置狱按之，事虽辨，犹降通判大名府。寻为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，安抚淮、浙，除开封府判官，出为河北转运使。

仁宗初，进直史馆、知青州，以司封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判大理寺丞。吴植知临江军，使人纳金于宰相王钦若，因牙吏至京师，审之，语颇泄，钦若知不可掩，执吏以闻。诏付台治，而植自言未尝纳金，反诬吏误以问所亲语达钦若。亿穷治之，盖植以病惧废，金未达而事已露也。植乃除名。并按钦若，诏释不问。三司更茶法，岁课不登，亿承诏劾之，由丞相而下皆坐失当之罚，其不挠如此。自薛奎后，亿独掌台务者逾年。

除龙图阁待制，奉使契丹。时副使者，章献外姻也，妄传

皇太后旨于契丹，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，亿初不知也。契丹主问亿曰：“皇太后即有旨，大使何独不言？”亿对曰：“本朝每遣使，皇太后必以此戒之，非欲达于北朝也。”契丹主大喜，曰：“此两朝生灵之福也。”人谓副使既失辞，而亿更以为恩意，甚推美之。

知亳州，召知审刑院，再迁兵部郎中、同判吏部流内铨，以右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故事，益州岁出官粟六万石，辰糶贫民。是岁大旱，亿倍数出粟，先期予民，民坐是不饥。又疏九升江口，下溉民田数千顷。维、茂州地接羌夷，蕃部岁至永康官场鬻马，亿虑其觐两川，奏徙场黎州境上。拜御史中丞，请如唐制，置御史里行。

景祐二年，以尚书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。时承平久，武备不戒，乃请二府各列上才任将帅者数十人，稍试用之。又言武臣宜知兵，而书禁不传，请纂其要授之。于是帝亲集《神武秘略》，以赐边臣。

唃廝囉与赵元昊相攻，来献捷。朝廷议加唃廝囉节制。亿曰：“彼皆蕃臣也，今不能谕令解仇，乃因而加赏，非所以绥御四方也。”议遂寝。元昊岁遣人至京师，出入民间无他禁，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，官主贸易，外虽若烦扰，实羁防之。

知开封府范仲淹献《百官图》，指宰相吕夷简差除不平，而阴荐亿可用。仲淹既贬，帝以谕亿。亿曰：“仲淹举臣以公，臣之愚陛下所知；举臣以私，则臣委质以来，未尝交托于人。”遂除户部、参知政事。会忻州地大震，谏官韩琦言宰相王随、陈尧佐非辅弼才，又言亿子综为群牧判官，不当自请以兄纲代之。遂与宰相皆罢，知应天府，寻加资政殿学士、知成德军。改澶州，复知亳州，官至尚书左丞，以太子少傅致仕。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忠宪。

亿性方重，治家严饬，虽燕居，未尝有情容。见亲旧之孤贫者，常给其昏葬。每见天下诸路有奏摺拾官吏小过者，辄颜色不怿，曰：“天下太平，圣主之心，虽昆虫草木，皆欲使之得所。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，次亦望为侍从、职司一千石，其下亦望京朝、幕职，奈何辄之于盛世？”八子：纲、综、绛、绎、维、缙、纬、緌。

纲，尚书水部员外郎。庆历中，知光化军，性苛急，不能抚循士卒。会盗张海剽劫至境上，纲帅禁兵乘城，给饼饵多不时，民具酒食犒军，辄收其羊豕，市钱制兵器，士皆愤怒。又尝命军校作阵图，不成，将斩之，众益骇。一日，土方食，军校邵兴叱众起勿食。纲怒，执数人系狱。兴惧，帅众劫库兵为乱，欲杀纲。纲携妻子缒城，由汉江而下。兴等遂纵火掠城中，引众趋蜀道，为官兵所败，遂斩之，余党悉诛。纲坐弃城除名，编管英州。

综字仲文。荫补将作监主簿，迁大理评事。举进士中第，通判邓州、天雄军。会河溢金堤，民依丘冢者数百家。综令曰：“能济一人，予千钱。”民争操舟筏以救，已而丘冢多溃。吕夷简自北京入相，荐为集贤校理、同知太常院。历开封府推官，数月，迁三司户部判官、同修起居注。

使契丹，契丹主问其家世，综言亿在先朝尝持礼来，契丹主喜曰：“与中国通好久，父子俱使我，宜酌我酒。”综率同使者五人起为寿，契丹主亦离席酬之，欢甚。既还，陈执中以为生事，出知滑州，徙许州。

殿前指挥使许怀德从妹亡，有别产在阳翟，以无子，籍于官，怀德欲私有之，讼未决。因杨仪为书属综，书至而转运使已徙狱他州矣。综坐得书不以闻，夺集贤校理，知袁州。未几，复为江东转运使。还，再修起居注，累迁刑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

卒。

综尝为契丹馆伴使，使者欲为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。综曰：“自古未有建国而无号者。”使惭，遂不复言。其后朝廷择馆伴契丹使者，帝曰：“孰有如韩综者乎？”子宗道，为户部侍郎、宝文阁待制。

纲子宗彦，字钦圣。荫补将作监主簿。举进士甲科，累迁太常博士。以大臣荐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。历提点京西、京东刑狱。应天府失入平民死罪，狱成未决，通判孙世宁辨正之。狱吏当坐法，而尹刘沆纵弗治；宗彦往按举，沆复沮止之。宗彦疏沆于朝，抵吏罪。仁宗春秋高，未有嗣。宗彦上书曰：“汉章帝诏诸怀妊者赐胎养谷，人三斗，复其夫勿算一岁，著为令。臣考寻世次，帝八子，长则和帝，而质、安以下诸帝皆其系胄，请修胎养之令。”且曰：“人君务蕃毓其民，则天亦昌衍其子孙矣。”以尚书兵部员外郎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卒。

综子宗道，历官至户部侍郎、宝文阁待制。

韩绛，字子华。举进士甲科，通判陈州。直集贤院，为开封府推官。有男子冷青，妄称其母顷在掖庭得幸，有娠而出生己，府以为狂，奏流汝州。绛言，留之在外将惑众。追责穷治，盖其母尝执役宫禁，嫁民冷绪，生一女，乃生青，遂论弃市。

历户部判官。江南饥，为体量安抚使，行便民事数十条；宣州守廖询贪暴不法，下吏真诸理，民大悦。使还，同修起居注，擢右正言。仁宗谓绛曰：“用卿出自朕，卿凡论事，不宜过激，当存朝廷大体，要令可行，毋使朕为不听谏者。”

入内都都知王守忠兼判内侍省，绛言：“判名太重，且国朝以来，未有兼判两省者。”诏自今勿复除。道士赵清贖出入宰相庞籍家，以赂败，开封杖流之，道死。绛言籍讽府杀之，籍与尹俱谪去。未几复进，绛力争不得，遂解言职。明年，知

制造，乞守河阳，召判流内铨。河决商胡，用李仲昌议，开六塔河而患滋甚，命绛安抚河北。时宰主仲昌，人莫敢异。绛劾其蠹国害民，罪不可贷，仲昌遂窜岭表。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瀛州。欧阳修率同列言：“绛宜在朝廷，瀛非所处也。”留知谏院，纠察在京刑狱。为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。

帝祷茅山求嗣，绛草祝辞，因劝帝汰出宫人，及限内臣养子，以重绝人之世，皆从之。掖庭刘氏通请谒为奸，绛以告帝。帝曰：“非卿言，朕无由知。”不数日，出刘氏及他不谨者。真定守吕溱犯法，从官通章请赏之，绛曰：“法行当自贵者始，更相请援，则公道废矣。”并劾诸请者，溱遂绌。富弼用张茂实掌禁兵，绛言：“人谓茂实为先帝子，岂宜用典宿卫？”不报，阖门待罪，自言不敢复称御史中丞。诏召之，及出，不秉笏穿朝堂，谏官论之，罢知蔡州。

数月，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庆州。熟羌据堡为乱，即日讨平之。加端明殿学士、知成都府。张咏镇蜀日，春菜米，秋菜盐，官给券以惠贫弱，历岁久，权归豪右；中人奉使至蜀，使酒吏主贸易，因附益以取悦，绛悉奏罢之。召知开封府，为三司使。请以川、陕职田谷输常平仓，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。帝叹曰：“众方姑息，卿独不能徇时邪！”即行之。内诸司吏数千恩泽，绛辄执不可。为帝言：“身犯众怒，惧有飞语。”帝曰：“朕在藩邸日，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。卿所守固善，何惮于谗？”

神宗立，韩琦荐绛有公辅器，拜枢密副使。始请建审官西院，掌武臣升朝者，以息吏奸。神宗尝问天下遗利，绛请尽地力。因言差役之弊，愿更定其法，役议自此始矣。代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，王安石每奏事，必曰：“臣见安石所陈非一，皆至当可用，陛下宜省察。”安石恃以为助。熙宁三年，参知

政事。夏人犯塞，绛请行边，安石亦请往。绛曰：“朝廷方赖安石，臣宜行。”乃以为陕西宣抚使。既，又兼河东，凡事不可待报者，听便宜施行，授以空名告敕，得自除吏。十二月，即军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，开幕府于延安。绛素不习兵事，注措乖方，选蕃兵为七军，用知青涧城种谔策，欲取横山，令诸将听命于谔，厚赏犒蕃兵，众皆怨望；又夺骑兵马以与之，有抱马首以泣者。既城啰兀，又冒雪筑抚宁堡，调发骚然。已而二城陷，趣诸道兵出援，庆卒遂作乱。议者罪绛，罢知邓州。明年，以观文殿学士徙许州，进大学士，徙大名府。七年，复代王安石相。既颛处中书，事多稽留不决，且数与吕惠卿争论，乃密请帝再用安石。安石至，颇与绛异。有刘佐者，坐法免，安石欲拔拭用佐，绛不可。议帝前未决，即再拜求去。帝惊曰：“此小事，何必尔？”对曰：“小事尚不伸，况大事乎！”帝为逐佐。未几，绛亦出知许州。

元丰元年，拜建雄军节度使、知定州。入为西太一宫使。六年，知河南府。夏，大雨，伊、洛间民被溺者十五六。绛发廩振恤，环城筑堤，数月，水复至，民赖以免。哲宗立，更镇江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康国公，为北京留守。河决小吴，都水议傍魏城凿渠东趋金堤，役甚棘。绛言：“功必不成，徒耗费国力，而使魏人流徙，非计也。”三奏，讫罢之。元祐二年，请老，以司空、检校太尉致仕。明年，卒，年七十七。赠太傅，谥曰献肃。

绛临事果敢，不为后虑。好延接士大夫，数荐司马光可用，终以党王安石复得政，是以清议少之。

子宗师，字传道，以父任历州县职。既登第，王安石荐为度支判官、提举河北常平。累官至集贤殿修撰、知河中府，卒。初，宗师在神宗朝，数赐对，常弗忍去亲侧，屡辞官不拜，世

以孝与之。

韩维，字持国。以进士奏名礼部，方亿辅政，不肯试大廷，受荫入官。父没后，闭门不仕。宰相荐其好古嗜学，安于静退，召试学士院，辞不就。富弼辟河东幕府，史馆修撰欧阳修荐为检讨、知太常礼院。礼官议祫享东向位，维请虚室以待太祖。温成后立庙用乐，维以为不如礼，请一切裁去。议陈执中谥，以为张贵妃治丧皇仪殿、追册位号，皆执中所建，宜曰荣灵。诏谥曰恭，维曰：“责难于君谓之恭，执中何以得此？”议讫不行，乞罢礼院。以秘阁校理通判泾州。

神宗封淮阳郡王、颍王，维皆为记室参军。王每事咨访，维悉心以对，至拜起进趋之容，皆陈其节。尝与论天下事，语及功名。维曰：“圣人功名，因事始见，不可有功名心。”王拱手称善。闻维引疾请郡，上章留之。时禁中遣使泛至诸臣家，为王择妃。维上疏曰：“王孝友聪明，动履法度，方向经学，以观成德。今卜族授室，宜历选勋望之家，谨择淑媛，考古纳采、问名之义，以礼成之，不宜苟取华色而已。”

左、右史阙，英宗访除授例，执政曰：“用馆阁久次及进士高第者。”帝曰：“第择人，不必专取高科。”执政以维对，遂同修起居注、侍迓英讲。帝初免丧，简默不言。维上疏曰：“迓英阁者，陛下燕闲之所也。侍于侧者，皆献纳论思之臣。陈于前者，非经则史。可以博咨访之义，穷仁义之道，究成败之原。今礼制终毕，臣下倾耳以听玉音，陛下之言，此其时也。臣请执笔以俟。”进知制诰、知通进银台司。

御史吕诲等以濮议得罪，维谏曰：“诲等审议守职，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尔。请追还前诏，令百官详议，以尽人情；复诲等职任，以全政体。”既而责命不由门下，维又言：“罢黜御史，事关政体，而不使有司与闻，纪纲之失，无甚

于此。乞解银台司。”不从，遂阖门待罪。有诏举台官二人，维言：“吕诲、范纯仁有已试之效，愿复其职。”翰林学士范镇作批答不合旨，出补郡。维言：“镇所失只在文字，当涵容之。前黜钱公辅，中外以为太重，连退二近臣，而众莫知其所谓，自此谁敢尽忠者？”

颍王为皇太子，兼右庶子。神宗即位，维进言：“百执事各有职位，当责任，若代之行事，最为失体。天下大事不可猝为，人君设施，自有先后。”因释滕文公问孟子居丧之礼，推后世礼文之变，以伸规讽，帝皆嘉纳。除龙图阁直学士。

御史中丞王陶弹宰相韩琦为跋扈，罢为翰林学士。维言：“中丞之言是，宰相安得无罪？若其非是，安得止罢台职？今为学士，是迁也。”参知政事吴奎论陶事，出知青州。维言进退大臣，不当如是。诏迁奎官。维又言：“执政罢免，则为降黜；今复迁官，则为褒进。二者理难并行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学士何以异？”章上，奎还就职。维援前言求去，知汝州。数月，召兼侍讲、判太常寺。

初，僖祖主已迁，及英宗祔庙，中书以为僖祖与稷、契等，不应毁其庙。维言：“太祖戡定大乱，子孙遵业，为宋太祖，无可议者。僖祖虽为高祖，然仰迹功业，非有所因，若以所事稷、契事之，惧有未安，宜如故便。”王安石方主初议，持不行。熙宁二年，迁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明年，为御史中丞，以兄绛在枢府，力辞之。安石亦恶其言保甲事，复使为开封。始分置八厢决轻刑，轂下清肃。时吴充为三司使，帝曰：“维、充以文学进，及任烦剧，而皆称职，可谓得人矣。”兼侍读学士，充群牧使。考试制举人，孔文仲对策入等，以切直罢归。维言：“陛下毋谓文仲为一贱士，黜之何损。臣恐贤俊解体，忠良结舌，阿谀苟合者将窥隙而进，为祸不细。”安石益恶之。

枢密使文彦博求去，帝曰：“密院事剧，当除韩维佐卿。”明日，维奏事殿中，以言不用，请郡。帝曰：“卿东宫旧人，当留以辅政。”对曰：“使臣言得行，贤于富贵；若缘攀附旧恩以进，非臣之愿也。”遂出知襄州，改许州。

七年二月，召为学士承旨。入对，帝曰：“天久不雨，朕日夜焦劳，奈何？”维曰：“陛下忧闵旱灾，损膳避殿，此乃举行故事，恐不足以应天变。当痛自责己，广求直言。”退，又上疏曰：“近畿内诸县，督索青苗钱甚急，往往鞭挞取足，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，旱灾之际，重罹此苦。若夫动甲兵，危士民，匮财用于荒夷之地，朝廷处之不疑，行之甚锐；至于蠲除租税，宽裕逋负，以救愁苦之民，则迟迟而不肯发。望陛下奋自英断行之，过于养人，犹愈过于杀人也。”上感悟，即命维草诏求直言。其略曰：“意者听纳不得于理与？狱讼非其情与？赋敛失其节与？忠言谏论郁于上闻，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？”诏出，人情大悦。有旨体量市易、免行利病，权罢力田、保甲，是日乃雨。

王安石罢，会绛入相，加端明殿学士、知河阳，复知许州。帝幸旧邸，进资政殿学士。曾巩当制，称其纯明亮直，帝令改命词。维知帝意，请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帝崩，赴临阙庭。宣仁后手诏劳问，维对曰：“人情贫则思富，苦则思乐，困则思息，郁则思通。诚能常以利民为本，则民富；常以忧民为心，则民乐；赋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，则劳困息；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，则郁塞通。推此而广之，竭诚而行之，则子孙观陛下之德，不待教而成矣。”

未几，起知陈州，未行，召兼侍读，加大学士。尝言：“先帝以夏国主秉常废，故兴问罪之师。今既复位，有蕃臣礼，宜还其故地。”因陈兵不可不息者三，地不可不弃者五。又言：

“仁宗选建储嗣，一时忠勋皆被宠禄；范镇首开此议，赏独不及，愿褒显其功。”镇于是复起用。

元祐更役法，命维详定。时四方书疏多言其便，维谓司马光曰：“小人议论，希意迎合，不可不察。”成都转运判官蔡曠附会定差，维恶而劾之。执政欲废王安石《新经义》，维以当与先儒之说并行，论者服其平。拜门下侍郎。御史张舜民以言事罢，王岩叟救之，折简密询上官均。语泄，诏岩叟分析。维曰：“臣下折简聚谈，更相督责，乃是相率为善，何害于理？若琐琐责善，惧于国事无益也。”

维处东省逾年，有忌之者密为谗诉，诏分司南京。尚书右司王存抗声帘前曰：“韩维得罪，莫知其端，臣窃为朝廷惜。”乃还大学士、知邓州。兄绛为之请，改汝州。久之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转少师。

绍圣中，坐元祐党，降左朝议大夫，再谪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均州安置。诸子乞纳官爵，听父里居。哲宗览奏恻然，许之。元符元年，以幸睿成官，复左朝议大夫，是岁卒。年八十二。徽宗初，悉追复旧官。

韩缜，字玉汝。登进士第，签书南京判官。仁宗以水灾求直言，缜上疏曰：“今国本未立，无以系天下心，此阴盛阳微之应。”词极剴切。刘沆荐其才，命编修三班敕。前此，武臣不执亲丧。缜建言：“三年之服，古今通制；晋襄衰墨从戎，事出一时。”遂著令，自崇班以上听持服。为殿中侍御史。参知政事孙抃持禄充位；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赴阙，枢密院辄画旨除为真；刘永年以外戚除防御使；内侍史志聪私役皇城亲从：缜皆极论之。帝为罢抃，寝向与永年之命，而正志聪罪。迁侍御史、度支判官，出为两浙、淮南转运使，移河北。

夏諲祚死，子秉常嗣，遣使求封册。朝廷方责夏人不修职

贡，欲择人诘其使。缜适陛辞，神宗命之往。缜至驿问罪，使者引服，迨夜，奏上。帝喜，改使陕西。入知审官西院、直舍人院。以兄绛执政，改集贤殿修撰、盐铁副使，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。尝宴客夜归，指使傅勅被酒，误随入州宅，与侍妾遇，缜怒，令军校以铁裹杖箠杀之。勅妻持血衣，挝登闻鼓以诉，坐落职，分司南京。秦人语曰：“宁逢乳虎，莫逢玉汝。”其暴酷如此。久之，还待制、知瀛州。

熙宁七年，辽使萧禧来议代北地界。召缜馆客，遂报聘，令持图牒致辽主，不克见而还。知开封府，禧再至，复馆之。诏乘驿诣河东，与禧分画，以分水岭为界。复命，赐袭衣、金带，为枢密都承旨，还龙图阁直学士。元丰五年，官制行，易太中大夫、同知枢密，进知院事。

哲宗立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首相蔡确与章惇谋诬东朝，及确为山陵使，缜暴其奸状，由是东朝及外廷悉知之。确使还，欲以其属高遵惠、张璉、韩宗文为美官。宣仁后以访缜，缜曰：“遵惠为太后从父；璉者，中书郎璪之弟；宗文，臣侄也。今擢用非次，则是君臣各私其亲，何以示天下？”乃止。

元祐元年，御史中丞刘摯、谏官孙觉、苏辙、王觐，论缜才鄙望轻，在先朝为奉使，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，边人怨之切骨，不可使居相位。章数十上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颖昌府。移永兴、河南，拜安武军节度使、知太原府，易节奉宁军。请老，为西太一宫使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绍圣四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司空，谥曰庄敏。

缜外事庄重，所至以严称。虽出入将相而寂无功烈，厚自奉养，世以比晋、何、曾云。子宗武。

宗武，第进士，韩宗彦镇瀛州，辟为河间令。值河溢，增

堤护城，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，虽墓木亦不免，父老遮道泣，宗武入府白罢之。徽宗即位，为秘书丞，因日食上疏言：“近世事有微渐而不可不察者五：大臣不畏公论，小臣趋利附下，一也。人主怠于政事，威柄下移，怨讟归上，二也。左右无辅拂之士，守边无御侮之臣，三也。开境土以速边患，耗赋财以弊民力，四也。岁谷不登，仓庾空竭，民人流亡，盗贼数起，五也。根治朋党，追复私怨。正士黜废，耆老死亡，旋起大狱，害及善类。文章号令，衰于前世。大河决溢，饥馑荐臻。执政大臣，人怀异意，排去旧怨，以立新党，徒为纷纷，无忧国忘家之虑。诚愿躬揽权纲，收还威柄，敷言奏功，考察名实，不以侍御之好、钟鼓之娱为乐。仁祖惻怛至诚，以收天下之心；神宗厉精不息，以举天下之事；皆所宜法。”不报。

哲宗将祔庙，中旨索省中书画甚急。宗武言：“先帝祔庙，陛下哀慕方深，而丹青之玩，取索不已，播之于外，惧损圣德。陛下践祚，如日初升，当讲劄典训，开广圣学，好玩易志，正古人所戒也。”疏入，皇太后见之，怒曰：“是皆内侍数辈所为尔。”欲尽加罚，帝委曲申救，乃已。明日，太后对宰相奖叹，令俟谏官员阙即用之。寻除都官员外郎，改开封府推官。丐外，为淮南转运判官。前使者贷上供钱，禁庭遣使来索。宗武奏具状，词极鲠切，坐贬秩，罢归。久之，蔡京欲以知颍州。帝语秘书事，京不敢复言，遂致仕。官累太中大夫，年八十二卒。

论曰：王称曰：“昔袁安未尝以赃罪鞠人，史氏以其仁心，足以覃乎后昆。韩亿不悦捃人小过，而君子知其后必大，皆盛德事也。亿有子位公府，而行各有适。绛适于同，维适于正，缜适于严。呜呼，维其贤哉！”

列传第七十五

包拯 吴奎 赵抃 子岷 唐介 子淑问 义问 孙恕

包拯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也。始举进士，除大理评事，出知建昌县。以父母皆老，辞不就。得监和州税，父母又不欲行，拯即解官归养。后数年，亲继亡，拯庐墓终丧，犹裴徊不忍去，里中父老数来劝勉。久之，赴调，知天长县。有盗割人牛舌者，主来诉。拯曰：“第归，杀而鬻之。”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，拯曰：“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？”盗惊服。徙知端州，迁殿中丞。端土产砚，前守缘贡，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。拯命制者才足贡数，岁满不持一砚归。

寻拜监察御史里行，改监察御史。时张尧佐除节度、宣徽两使，右司谏张择行、唐介与拯共论之，语甚切。又尝建言曰：“国家岁赂契丹，非御戎之策。宜练兵选将，务实边备。”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，及废锢赃吏，选守宰，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。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，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，务苛察相高尚，吏不自安，拯于是请罢按察使。

去使契丹，契丹令典客谓拯曰：“雄州新开便门，乃欲诱我叛人，以刺疆事耶？”拯曰：“涿州亦尝开门矣，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？”其人遂无以对。

历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使，改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徙陕西，又徙河北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。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，率课取于民；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，恒数十万，

拯皆奏罢之。契丹聚兵近塞，边郡稍警，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。拯曰：“漳河沃壤，人不得耕，邢、洺、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，率用牧马，请悉以赋民。”从之。解州盐法率病民，拯往经度之，请一切通商贩。除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数论斥权幸大臣，请罢一切内除曲恩。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，愿置之坐右，以为龟鉴。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，辨朋党，惜人才，不主先入之说，凡七事；请去刻薄，抑侥幸，正刑明禁，戒兴作，禁妖妄。朝廷多施行之。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，不报。至是，请：“罢河北屯兵，分之河南兖、郓、齐、濮、曹、济诸郡，设有警，无后期之忧。借曰戍兵不可遽减，请训练义勇，少给糗粮，每岁之费，不当屯兵一月之用，一州之赋，则所给者多矣。”不报。徙知瀛州，诸州以公钱贸易，积岁所负十余万，悉奏除之。以丧子乞便郡，知扬州，徙庐州，迁刑部郎中。坐失保任，左授兵部员外郎、知池州。复官，徙江宁府，召权知开封府，迁右司郎中。

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，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，呼曰“包待制”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旧制，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。拯开正门，使得至前陈曲直，吏不敢欺。中官势族筑园榭，侵惠民河，以故河塞不通，适京师大水，拯乃悉毁去。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，皆审验劾奏之。

迁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奏曰：“东宫虚位日久，天下以为忧，陛下持久不决，何也？”仁宗曰：“卿欲谁立？”拯曰：“臣不才备位，乞豫建太子者，为宗庙万世计也。陛下问臣欲谁立，是疑臣也。臣年七十，且无子，非邀福者。”帝喜曰：“徐当议之。”请裁抑内侍，减节冗费，条责诸路监司，御史府得自举属官，减一岁休暇日，事皆施行。

张方平为三司使，坐买豪民产，拯劾奏罢之；而宋祁代方平，拯又论之；祁罢，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。欧阳修言：“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，罚已重矣，又贪其富，不亦甚乎！”拯因家居避命，久之乃出。其在三司，凡诸管库供上物，旧皆科率外郡，积以困民。拯特为置场和市，民得无扰。吏负钱帛多縲系，间辄逃去，并械其妻子者，类皆释之。迁给事中，为三司使。数日，拜枢密副使。顷之，迁礼部侍郎，辞不受，寻以疾卒，年六十四。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。

拯性峭直，恶吏苛刻，务敦厚，虽甚嫉恶，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。与人不苟合，不伪辞色悦人，平居无私书，故人、亲党皆绝之。虽贵，衣服、器用、饮食如布衣时。尝曰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死不得葬大茔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若孙也。”初，有子名縉，娶崔氏，通判潭州，卒。崔守死，不更嫁。拯尝出其媵，在父母家生子，崔密抚其母，使谨视之。縉死后，取媵子归，名曰縉。有奏议十五卷。

吴奎，字长文，潍州北海人。性强记，于书无所不读。举《五经》，至大理丞，监京东排岸。庆历宿卫之变，奎上疏曰：“涉春以来，连阴不解，《洪范》所谓‘皇之不极，时则有下伐上’者。今卫士之变，起于肘腋，流传四方，惊骇群听。闻皇城司官六人，其五已受责，独杨怀敏尚留。人谓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，且获贼之际，传令勿杀，而左右辄屠之。此必其党欲以灭口，不然，何以不奉诏？”遂乞召对面论，仁宗深器之。再迁殿中丞，策贤良方正入等，擢太常博士、通判陈州。

入为右司谏，改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。每进言，惟劝帝禁束左右奸幸。内东门阑得赂遗物，下吏研治，而开封用内降释之。奎劾尹魏瓘，出瓘越州。彭思永论事，诏诘所从受。奎言：“御史法许风闻，若穷核主名，则后谁敢来告以事？是自涂

其耳目也。”上为罢不问。郭承祐、张尧佐为宣徽使，奎连疏其不当，承祐罢使，出尧佐河中。

皇祐中，颇多灾异，奎极言其徵曰：“今冬令反燠，春候反寒，太阳亏明，五星失度，水旱作沴，饥馑荐臻，此天道之不顺也。自东徂西，地震为患，大河横流，堆阜或出，此地道之不顺也。邪曲害政，阴柔蔽明，群小纷争，众情壅塞，西、北贰敌，求欲无厌，此人事之不和也。夫帝王之美，莫大于进贤退不肖。今天下皆谓之贤，陛下知之而不能进；天下皆谓之不肖，陛下知之而不能退。内宠骄恣，近习回挠，阴盛如此，宁不致大异乎？又十数年来下令及所行事，或有名而无实，或始是而终非，或横议所移，或奸谋所破，故群臣百姓，多不甚信，以谓陛下言之虽切而不能行，行之虽锐而不能久。臣愿谨守前诏，坚如金石，或敢私挠，必加之罪，毋为人所测度，而取轻于天下。”

唐介论文彦博，指奎为党，出知密州。加直集贤院，徙两浙转运使。入判登闻检院、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奉使契丹，会其主加称号，要入贺。奎以使事有职，不为往。归遇契丹使于涂，契丹以金冠为重，纱冠次之。故事，使者相见，其衣服重轻必相当。至是，使者服纱冠，而要奎盛服。奎杀其仪以见，坐是出知寿州。

至和三年，大水，诏中外言得失。奎上疏曰：“陛下在位三十四年，而储嗣未立。在礼，大宗无嗣，则择支子之贤者。以昭穆言，则太祖、太宗之曾孙，所宜建立，以系四海之望。俟有皇子则退之，而优其礼于宗室，谁曰不然？陛下勿听奸人邪谋，以误大事。若仓卒之际，柄有所归，书之史册，为万世叹愤。臣不愿以圣明之资，当危亡之比。此事不宜优游，愿蚤裁定。定之不速，致宗祀无本，郁结群望，推之咎罚，无大于

此。”帝感其言，拜翰林学士，权开封府。

奎达于从政，应事敏捷，吏不敢欺。富人孙氏辜权财利，负其息者，至评取物产及妇女。奎发孙宿恶，徙其兄弟于淮、闽，豪猾畏敛。居三月，治声赫然。除端明殿学士、知成都府，以亲辞，改郢州，复还翰林，拜枢密副使。治平中，丁父忧，居丧毁瘠，庐于墓侧，岁时洁严祭祀，不为浮屠事。

神宗初立，奎适终制，以故职还朝。逾月，参知政事。时已召王安石，辞不至，帝顾辅臣曰：“安石历先帝朝，召不赴，颇以为不恭。今又不至，果病耶，有所要耶？曾公亮曰：“安石文学器业，不敢为欺。”奎曰：“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，见其护短自用，所为迂阔。万一用之，必紊乱纲纪。”乃命知江宁。

奎尝进言：“陛下在推诚应天，天意无他，合人心而已。若以至诚格物，物莫不以至诚应，则和气之感，自然而致。今民力困极，国用窘乏，必俟顺成，乃可及他事。帝王所职，惟在于判正邪，使君子常居要近，小人不得以害之，则自治矣。”帝因言：“尧时，四凶犹在朝。”奎曰：“四凶虽在，不能惑尧之聪明。圣人以天下为度，未有显过，固宜包容，但不可使居要近地尔。”帝然之。御史中丞王陶，以论文德不押班事诋韩琦，奎状其过。诏除陶翰林学士，奎执不可。陶又疏奎阿附。陶既出，奎亦以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。司马光谏曰：“奎名望清重，今为陶绌奎，恐大臣皆不自安，各求引去。陛下新即位，于四方观听非宜。”帝乃召奎归中书。及琦罢相，竟出知青州。明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文肃。

奎喜奖廉善，有所知辄言之，言之不从，不止也。少时甚贫，既通贵，买田为义庄，以赙族党朋友。没之日，家无余资，诸子至无屋以居，当时称之。

赵抃，字阅道，衢州西安人。进士及第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。人有赦前伪造印，更赦而用者，法吏当以死。抃曰：“赦前不用，赦后不造，不当死。”谏而生之。知崇安、海陵、江原三县，通判泗州。濠守给士卒廩赐不如法，声欲变，守惧，日未入，辄闭门不出。转运使檄抃摄治之，抃至，从容如平时，州以无事。

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，荐为殿中侍御史，弹劾不避权幸，声称凜然，京师目为“铁面御史。”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，以谓：“小人虽小过，当力遏而绝之；君子不幸诬误，当保全爱惜，以成就其德。”温成皇后之丧，刘沆以参知政事监护，及为相，领事如初。抃论其当罢，以全国体。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，且多过失；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；枢密使王德用、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；皆罢去。吴充、鞠真卿、刁约以治礼院吏，马遵、吕景初、吴中复以论梁适，相继被逐。

抃言其故，悉召还。吕溱、蔡襄、吴奎、韩绛既出守，欧阳修、贾黯复求郡。抃言：“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，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，今皆欲去者，以正色立朝，不能谄事权要，伤之者众耳。”修、黯由是得留，一时名臣，赖以安焉。

请知睦州，移梓州路转运使，改益州。蜀地远民弱，吏肆为不法，州郡公相馈饷。抃以身帅之，蜀风为变。穷城小邑，民或生而不识使者，抃行部无不至，父老喜相慰，奸吏竦服。召为右司谏。内侍邓保信引退兵董吉烧炼禁中，抃引文成、五利、郑注为比，力论之。陈升之副枢密，抃与唐介、吕海、范师道言升之奸邪，交结宦，进不以道。章二十余上，升之去位。抃与言者亦罢，出知虔州。虔素难治，抃御之严而不苛，召戒诸县令，使人自为治。令皆喜，争尽力，狱以屡空。岭外仕者死，多无以为归，抃造舟百艘，移告诸郡曰：“仕宦之家，有

不能归者，皆于我乎出。”于是至者相继，悉授以舟，并给其道里费。召为侍御史知杂事，改度支副使，进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时贾昌朝以故相守魏，抃将按视府库，昌朝使来告曰：“前此，监司未有按视吾藏者，恐事无比，若何？抃曰：“舍是，则他郡不服。”竟往焉。昌朝不悦。初，有诏募义勇，过期不能办，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。抃被旨督之，奏言：“河朔频岁丰，故应募者少，请宽其罪，以俟农隙。”从之。坐者获免，而募亦随足。昌朝始愧服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，以宽为治。抃向使蜀日，有聚为妖祀者，治以峻法。及是，复有此狱，皆谓不免。抃察其亡他，曰：“是特酒食过耳。”刑首恶而释余人，蜀民大悦。会荣諲除转运使，英宗谕諲曰：“赵抃为成都，中和之政也。”

神宗立，召知谏院。故事，近臣还自成都者，将大用，必更省府，不为谏官。大臣以为疑，帝曰：“吾赖其言耳，苟欲用之，无伤也。”及谢，帝曰：“闻卿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亦称是乎？”未几，擢参知政事。抃感顾知遇，朝政有未协者，必密启闻，帝手诏褒答。

王安石用事，抃屡斥其不便。韩琦上疏极论青苗法，帝语执政，令罢之。时安石家居求去，抃曰：“新法皆安石所建，不若俟其出。”既出，安石持之愈坚。抃大悔恨，即上言：“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，骚动天下。安石强辩自用，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，违众罔民，顺非文过。近者台谏侍从，多以言不听而去；司马光除枢密，不肯拜。且事有轻重，体有大小。财利于事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；青苗使者于体为小，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。今去重而取轻，失大而得小，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。”奏入，恳乞去位，拜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，改青州，时京东旱蝗，青独多麦，蝗来及境，遇风退飞，尽堕水死。

成都以戍卒为忧，遂以大学士复知成都。召见，劳之曰：“前此，未有自政府往者，能为朕行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有言，即法也，奚例之问？”因乞以便宜从事。既至蜀，治益尚宽。有卒长立堂下，呼谕之曰：“吾与汝年相若，吾以一身入蜀，为天子抚一方。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，比戍还，得余赀持归，为室家计可也。”人喜转相告，莫敢为恶，蜀郡晏然。剑州民私作僧度牒，或以为谋逆告，抃不师畀狱吏，以意决之，悉从轻比。谤者谓其纵逆党，朝廷取具狱阅之，皆与法合。茂州夷剽境上，惧讨乞降，乃缚奴将杀之，取血以受盟。抃使易用牲，皆欢呼听命。

乞归，越州。吴越大饥疫，死者过半。抃尽救荒之术，疗病，埋死，而生者以全。下令修城，使得食其力。复徙杭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而官其子岷提举两浙常平以便养。岷奉抃遍游诸名山，吴人以为荣。元丰七年，薨，年七十七。赠太子少师，谥曰清献。

抃长厚清修，人不见其喜愠。平生不治赀业，不畜声伎，嫁兄弟之女十数、他孤女二十余人，施德茆贫，盖不可胜数。日所为事，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，不可告，则不敢为也。其为政，善因俗施設，猛宽不同，在虔与成都，尤为世所称道。神宗每诏二郡守，必以抃为言。要之，以惠利为本。晚学道有得，将终，与岷诀，词气不乱，安坐而没。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，盖以为不可及云。

岷字景仁。由荫登第，通判江州，改温州，代还，得见。时抃已谢事，神宗命为太仆丞，擢监察御史。以父老请外，提举两浙常平。元祐中，复为御史。上疏言：“治平以前，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，子弟多处管库，甚者不使应科举，与寒士争进。自王安石柄国，持内举不避亲之说，始以子雱列侍从，

由是循习为常。资望浅者，或居事权繁重之地；无出身者，或预文字清切之职，今宜杜绝其源。”又言：“台谏之臣，或稍迁其位，而阴夺言责；或略行其言，而退与善地；或两全并立，苟从讲解；或置而不问，外示包容。使忠鯁之士，蒙羞难退，皆朝廷所宜深察也。”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梁燾、孙升以事去，峴言：“诸人才能学术，为世推称；忠言嘉谏，见于已试，宜悉召还朝。”所言皆切时务。

避执政亲嫌，改都官员外郎，出提点京东刑狱。元符中，历鸿臚、太仆少卿。曾布知枢密院，将白为都承旨，蔡卞摭其救傅尧俞事，遂不用。未几卒。

初，扞庐母墓三年，县榜其里曰“孝弟”。处士孙侔为作《孝子传》。及兀执父丧，而甘露降墓木。峴卒，子云又以毁死，人称其世孝。

唐介，字子方，江陵人。父拱，卒漳州，州人知其贫，合钱以贖，介年尚幼，谢不取。擢第，为武陵尉，调平江令。民李氏贫而吝，吏有求不厌，诬为杀人祭鬼。岳守捕其家，无少长楚掠，不肯承。更属介讯之，无他验。守怒白于朝，遣御史方偕徙狱别鞠之，其究与介同。守以下得罪，偕受赏，介未尝自言。

知莫州任丘县，当辽使往来道，驿吏以诛索破家为苦。介坐驿门，令曰：“非法所应给，一切勿与。稍毁吾什器者，必执之。”皆帖伏以去。沿边塘水岁溢，害民田，中人杨怀敏主之，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猪涨潦，介筑提兰之，民以为利。通判德州，转运使崔峰取库绢配民而重其估。介留牒不下，且移安抚司责数之。峰怒，数驰檄按诘，介不为动。既而果不能行。

入为监察御史里行，转殿中侍御史。启圣院造龙凤车，内出珠玉为之饰。介言：“此太宗神御所在，不可暄渎；后宫奇

靡之器，不宜过制。”诏亟毁去。张尧佐骤除宣徽、节度、景灵、群牧四使，介与包拯、吴奎等力争之，又请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庭论，夺其二使。无何，复除宣徽使、知河阳。介谓同列曰：“是欲与宣徽，而假河阳为名耳，不可但已也。”而同列依违，介独抗言之。仁宗谓曰：“除拟本出中书。”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，缘阉侍通宫掖，以得执政；今显用尧佐，益自固结，请罢之而相富弼。又言谏官吴奎表里观望，语甚切直。帝怒，却其奏不视，且言将远窜。介徐读毕，曰：“臣忠愤所激，鼎镬不避，何辞于谪？”帝急召执政示之曰：“介论事是其职。至谓彦博由妃嫔致宰相，此何言也？进用冢司，岂应得预？”时彦博在前，介责之曰：“彦博宜自省，即有之，不可隐。”彦博拜谢不已，帝怒益甚。梁适七介使下殿，修起居注蔡襄趋进救之。贬春州别驾，王举正言以为太重，帝旋悟，明日取其疏入，改置英州，而罢彦博相，吴奎亦出。又虑介或道死，有杀直臣名，命中使护之。梅尧臣、李师中皆赋诗激美，由是直声动天下，士大夫称真御史，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。

数月，起监郴州税，通判潭州，知复州，召为殿中侍御史。遣使赐告。趣诣阙下。入对，帝劳之曰：“卯迁谪以来，未尝以私书至京师，可谓不易所守矣。”介顿首谢，言事益无所顾。他日请曰：“臣既任言责，言之不行将固争，争之重以累陛下，愿得解职。”换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为开封府判官，出知扬州，徙江东转运使。御史吴中复言，介不宜久居外。文彦博再当国，奏：“介向所言，诚中臣病，愿如中复言。”然但徒河东。

久之，入为度支副使，进天章阁待制，复知谏院。帝自至和后，临朝渊默。介言：“君臣如天地，以交泰为理。愿时延

群下，发德音，可否万几，以幸天下。”又论：宫禁干丐恩泽，出命不由中书，宜有以抑绝；赐予嫔御之费，多先朝时十数倍，日加无穷，宜有所损；监司荐举，多得文法小吏，请令精择端良敦朴之士，毋使与儉薄者同进；诸路走马承受凌扰郡县，可罢勿遣，以权归监司；兗国公主夜开禁门，宜劾宿卫主吏，以严宫省。帝悉开纳之。

御史中丞韩绛劾宰相富弼，弼家居求罢，绛亦待罪。介与王陶论绛以危法中伤大臣，绛罢。介嫌于右宰相，请外，以知荆南。敕过门下，知银台司何郯封还之，留权开封府。旋以论罢陈升之，亦出知洪州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，枢密直学士、知瀛州。

治平元年，召为御史中丞。英宗谓曰：“卿在先朝有直声，故用卿，非繇左右言也。”介曰：“臣无状，陛下过听，愿献愚忠。自古欲治之主，亦非求绝世惊俗之术，要在顺人情而已。祖宗遗德余烈，在人未远，愿览已成之业以为监，则天下蒙福矣。明年，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。帝曰：“朕视河东，不在中执法下，暂烦卿往耳。”夏人数扰代州边，多筑堡境上。介遣兵悉撤之，移谕以利害，遂不敢动。

神宗立，以三司使召。熙宁元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先时，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于待漏舍，同列不得闻。介谓曾公亮曰：“身在政府而文书弗与知，上或有所问，何辞以对？”乃与同视，后遂为常。帝欲用王安石，公亮因荐之，介言其难大任。帝曰：“文学不可任耶？吏事不可任耶？经术不可任耶？”对曰：“安石好学而泥古，故论议迂阔，若使为政，必多所变更。”退谓公亮曰：“安石果用，天下必困扰，诸公当自知之。”中书尝进除目，数日不决，帝曰：“当问王安石。”介曰：“陛下以安石可大用，即用之，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？”

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，可即行之，不可不行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，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。必以臣为不才，愿先罢免。”

安石既执政，奏言：“中书处分札子，皆称圣旨，不中理者十八九，宜止令中书出牒。”帝愕然。介曰：“昔寇准用札子迁冯拯官不当，拯诉之，太宗谓：‘前代中书用堂牒，乃权臣假此为威福。太祖时以堂帖重于敕命，遂削去之。今复用札子，何异堂帖？’张洎因言：‘废札子，则中书行事，别无公式。’太宗曰：‘大事则降敕，其当用札子，亦须奏裁。’此所以称圣旨也。如安石言，则是政不自天子出，使辅臣皆忠贤，犹为擅命，苟非其人，岂不害国？”帝以为然，乃止。介自是数与安石争论。安石强辩，而帝主其说。介不胜愤，疽发于背，薨，年六十。

介为人简伉，以敢言见惮。每言官缺，众皆望介处之，观其风采。神宗谓其先朝遗直，故大用之。然居政府，遭时有为，而扼于安石，少所建明，声名减于谏官、御史时。比疾亟，帝临问流涕，复幸其第吊哭，以画像不类，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曰质肃。子淑问、义问，孙恕。

淑问字士宪。第进士，至殿中丞。神宗以其家世，擢监察御史里行，谕以谨家法、务大体。淑问见帝初即位，锐于治，因言：“中旨数下，一出特断，当谨出纳、别枉直，使命令必行。今诏书求直言，而久无所施用，必欲屈群策以起治道，愿行其言。”初，诏侍臣讲读。淑问言：“王者之学，不必分章句、饰文辞。稽古圣人治天下之道，历代致兴亡之由，延登正人，博访世务，以求合先王，则天下幸甚。”河北饥，流人就食京师，官振廩给食，来者不止。淑问曰：“出粟不继，是诱之失业而就死地也。”条三策上之。

滕甫为中丞，淑问力数其短，帝以为邀名，乃诏避其父三

司使，出通判复州。久之，知真州，提点湖北刑狱，言新法不便，乞解使事，黜知信阳军，以病免。数年，起知宣州，徙湖州，入为吏部员外郎。又引疾求外，帝以为避事，降监抚州酒税。哲宗立，司马光荐其行己有耻，难进，召为左司谏，以病致仕，数月卒。

义问字士宣。善文辞，锁厅试礼部，用举者召试秘阁，父介引嫌罢之。熙宁中，辟京西转运司管勾文字。神宗览本道章奏，知义问所为。以其名访辅臣，因黄好谦领使事，谕之曰：“唐义问风力强敏，行且用矣，可面诏之。”寻以为司农管当公事。方行手实法，所在骚然。义问言：“今造簿甫二岁，民不堪命，不宜复改为。”从曾孝宽使河东，还奏事，记利害纲目于笏，帝取而熟视之，历举以问，应析如流。帝喜曰：“欲见卿，非今日也。”擢湖南转运判官。一路敷免役钱，又分户五等，储其羨为别赋，号“家力钱”，义问奏除之。移使京西，文彦博守西都，义问求罢去。彦博告以再入相时，尝荐其父，晚同为执政，相得甚欢，故义问乃止。时陕西大举兵，多亡卒，所至成聚。义问请令诣官自陈，给券续食，人以为便。会有不悦之者，免归。

元祐中，起知齐州，提点京东刑狱、河北转运副使。属邑尉因捕盗误遗火，盗逸去，民家被焚，讼尉故纵火。郡守执尉，抑使服，义问辨出之，方旱而雨。用彦博荐，加集贤修撰，帅荆南，请废渠阳诸砦。蛮杨晟秀断之以叛，即拜湖北转运使，讨降之，复砦为州。进直龙图阁，以集贤殿修撰知广州。章惇秉政，治弃渠阳罪，贬舒州团练副使。后七年，复故官，知颖昌府，卒。

恕，崇宁初，为华阳令，以不能奉行茶法，忤使者，谢病免归。其弟意方为南陵令，亦以病自免，兄弟杜门躬耕。恕寻

以宣教郎致仕。靖康元年，御史中丞许翰言其高行，诏起为监察御史。意亦以宰相吴敏荐，召对，而贫不能行，竟饿死江陵山中。

论曰：拯为开封，其政严明，人至于今称之。而不尚苛刻，推本忠厚，非孔子所谓刚者乎：奎博学清重，君子人也。抃所至善治，民思不忘，犹古遗爱。介敢言，声动天下，斯古遗直也。夫听谏者，明君所难，以唐文皇犹弗终于魏徵，观四臣面谏，鯁吭逆心，或不能堪，而仁宗容之无咎，诚盛德之主哉！岷世孝，淑问难进，义问强敏，恕高行不陨家声，有足美云。

列传第七十六

邵亢 从父必 冯京 钱惟演 从弟易 易子彦远 明逸
诸孙景谔 即

邵亢，字兴宗，丹阳人。幼聪发过人，方十岁，日诵书五千言。赋诗豪纵，乡先生见者皆惊伟之。再试开封，当第一，以赋失韵，弗取。范仲淹举亢茂才异等，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，试崇政殿，独亢策入等，除建康军节度推官。或言所对策字少，不应式，宰相张士逊与之姻家，故得预选，遂报罢。而士逊子实娶它邵，与亢同姓耳。士逊既不能与直，亢亦不自言。

赵元昊叛，亢言：“用兵在于择将，今天下久不知战，而所任多儒臣，未必能应变。武人得长一军，又已老，讵能身先矢石哉？间起故家恩幸子弟，彼安识攻守之计？况将与卒素不相附，又亡坚甲利兵之御。此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之机，固已形矣。”因献《兵说》十篇。

召试秘阁，授颖州团练推官。晏殊为守，一以事诿之。民税旧输陈、蔡，转运使又欲覆折缙钱，且多取之。亢言：“民之移输，劳费已甚。方仍岁水旱，又从而加取，无乃不可乎？”遂止。入为国子监直讲、馆阁校勘、同知太常礼院。张贵妃薨，立园陵，禁京城乐一月，亢累疏罢之。进集贤校理。仁宗继嗣未立，亢言：“国之外患在边圉，然御之之术，不过羁縻勿绝而已。内患则不然，系社稷之安危，不可不蚤定也。”提

点开封县镇公事。比有纵火者，一不获则主吏坐罪，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。亢请非延及旁舍者，虽失捕，得勿坐。徙为府推官，改度支判官。

契丹遣使贺乾元节，未至，仁宗崩。议者谓宜却，或欲俟其及国门而谕使之还，亢请令奉书至枢前，使见嗣君。从之。选为颖王府翊善，加直史馆。召对群玉殿，英宗访以世事，称之曰：“学士真国器也。”擢同修起居注。建言：“陛下初政，欲治国者先齐家，颖王且授室，愿采用古昏礼。公主下降，不宜厌舅姑之尊。”帝深纳之。他日，谕王曰：“以翊善端直朴厚，辍为谏官矣。”王出道帝语，遂以知制诰知谏院。东宫建，为右庶子。

神宗立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。有譖之者曰：“先帝大渐时，亢尝建垂帘之议。”御史吴申即论之。帝知其妄，置不问。亢自诉曰：“方先帝不豫，群臣莫得进见，臣无由面陈，必有章奏。乞索之禁中，若得之，臣当伏诛；不然，则谗臣者，岂宜但已，愿下狱考实。”帝不许。时待制以上为帅、守，每他徙必迁职秩，亢请未两岁者勿推恩。王陶劾韩琦，吴奎与之辨。亢诋奎所言颠倒，失大臣体，盖欲一并撼琦。琦与奎竟同日去。

进枢密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亢遇事敏密，吏操辞牒至前，皆反覆阅之。人或以为劳，亢曰：“决是非于须臾，正当尔。初虽烦，后乃省也。”籍里闾恶少年与吏之废停者，一有所犯，皆迁处之，畿下斗讼为之衰止。拜枢密副使。

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，朝廷谋西讨。亢曰：“天下财力殫屈，未宜用兵，唯当降意抚纳，俟不顺命，则师出有名矣。”因条上其事。诏报之曰：“中国民力，大事也。兵兴之后，不无倍率，人心一摇，安危所系。今动自我始，先违信誓，契丹闻之，将不期而自合，兹朕所深忧者。当悉如卿计。”未几，

夏主谅祚死，国人执杀定者来请和。或欲乘此更取塞门地，亢以为幸人之丧，非义也，乃止。

亢在枢密逾年，无大补益，帝颇厌之，尝与谏官孙觉言，欲以陈升之代亢，而使守长安。觉遽劾亢荐升之，帝怒其希指，黜觉，亢亦引疾辞，以资政殿学士知越州。历郑、郾、亳三州。薨，年六十一。赠吏部尚书，即其乡赐以居宅，谥曰安简。从父必。

必字不疑。举进士，为上元主簿。国子监立石经，必善篆隶，召充直讲。选为《唐书》编修官。必以史出众手，非古人撰述之体，辞不就。进集贤校理、同知太常礼院。天子且亲祠，执事者习礼坛下。必言：“《周官·大宗伯》：‘凡王之祷祠，肆仪为位。’郑康成释云：‘若今肆司徒府。’古礼如此。今即祠所习之，为不敬。”乃徙于尚书省。张贵妃受册，礼官议命妇入贺仪未决，或曰：“妃为修媛时，命妇已不敢亢礼，况今日乎？”必曰：“宫省事秘不可知。既下有司议，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见之仪，然礼无不答。”众议乃定。

出知常州，召为开封府推官。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，责监邵武税，然杖者实不死。久之，知高邮军，提点淮南刑狱，为京西转运使。必居官震厉风采，始至郡，惟一赴宴集；行部，但一受酒食之馈。以为数会聚则人情狎，多受馈则不能行事，非使者体也。入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

雄州种木道上，契丹遣人夜伐去，又数渔界河中。事闻，命必往使，必以理折契丹，屈之。还，知谏院。编《仁宗御集》成，迁宝文阁直学士、权三司使，加龙图阁学士、知成都。卒于道，年六十四。遣中使护其丧归。

冯京，字当世，鄂州江夏人。少隽迈不群，举进士，自乡举、礼部以至廷试，皆第一。时犹未娶，张尧佐方负宫掖势，

欲妻以女。拥至其家，束之以金带，曰：“此上意也。”顷之，宫中持酒馔来，直出奁具目示之。京笑不视，力辞。出守将作监丞、通判荆南军府事。还，直集贤院、判吏部南曹，同修起居注。吴充以论温成皇后追册事，出知高邮，京疏充言是，不当黜。刘沆请并斥京，仁宗曰：“京亦何罪？”但解其记注，旋复之。

试知制诰。避妇父富弼当国嫌，拜龙图阁待制、知扬州。改江宁府，以翰林侍读学士召还，纠察在京刑狱。为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数月不诣丞相府，韩琦语弼，以京为傲。弼使往见琦，京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从官不妄造请，乃所以为重，非傲也。”出安抚陕西，请城古渭，通西羌唃氏，畀木征官，以断夏人右臂。除端明殿学士、知太原府。

神宗立，复为翰林学士，改御史中丞。王安石为政，京论其更张失当，累数千百言，安石指为邪说，请黜之。帝以为可用，擢枢密副使。河东麟、府、丰三州，城垒兵械不治，官吏皆受谴。京以先帅本道，上章自劾曰：“使诸路帅臣，知其虽一时脱去，后能僥窃名位者，犹必行法，将不敢复偷情旷职。”优诏不听。进参知政事。数与安石论辨，又荐刘分女、苏轼掌外制。安石令保甲养马，京谓必不可行。会选人郑侠上书言时政，荐京可相，吕惠卿因是譖京与侠通，罢知亳州。未几，以资政殿学士知渭州。茂州夷叛，徙知成都府。蕃部何丹方寇鸡粽关，闻京兵至，请降。议者遂欲荡其巢窟，京请于朝，为禁侵掠，给稼器，饷粮食，使之归。夷人喜，争出犬豕割血受盟，愿世世为汉藩。惠卿告安石罪，发其私书，有曰“勿令齐年知”，齐年谓京也，与安石同年生。帝以安石为欺，复召京知枢密院。京以疾未至，帝中夕呼左右语曰：“适梦冯京入朝，甚慰人意。”乃赐京诏，有“渴想仪刑，不忘梦寐”之语。及

入见，首以所梦告焉。顷之，以观文殿学士知河阳。

哲宗即位，拜保宁军节度使、知大名府，又改镇彰德。于是范祖禹言：“京再执政，初与王安石不合，后为吕惠卿所倾，其中立不倚之操，为先帝称挹。且昭陵学士，独京一人存，若付以枢密，必允公论。”时京已老，乃以为中太一宫使兼侍讲，改宣徽南院使，拜太子少师，致仕。绍圣元年，薨，年七十四。帝临奠于第，赠司徒，谥曰文简。

始，京乡居，受恩通判南宫成，迨贵，以郊恩官其子。尝过外兄朱适，出侍妾，询知为同年进士妻，亟请而嫁之。其为郡守，诸县公事至，即历究之，苟与县牾合而处断丽于法者，呼法吏决罪，不以侍狱。报下捷疾，一无壅滞，人服其敏云。

钱惟演，字希圣，吴越王俶之子也，少补牙门将，从俶归朝，为右屯卫将军。历右神武军将军。博学能文辞，召试学士院，以笏起草立就，真宗称善。改太仆少卿，献《咸平圣政录》。命真秘阁，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诏与杨亿分为之序。除尚书司封郎中、知制诰，再迁给事中、知审官院。大中祥符八年，为翰林学士，坐私谒事罢之。寻迁尚书工部侍郎，再为学士、会灵观副使。又坐贡举失实，降给事中。复工部侍郎，擢枢密副使、会灵观使兼太子宾客，更领祥源观。累迁工部尚书。

仁宗即位，进兵部。王曾为相，以惟演尝位曾上，因拜枢密使。故事，枢密使必加检校官，惟演止以尚书充使，有司之失也。初，惟演见丁谓权盛，附之，与为婚。谓逐寇准，惟演与有力焉。及序枢密题名，独刊去准，名曰“逆准”，削而不书。谓祸既萌，惟演虑并得罪，遂挤谓以自解。宰相冯拯恶其为人，因言：“惟演以妹妻刘美，乃太后姻家，不可与机政，请出之。”乃罢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即日改保大军节度使、知河阳。逾年，请入朝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许州。未即

行，冀复用，侍御史鞠咏奏劾之，惟演乃亟去。天圣七年，改武胜军节度使。明年来朝，上言先垅在洛阳，愿守宫钥。即以判河南府，再改泰宁军节度使。

惟演雅意柄用，抑郁不得志。及帝耕籍田，求侍祠，因留为景灵宫使。太后崩，诏还河南。惟演不自安，请以庄献明肃太后、庄懿太后并配真宗庙室，以希帝意。惟演既与刘美亲，又为其子暖娶郭后妹，至是，又欲与庄懿太后族为婚。御史中丞范讽劾惟演擅议宗庙，且与后家通婚姻。落平章事，为崇信军节度使，归本镇。未几，卒，特赠侍中。太常张瑰按，《谥法》敏而好学曰“文”，贪而败官曰“墨”，请谥文墨。其家诉于朝，诏章得象等覆议，以惟演无贪黷状，而晚节率职自新，有惶惧可怜之意，取《谥法》追悔前过曰“思”，改谥曰思。庆历间，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庙室，子暖复诉前议，乃改谥曰文僖。

惟演出于勋贵，文辞清丽，名与杨亿、刘筠相上下。于书无所不读，家储文籍侔秘府。尤喜奖厉后进。初，真宗谥号称“文”，惟演曰“真宗幸澶渊御契丹，盟而服之，宜兼谥‘武’。下有司议，乃加谥“武定”。所著《典懿集》三十卷，又著《金坡遗事》、《飞白书叙录》《逢辰录》、《奉藩书事》。惟演尝语人曰：“吾平生不足者，惟不得于黄纸上押字尔。”盖未尝历中书故也。子暖、晦、暄，从弟易。

晦字明叔，以大理评事娶献穆大长公主女，累迁东上阁门使、贵州团练使。王守忠领两使留后，移阁门定朝立燕坐位，晦因言：“天子大朝会，令宦者齿士大夫坐殿上，必为外夷所笑。”守忠更欲以礼服进酒，晦又以为不可。勾当三班院、群牧都监，授忠州防御使、知河中府。帝因戒曰：“陕西方罢兵，民困久矣。卿为朕爱抚，毋纵酒乐，使人呼为贵戚子弟也。”

晦顿首谢。改颍州防御使，为秦凤路马步军总管。复还三班院，同提举集禧观。历霸州防御使，为群牧副使，卒。

暄字载阳，以父荫累官驾部郎中、知抚州，移台州。台城恶地下，秋潦暴集，辄圯溺，人多即山为居。暄为增治城堞，垒石为台，作大堤捍之。进少府监、权盐铁副使。暄钩考诸路逋租，两浙转运使负课当坐，暄上言：“浙部仍岁饥，故租赋不登籍，今使者获罪，必亟敛于民，民不堪矣。”神宗即诏释之。官制行，为光禄卿，出知郟州，拜宝文阁待制，卒。子景臻，尚秦、鲁国大长公主。景臻子忱，在《外戚传》。

易字希白。始，父侔嗣吴越王，为大将胡进思所废，而立其弟俶。俶归朝，群从悉补官，易与兄昆不见录，遂刻志读书。昆字裕之，举进士，为治宽简便民，能诗，善草隶书，累官右谏议大夫，以秘书监于家。

易年十七，举进士，试崇政殿，三篇，日未中而就。言者恶其轻俊，特罢之。然自此以才藻知名。太宗尝与苏易简论唐世文人，叹时无李白。易简曰：“今进士钱易，为歌诗殆不下白。”太宗惊喜曰：“诚然，吾当自布衣召置翰林。”值盗起剑南，遂寝。真宗在东宫，图山水扇，会易作歌，赏爱之。

易再举进士，就开封府试第二。自谓当第一，为有司所屈，乃上书言试《朽索之馭六马赋》，意涉讥讽。真宗恶其无行，降第二。明年，第二人中第，补濠州团练推官。召试中书，改光禄寺丞、通判蕲州。奏疏曰：“尧放四罪而不言杀，彼四者之凶，尚恶言杀，非尧仁之至乎？古之肉刑者劓、髡、黥、刖皆非死，尚以为虐。近代以来，断人手足，钩背烙筋，身见白骨而犹视息，四体分落乃方绝命。以此示人，非平世事也。今四方长吏竞为残暴，婺州先断贼手足，然后斩之以闻。寿州巡检使磔贼于闾阖之中，其旁犹有盗物者。使严刑可诫于众，则

秦之天下无叛民矣。臣以谓非法之刑，非所以助治，惟陛下除之。”帝嘉纳其言。

景德中，举贤良方正科，策入等，除秘书丞、通判信州。东封泰山，献《殊祥录》，改太常博士、直集贤院。祀汾阴，幸亳州，命修《车驾所过图经》，献《宋雅》一篇，迁尚书祠部员外郎。坐发国子监诸科非其人，降监颖州税。数月，召还。久之，判三司磨勘司。上言：“官物在籍，而三司移文厘正，或其数细微，辄历年不得报，徒扰州县。自今官钱百、谷斗、帛二尺以下，非欺给者除之。”真宗雅眷词臣，其典掌诰命，皆躬自束拔。擢知制诰、判登闻鼓院、纠察在京刑狱。累迁左司郎中，为翰林学士，

倬直未满，卒。仁宗怜之，召其妻盛氏至禁中，赐以冠帔。

易才学瞻敏过人，数千百言，援笔立就。又善寻尺大书行草，及喜观佛书，尝校《道藏经》，著《杀生戒》，有《金闺》、《瀛州》、《西垣制集》一百五十卷，《青云总录》、《青云新录》、《南部新书》、《洞微志》一百三十卷。子彦远、明逸，相继皆以贤良方正应诏。宋兴以来，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，钱氏一家而已。

彦远字子高，以父荫补太庙斋郎，累迁大理寺丞。举进士第，以殿中丞为御史台推直官。通判明州，迁太常博士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擢尚书祠部员外郎、知润州。上疏曰：

陛下即位以来，内无声色之娱，外无畋渔之乐，而前岁地震，雄、霸、沧、登，旁及荆湖，幅员数千里，虽往昔定襄之异，未甚于此。今复大旱，人心嗷嗷，天其或者以陛下备寇之术未至，牧民之吏未良，天下之民未安，故出谴告以示之。苟能顺天之戒，增修德业，宗社之福也。

今契丹据山后诸镇，元昊盗灵武、银、夏，衣冠车服，子

女玉帛，莫不有之。往时，元昊内寇，出入五载，天下骚然。及纳款赐命，则被边长吏，不复铨择，高冠大裾，耻言军旅，一日契丹负恩，乘利入塞，岂特元昊之比耶？湖、广蛮獠劫掠生民，调发督敛，军须百出，三年于今，未闻分寸之效。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，讲长久之计，以上答天戒。

时旱蝗，民乏食，彦远发常平仓赈救之。部使者诘其专且摧价，彦远不为屈。召为右司谏，请勿数赦，择牧守，增奉入以养廉吏，息土木以省功费。迁起居舍人、直集贤院、知谏院。会诸路奏大水，彦远言阴气过盛，在《五行传》“下有谋上之象”，请严宫省宿卫。未几，有挟刃犯谏门者。特赐五品服。又上疏曰：

农为国家急务，所以顺天养财，御水旱，制蛮夷之原本也。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，而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。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，而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，其间逃废之田，不下三十余万，是田畴不辟，而游手者多也。劝课其可不兴乎？

本朝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知州、通判，皆带劝农之职，而徒有虚文，无劝导之实。宜置劝农司，以知州为长官，通判为佐，举清强幕职、州县官为判官。先以垦田顷亩及户口数、屋塘、山泽、沟洫、桑柘，著之于籍，然后设法劝课，除害兴利。岁终农隙，转运司考校之，第其赏罚。

杨怀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，乃除入内副都知；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，赦归，遽得环卫官致仕；许怀德、慎镛高年未谢事；杨景宗、郭承祐闾冗小人，宜废不用；历举劾之，多见听纳。彦远性豪迈，其任言职，数有建明。卒于官。

明逸字子飞。繇殿中丞策制科，转太常博士。为吕夷简所知，擢右正言。首劾范仲淹、富弼：“更张纲纪，纷扰国经。

凡所推荐，多挟朋党。乞早罢免，使奸诈不敢效尤，忠实得以自立。”疏奏，二人皆罢；其夕，杜衍亦免相。明逸盖希章得象、陈执中意也。

石元孙与夏人战没，以死事褒赠，既而生归，朝廷释不问。明逸请正其僭军之罪，乃窜之远方而夺其恩。进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，擢知谏院，为翰林学士。自登科至是，才五年。加史馆修撰、知开封府。妄人冷青自称皇子，捕至府，明逸方正坐，青七曰：“明逸安得起？”明逸为起，坐尹京无威望；又狱吏榜妇人鄯氏堕足死，罢为龙图阁学士、知蔡州。历扬、青、郢、曹州、应天府，还，判流内铨、知通进银台司，复出知成德军、渭州。加端明殿学士、知秦州。

先是，于闐入贡，道邈川，唃廝囉留不遣。会其妻亡，前帅张方平请因而恤之，且诱其般次入贡，诏贖绢千匹。明逸言：“朝廷抚唃氏至厚，顷以招马为名，赂缯缟；邀请六事，既徇其五，而犹觖望。今壅遏荒服之贡，固有罪矣，岂可复加赐以辱国体？”从之。而于闐使与般次亦皆至。唃廝囉有子质于秦，别子木征居河州。殿侍程从简私与之盟，令过洮河，许以官，且归其质子。事不验，木征怒，留贡使。明逸械从简往诘，因斩之。木征惶惧，悉遣所留者。

治平初，复为翰林学士。神宗立，御史论其倾险儉薄，顷附贾昌朝、夏竦以陷正人，文辞浅繆，岂应冒居翰院？乃罢学士。久之，知永兴军。熙宁四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曰修懿。

藻字醇老，明逸之从子也。幼孤，刻厉为学。第进士，又中贤良方正科，为秘阁校理。

慈圣后临朝，藻三上书乞还政。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加枢密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平居乐易无崖岸，而居官独立守绳墨，

为政简静有条理，不肯徇私取显。数求退，改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审官东院。卒，年六十一。神宗知其贫，贖钱五十万，赠太中大夫。

景谏，景臻之从兄也。繇殿直巡辖两京马递，中进士第。初赴开封解试，时王安石得其文，以为知道者。既荐送之，又推誉于公卿间，自是执弟子礼。安石提点府界，景谏为属主簿，又以文荐之。执丧居许，闻安石得政，喜，因事来京师谒之。方盛夏，安石与僧智缘卧于地，一最亲者袒坐其侧。顾景谏褫服脱帽，未及它语，卒然问曰：“青苗、助役如何？”景谏曰：“利少害多，异日必为民患。”又问：“孰为可用之人？”曰：“居丧不交人事，而知人尤难事也。”遂辞出。

后调官复来，安石已作相，又往诣之。安石令先与弟安国相见。安国亦与之善，谓景谏曰：“相君欲以馆阁相处而任以事。”景谏曰：“百事皆可为，所不知者新书、役法耳。”及见安石，安石欲令治峡路役书，且委以戎、沪蛮事。景谏曰：“峡路民情，仆固不能知；而戎、沪用兵，系朝廷举动、一路生灵休戚，愿择知兵爱人者。”安石大怒，坐上客数十人，皆为之惧。退就谒舍，赏激之与诋以为矫者参半。景谏笑曰：“自古以来，好利者众，而顾义者寡，故天下万事，皆由人而不在于己。苟为利所动，而由于人，则盗亦可为也。夫盗之所以为盗者，利胜于义，而不知所以为之者耳。吾又何憾焉？”遂与安石绝。熙宁末，从张景宪辟知瀛州，终身为外官，仅至朝请郎而卒。

颙字穆父，彦远之子也。生五岁，日诵千言。十三岁，制举之业成。熙宁三年试应，既中秘阁选，廷对入等矣，会王安石恶孔文仲策，迁怒罢其科，遂不得第。以荫知尉氏县，授流内铨主簿。判铨陈襄尝登进班簿，神宗称之。襄曰：“此非臣

所能，主薄钱勰为之耳。”明日召对，将任以清要官。安石使弟安礼来见，许用为御史。勰谢曰：“家贫母老，不能为万里行。”安石知不附己，命权盐铁判官，历提点京西、河北、京东刑狱。元丰定官制，勰方居丧。帝于左司郎中格自书其姓名，须终制日授之。

奉使吊高丽，外意颇谓欲结之以北伐。勰入请使指，帝曰：“高丽好文，又重士大夫家世，所以选卿，无他也。”乃求吕端故事以行，凡馈饩非故所有者皆弗纳。归次紫燕岛，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。勰曰：“在馆时既辞之矣，今何为者？”吏泣曰：“王有命，徒归则死，且左番已受。”勰曰：“左右番各有职，吾唯例是视，汝可死，吾不可受。”竟却之。还，拜中书舍人。

元祐初，迁给事中，以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。老吏畏其敏，欲困以事，导人诉牒至七百。勰随即剖决，简不中理者，械而识之，戒无复来。阅月听讼，一人又至，呼诘之曰：“吾固戒汝矣，安得欺我？”其人谏曰：“无有。”勰曰：“汝前诉云云，吾识以某字。”启械示之，信然，上下皆惊咤。宗室、贵戚为之敛手，虽丞相府谒吏干请，亦械治之。积为众所憾，出知越州，徙瀛州。召拜工部、户部侍郎，进尚书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复知开封，临事益精。苏轼乘其据案时遗之诗，勰操笔立就以报。轼曰：“电扫庭讼，响答诗筒，近所未见也。”

哲宗莅政，翰林缺学士，章惇三荐林希，帝以命勰，仍兼侍读。以尝行惇谪词，惧而求去。帝曰：“岂非‘鞅鞅非少主之臣，矜矜无大臣之节’者乎？朕固知之，毋庸避也。”尝侍经幄，帝留与之语曰：“台臣论徐邸事，其辞及郑、雍，小人离间骨肉如此。若雍有请，当付卿以美诏慰安之。”既而雍章至，勰答诏云：“弗容群枉，规欲动摇，朕察其厚诬，力加明

辨，夫何异趣，乃尔乞身。”帝见之，谓能道所欲言者。惇因是极意排诋，讽全台攻之，言不已。罢知池州，卒于官，年六十四。讣未至，帝犹即其从弟景臻问安否。元符末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

即字中道，吴越王诸孙也。第进士，为睦州推官。部使者有狱在衢，啖即以荐牍，使往治。即曰：“吾宁老冗选中，岂忍以数十人易一荐乎？”至，则平反之。辟鄜延幕府。崇宁中，为陕西转运判官。王师复银州，转饷最。徽宗召对，问曰：“灵武可取乎？”对曰：“夏人去来飘忽，不能持久，是其所短；然其民皆兵，居不糜饮食，动不勤转饷，愿敕边臣先为不可胜以待衅，庶可得志。”帝曰：“大砦泉可取否？”对曰：“是所谓瀚海也。臣闻其地皆舄鹵，无水泉，或以饮马，口鼻皆裂，正得之无所用。”帝然之。

除直龙图阁、知庆州。至镇，筑安边城，归德堡，包地万顷，纵耕其中，岁得粟数十万。徙知延安府，加集贤殿修撰，又进徽猷阁待制、显谟阁直学士。在延五年，童贯宣抚陕西，得便宜行事。时长安百物踊贵，钱币益轻，贯欲力平之，计司承望风旨，取市价率减什四，违者重置于法，民至罢市。徐处仁争之，得罪。又行均余法，贱入民粟，而高金帛估以赏，下至蕃兵、射士之授田者，咸被抑配，关内骚然，几于生变。即亦屡抗章，极陈其害，贬永州团练副使，然余害亦寝。

数月，还待制、知兴仁府，从太原，以童贯宣抚本道辞，不许。居二年，以疾提举洞霄宫，复真学士。睦寇作，起知宣州。即自力上道，至则悉意应军须。贯上其功，进龙图阁学士。贯遂引为河北、河东参谋，以老固辞，乃转正奉大夫致仕。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忠定。

论曰：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，王曾、宋庠为

名宰相，冯京为名执政，风节相映，不愧其科名焉。邵亢知太常，裁损张贵妃恤典，颖王授室、公主下嫁，请用古典，可谓不愧其官守矣。邵必亦习礼者也，预修《唐书》而能力辞，以为史出众手，非古人撰述之体，岂非名言乎？钱惟演敏思清才，著称当时，然急于柄用，阿附希进，遂丧名节。钱氏三世制科，易、明逸皆掌书命，时人荣之。惜乎易以轻俊，明逸以倾险，并为时论所憾云。

列传第七十七

张方平 王拱辰 张
赵概 胡宿 子宗炎 从子宗愈 宗回

张方平，字安道，南京人。少颖悟绝伦，家贫无书，从人假三史，旬日即归之，曰：“吾已得其详矣。”凡书皆一阅不再读，宋绶、蔡齐以为天下奇才。举茂材异等，为校书郎、知昆山县。又中贤良方正，选迁著作佐郎、通判睦州。

赵元昊且叛，为嫚书来，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。方平请：“顺适其意，使未有以发，得岁月之顷，以其间选将厉士，坚城除器，为不可胜以待之。虽终于必叛，而兵出无名，吏士不直其上，难以决胜。小国用兵三年，而不见胜负，不折则破；我以全制其后，必胜之道也。”时天下全盛，皆谓其论出姑息，决计用兵。方平上《平戎十策》，以为：“入寇当自延、渭，巢穴之守必虚。宜屯兵河东，卷甲而趋之，所谓攻其所必救，形格势禁之道也。”宰相吕夷简善其策而不果行。当召试馆职，仁宗曰：“是非两策制科者乎？何试也？”命直集贤院，俄知谏院。夏人寇边，方平首乞合枢密之职于中书，以通谋议。帝然之，遂以宰相兼枢密使。时调诸道弓手，刺其壮者为宣毅、保捷，方平连疏争之，弗听。既而两军骄甚，合二十余万，皆市人不可用，如方平言。

夏竦节制陕西并护诸将，四路以稟复失事机，且诏使出师，逗遛不行。及丰州陷，刘平等覆师，主帅皆坐谴，竦独不预，

方平劾罢之，而请四路帅臣，各自任战守。西师久未解，元昊亦困弊，方平言：“陛下犹天地父母也，岂与犬豕豺狼较乎？愿因郊赦，引咎示信，开其自新之路。”帝喜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是岁，改庆历赦书，敕边吏通其善意，元昊竟降。既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。契丹主顾左右曰：“有臣如此，佳哉。”骑而击球于前，酌玉卮饮之，且赠以所乘马。还，知制诰，权知开封府。府事丛集，前尹率书板识之，方平独默记决遣，无少差忘。进翰林学士。元昊既臣，而与契丹有隙，来请绝其使，议者不可。方平曰：“得新附之小羌，失久和之强敌，非计也。宜赐元昊诏，使之审处，但嫌隙朝除，则封册暮下。如此，于西、北为两得矣。”时韪其谋。拜御史中丞，改三司使。

初，王拱辰议榷河北盐，方平见曰：“河北再榷盐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始立法耳。”方平曰：“昔周世宗以盐课均之税中，今两税盐钱是也。岂非再榷乎？”帝惊悟，方平请直降手诏罢之。河朔父老迎拜于澶州，为佛老会七日，以报上恩，事具《食货志》。加端明殿学士、判太常寺。

禁中卫卒夜变，帝旦语二府，奖张贵妃扈蹕功。夏竦即倡言：“当求所以尊异之礼。”方平闻之，谓陈执中曰：“汉冯婕妤身当猛兽，不闻有所尊异；且皇后在而尊贵妃，古无是事。果行之，天下之责，将萃于公矣。”执中瞿然而罢。

帝以丰财省费访群臣，方平既条对，又独上数千言，大略以为：“祥符以来，务为姑息，渐失祖宗之旧。取士、任子、磨勘、迁补之法坏，命将养兵，皆非旧律。国用既窘，则政出多门；大商豪民乘隙射利，而茶盐香矾之法乱。此治忽盛衰之本，不可以不急。”帝览对甚悦，且大用，会判官杨仪得罪，坐与交，出知滁州。顷之，知江宁府，入判流内铨。

以侍讲学士知滑州，徙益州。未至，或扇言依智高在南诏，

将入寇，摄守亟调兵筑城，日夜不得息，民大惊扰。朝廷闻之，发陕西步骑兵仗，络绎往戍蜀。诏趣方平行，许以便宜从事，方平曰：“此必妄也。”道遇戍卒，皆遣归，他役尽罢。适上元张灯，城门三夕不闭，得邛部川译人始造此语者，梟首境上，而流其余党，蜀人遂安。

复以三司使召。方西鄙用兵，两蜀多所调发，方平为奏免横赋四十万，减铸铁钱十余万缗。又建言：“国家都陈留，当四通八达之道，非若雍、洛有山川足恃，特倚重兵以立国耳。兵恃食，食恃漕运，以汴为主，汴带引淮、江，利尽南海。天圣已前，岁调民浚之，故水行地中。其后，浅妄者争以裁减役费为功，汴日以塞，今仰而望焉，是利尺寸而丧丘山也。”乃画上十四策。富弼读其奏，漏尽十刻，帝称善。弼曰：“此国计大本，非常奏也。”悉如其说行之。

迁尚书左丞、知南京。未几，以工部尚书帅秦州。谍告夏人将压境，方平料简士马，声言出塞。已而寇不至，言者论其轻举，曾公亮曰：“兵不出塞，何名轻举？寇之不得至，有备故也。倘罪之，后之边臣，将不敢为先事之备矣。”方平不自安，请知南京。

英宗立，迁礼部尚书，请知郢州。还，为学士承旨。帝不豫，召至福宁殿，帝冯几言，言不可辨。方平进笔请，乃书云：“明日降诏，立皇太子。”方平抗声曰：“必颍王也，嫡长而贤，请书其名。”帝力疾书之，乃退草制。

神宗即位，召见，请约山陵费，帝曰：“奉先可损乎？”对曰：“遗制固云，以先志行之，可谓孝矣。”又请差减锡赆，以乾兴为准，费省什七八。方平进诏草，帝亲批之，曰：“卿文章典雅，焕然有三代风，又善以丰为约，意博而辞寡，虽《书》之训诂，殆无加也。”其见称重如此。

拜参知政事。御史中丞司马光疏其不当用，不听。光解中丞，曾公亮议用王安石，方平以为不可。数日，遭父忧，服阕，以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。入觐，留判尚书都省，力请知陈州。安石行新法，方平陛辞，极论其害，曰：“民犹水也，可以载舟，亦可以覆舟；兵犹火也，弗戢必自焚。若新法卒行，必有覆舟、自焚之祸。”帝恍然。

韩绛主西师，庆卒乱，京西转运使令一路各会兵于州，民大骇。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，帝曰：“守臣不当尔邪！”命罢诸郡兵。召为宣徽北院使，留京师。王安石深沮之，以为青州。未行，帝问祖宗御戎之要，对曰：“太祖不勤远略，如灵夏、河西，皆因其酋豪，许之世袭；环州董遵诲、西山郭进、关南李汉超，皆优其禄赐，宽其文法。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，间谍精审，吏士用命，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。及太宗谋取燕蓟，又内徙李彝兴、冯晖，于是朝廷始旰食矣。真宗澶渊之克，与契丹盟，至今人不识兵革。三朝之事如此。近岁疆场之臣，乃欲试天下于一掷，事成微利，不成诒患，不可听也。”帝曰：“庆历以来，卿知之乎？元昊初臣，何以待之？”对曰：“臣时为学士，誓诏封册，皆出臣手。”帝曰：“卿时已为学士，可谓旧德矣。”

契丹泛使萧禧来议疆事，临当辞，卧驿中不起。方平谓枢密使吴充曰：“但令主者日致馈勿问，且使边郡檄其国可也。”充启从之，禧即行。除中太一宫使。

王安石弛铜禁，奸民日销钱为器，边关海舶不复讥钱出，钱日耗。方平极论其害，请诘安石：“举累朝之令典，一旦削除之，其意安在？”帝颇采其言，而方平求去。进使南院，判应天府。帝曰：“朕欲卿与韩绛共事，而卿论政不同；欲置卿枢密，而卿论兵复异。卿受先帝未命，讫无以副朕意乎？”遂

行。

高丽使过府，长吏当送迎，方平言：“臣班视二府，不可为陪臣屈。”诏但遣少尹。王师征安南，方平言：“举西北壮士健马，弃之炎荒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若师老费财，无功而还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后皆如其言。

新法鬻河渡坊场，司农并及祠庙，宋闾伯、微子庙皆为贾区。方平言：“宋王业所基，闾伯封于商丘，以主大火；微子为始封之君，是二祠者，亦不得免乎？”帝震怒，批牒尾曰：“慢神辱国，无甚于斯！”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。数请老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官制行，废宣徽使，独命领之如故。哲宗立，加太子太保。元祐六年，薨，年八十五。赠司空。遗令毋请谥，尚书右丞苏辙为请，乃谥曰文定。

方平慷慨有气节，既告老，论事益切，至于用兵、起狱，尤反覆言之。且曰：“臣且死，见先帝地下，有以藉口矣。”平居未尝以言徇物、以色假人。守蜀日，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、辙，深器异之。尝荐轼为谏官。轼下制狱，又抗章为请，故轼终身敬事之，叙其文，以比孔融、诸葛亮。晚，受知神宗。王安石方用事，嶷然不小屈，以是望高一时。守宋都日，富弼自毫移汝，过见之曰：“人固难知也。”方平曰：“谓王安石乎？亦岂难知者！方平顷知皇祐贡举，或称其文学，辟以考校。既入院，凡院中之事，皆欲纷更。方平恶其人，檄使出，自是未尝与语也。”弼有愧色，盖弼素亦善安石云。

王拱辰，字君贶，开封咸平人。元名拱寿，年十九，举进士第一，仁宗赐以今名。通判怀州，入直集贤院，历盐铁判官、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庆历元年，为翰林学士。

契丹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：“塘泺何为者？一苇可杭，投箸可平；不然，决其堤，十万土囊，即可路矣。”仁宗以问

拱辰，对曰：“兵事尚诡，彼诚有谋，不应以语我，此夸言尔。设险守国，先王不废，而祖宗所以限敌人也。”至是，又使六符来，求关南十县，斥太宗伐燕为无名，举朝莫知所答。拱辰曰：“王师征河东，契丹既通使，而寇石岭关以援贼。太宗怒，遂回军伐之，岂谓无名？”乃作报书曰：“既交石岭之锋，遂有蓟门之役。”契丹得报，遂继好如初。帝喜，谓辅臣曰：“非拱辰深练故实，殆难答也。”

权知开封府，拜御史中丞。夏竦除枢密使，拱辰言：“竦经略西师，无功称而归。今置诸二府，何以厉世？”因对，极论之。帝未省，遽起，拱辰前引裾，乃纳其说，竦遂罢。又言：“滕宗谅在庆州，所为不度，而但降秩守虢，惧边臣则效，宜施重责。”未听，即家居，求自贬。乃徙宗谅岳州，敕拱辰赴台。入见，帝曰：“言事官第自举职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，而轻去以沽名。自今有当言者，宜力陈毋避。”

僧绍宗以铸佛像惑众，都人竞投金冶中，宫掖亦出货佐之。拱辰言：“西师宿边，而财费于不急，动士心，起民怨。”诏亟禁之。苏舜钦会宾客于进奏院，王益柔醉作《傲歌》，拱辰风其僚鱼周询、刘元瑜举劾之。两人既窜废，同席者俱逐。时杜衍、范仲淹为政，多所更张，拱辰之党不便。舜钦、益柔皆仲淹所荐，而舜钦，衍婿也，故因是倾之，由此为公议所薄。

复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。坐举富民郑旭，出知郑州，徙澶、瀛、并三州。数岁还，为学士承旨兼侍读。帝于迺英阁置《太玄经》、《蓍草》，顾曰：“朕每阅此。卿亦知其说乎？”拱辰具以对，且曰：“愿陛下垂意《六经》，旁采史策，此不足学也。”

至和三年，复拜三司使。聘契丹，见其主混同江，设宴垂钓，每得鱼，必酌拱辰酒，亲鼓琵琶以侑饮。谓其相曰：“此

南朝少年状元也，入翰林十五年，故吾厚待之。”使还，御史赵抃论其辄当非正之礼，“异时北使援此以请，将何辞拒之？”湖南转运判官李章、知潭州任颢市死商真珠，事败，具狱上，拱辰悉入珠掖庭。抃并劾之。除宣徽北院使，抃言：“宣徽之职，本以待勋劳者，唯前执政及节度使得为之，拱辰安得污此选？”乃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，历泰定二州、河南大名府，积官至吏部尚书。

神宗登极，恩当转仆射，欧阳脩以为此宰相官，不应序进，但迁太子少保。熙宁元年，复以北院使召还。王安石参知政事，恶其异己，乘二相有故，出为应天府。八年，入朝，为中太一宫使。

元丰初，转南院使，赐金方团带。再判大名，改武安军节度使。三路籍民为保甲，日聚而教之，禁令苛急，往往去为盗，郡县不敢以闻。拱辰抗言其害曰：“非止困其财力，夺其农时，是以法驱之，使陷于罪罟也。浸淫为大盗，其兆已见。纵未能尽罢，愿财损下户以纾之。”主者指拱辰为沮法，拱辰曰：“此老臣所以报国也。”上章不已。帝悟，于是第五等户得免。

哲宗立，徙节彰德，加检校太师。是年薨，年七十四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懿恪。

论曰：方平、拱辰之才，皆较然有过人者，而不免司马光、赵抃之论。岂其英发之气，勇于见得，一时趋乡未能尽适于正与？及新法行，方平痛陈其弊，拱辰争保甲，言尤剴切，皆谓谗不少贬，为国老成，望始重矣。若方平识王安石于辟校贡举之时，而知其后必乱政，其先见之明，无忝吕诲云。

张昇字杲卿，韩城人。举进士，为楚邱主簿。南京留守王曾称其有公辅器。累官度支员外郎。夏竦经略陕西，荐其才，换六宅使、泾原秦凤安抚都监。未几，以母老，求归故官，得

知绛州，改京西转运使。知邓州，又以母辞。或指为避事，范仲淹言于朝曰：“张昇岂避事者？”乃许归养。历户部判官、开封府推官，至知杂御史。

张尧佐缘恩骤用，知开封府；内侍杨怀敏夜直禁中，而卫士为变，皆极论之。昇性质朴，不善择言，至斥张贵妃为一妇人，谓怀敏得志，将不减刘季述。仁宗读之不怿，以语陈升之。升之曰：“此忠直之言，不激切，则圣意不可回矣。”帝乃解。以天章阁待制知庆州，改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

初，青唐蕃部藁毡，世居古渭，积与夏人有隙，惧而献其地。摄帅范祥无远虑，亟城之。诸族畏其逼，举兵叛。昇至，请弃勿城。诏户部副使傅求审视之，以为不可弃，与昇议殊。先是，副总管刘涣讨叛羌，逗挠不时进，昇命他将郭恩代之，羌乃溃去。涣黜其功，谗讼恩多杀老稚，以撼昇。朝廷命张方平守秦，徙涣泾原，亦徙昇青州。将罪昇，方平辞曰：“涣、昇有阶级，今互言而两罢帅，不可为也。”昇乃复留。

至和二年，召兼侍读，拜御史中丞。刘沆在相位，以御史范师道、赵抃尝攻其恶，阴欲出之。昇曰：“天子耳目之官，奈何用宰相怒而斥？”上章力争之，沆竟罢去。帝见昇指切时事无所避，谓曰：“卿孤立，乃能如是。”对曰：“臣仰托圣主，致位侍从，是为不孤。今陛下之臣，持禄养望者多，而赤心谋国者少，窃以为如陛下乃孤立尔。”帝为之感动。

契丹主宗真遣使赍其画像来，求帝画像，未报而死。子洪基立，以为请，诏昇报聘，谕使更致新主像。契丹欲先得之，昇曰：“昔文成以弟为兄屈，尚先致敬，况今为伯父哉！”遂无以夺，乃复以洪基像来。嘉祐三年，擢枢密副使，迁参知政事、枢密使。昇爱惜官资，凡内降所与，多持不下。见帝春秋高，前后屡进言储嗣事，卒与韩琦同决策。

英宗立，请老，帝曰：“太尉勤劳王家，讵可遽去？”但命五日一至院，进见无蹈舞。司马光上疏言：“近岁以来，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，言事者欲以为名，又从而攻之。使其人无可取，虽少壮何为？果有益于时，虽老何伤？舜为人忠谨清直，不可干以私，若使且居其位，于事亦未有旷废也。”舜请不已，始赐告，令养疾，遂以彰信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，改镇河阳三城。拜太子太师致仕。熙宁十年薨，年八十六。赠司徒兼侍中，谥曰康节。

赵概，字叔平，南京虞城人。少笃学自力，器识宏远，为一时名辈称许。中进士第，通判海州，为集贤校理、开封府推官。奏事殿中，仁宗面赐银绯。

出知洪州，州城西南薄章江，有泛滥之虞，概作石堤二百丈，高五丈，以障其冲，水不为患。僚吏郑陶、饶奭挟持郡事，为不法，前守莫能制。州之归化卒，皆故时群盗。奭造飞语曰：“卒得廩米陈恶，有怨言，不更给善米，且生变。”概不答。卒有自容州戍逃归而犯夜者，斩之以徇，因收陶、奭抵罪，阖府股栗。

加直集贤院、知青州。坐失举浍池令张诰免，久乃起，监密州酒。知滁州，山东有寇李二过境上，告人曰：“我东人也，公尝为青州，民爱之如父母，我不忍犯。”率众去。

召修起居注。欧阳修后至，朝廷欲骤用之，难于越次。概闻，请郡，除天章阁待制、纠察在京刑狱，修遂知制诰。逾岁，概始代之。郊祀，当任子、进阶爵，乞回其恩，封母郡太君。宰相谓曰：“君即为学士，拟封不久矣。”概曰：“母年八十二，愿及今拜君赐以为荣。”乃许之，后遂为例。

苏舜钦等以群饮逐，概言：“预会者皆馆阁名士，举而弃之，缺士大夫望，非国之福也。”不报。求知苏州，终母丧，

入为翰林学士。聘契丹，契丹主会猎，请赋《信誓如山河诗》“诗成，亲酌玉杯为概劝，且授侍臣刘六符素扇，写之纳袖中，其礼重如此。还，兼侍读学士。谏官郭申锡论事忤旨，帝欲加罪，概曰：“陛下始面谕申锡毋面从，今黜之，何以示天下？”乃止。

以龙图阁学士知郢州、应天府，代韩绛为御史中丞。绛以论张茂实不宜典宿卫罢，概至，首言之，茂实竟去。御药院内臣有寄资至团练使者，谓之暗转。概请明限以年，诏俟出院优迁之，毋得累寄。擢枢密使、参知政事。数以老求去。熙宁初，拜观文殿学士、知徐州。自左丞转吏部尚书，前此，执政迁官，未有也。以太子少师致仕，退居十五年，尝集古今谏争事，为《谏林》百二十卷上之。神宗赐诏曰：“请老而去者，类以声问不至朝廷为高。唯卿有志爱君，虽退处山林，未尝一日忘也。当置于坐右，时用省阅。”元丰六年薨，年八十八。赠太子太师，谥曰康靖。

概秉心和平，与人无怨怒。虽在事如不言，然阴以利物者为不少，议者以比刘宽、娄师德。坐张诰贬六年，念之终不衰，诰死，恤其家备至。欧阳修遇概素薄，又躡知制诰，及修有狱，概独抗章明其罪，言为仇者所中伤，不可以天下法为人报怨。修得解，始服其长者。为郢州时，吏按前守冯浩侵公使钱三十万，当以职田租偿。概知其贫，为代以己奉。其平生所为类此。

概初名裡，尝梦神人金书名簿有“赵概”，遂更云。

胡宿，字武平，常州晋陵人。登第，为扬子尉。县大水，民被溺，令不能救，宿率公私船活数千人。以荐为馆阁校勘，进集贤校理。通判宣州，囚有杀人者，将抵死，宿疑而讯之，囚惮箠楚不敢言。辟左右复问，久乃云：“旦将之田，县吏缚以赴官，莫知其故。”宿取具狱繙阅，探其本辞，盖妇人与所

私者杀其夫，而执平民以告也。

知湖州，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，费钱数十万。宗谅去，通判、僚吏皆疑以为欺，不肯书历。宿诮之曰：“君辈佐滕侯久矣，苟有过，盍不早正？乃阴拱以观，俟其去而非之，岂昔人分谤之意乎？”坐者大惭谢。其后湖学为东南最，宿之力为多。筑石塘百里，捍水患，民号曰胡公塘，而学者为立生祠。

久之，为两浙转运使。召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入内都知杨怀敏坐卫士之变，斥为和州都监，未几，召入复故职。宿封还词头，且言：“怀敏得不穷治诛死，已幸，岂宜复在左右？”命遂寝。

庆历六年，京东、两河地震，登、莱尤甚。宿兼通阴阳五行灾异之学，乃上疏曰：“明年丁亥，岁之刑德，皆在北宫。阴生于午，而极于亥。然阴犹强而未即伏，阳犹微而不能胜，此所以震也。是谓龙战之会，其位在乾。若西北二边不动，恐有内盗起于河朔。又登、莱视京师，为东北少阳之位，今二州置金坑，多聚民凿山谷，阳气耗泄，故阴乘而动。宜即禁止，以宁地道。时以为迂阔。明年，王则果以贝州叛。皇祐五年正月，会灵宫灾，是岁冬至，郊，以二帝并配。明年大旱，宿言：“五行，火，礼也。去岁火而今又旱，其应在礼，此殆郊丘并配之失也。”即建言并配非古，宜用迭配如初。时议者谓士大夫言，七十当致仕，其不知止者，请令有司按籍举行之。宿以为非优老之义，当少缓其期法；武吏察其任事与否，勿断以年；文吏使得自陈而全其节。及言皇祐新乐与旧乐难并用；礼部间岁一贡士不便，当用三年之制。皆如其言。

唐介贬岭南，帝遣中使护以往。宿言：“事有不可测，介如不幸道死，陛下受杀直臣之名。”帝悟，追还使者。迁翰林学士，知审官、刑院。李仲昌开六塔河，民被害，诏狱薄其罪。

宿请斩以谢河北，仲昌由是南窜。袞国公主下降，将行册礼。宿谏曰：“陛下昔封两长主，未尝册命，今施之爱女，殆非汉明帝所谓‘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’之义也。”

泾州卒以折支不时给，出恶言，且欲相扇为乱。既置于法，乃命劾三司吏。三司使包拯护弗遣。宿曰：“泾卒固悖慢，然当给之物，越八十五日而不与，计吏安得为无罪？拯不知自省，公拒制命，纪纲益废矣。”拯惧，立遣吏。韩琦守并州，请复其节镇。宿言：“参、商为仇讎之星。国家受命于商丘，而参为晋地。今欲崇晋，非国之利也。宋兴削平四方，并最后服，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镇，八十年矣，宜如故便。”议遂止。后琦秉政，卒复之。

拜枢密副使。曾公亮任雄州，赵滋颀治界河事。宿言于英宗曰：“忧患之来，多藏于隐微，而生于所忽。自滋守边，北人捕鱼伐苇，一切禁绝，由此常与斗争。南北通好六十载，内外无患，近年边遽来上，不过侵诬尺寸，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诘，何至于兴甲兵哉？今搢绅中有耻燕蓟外属者，天时人事未至，而妄意难成之福。愿守两朝法度，以惠养元元，天下幸甚。”宿以老，数乞谢事。治平三年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知杭州。明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未拜而薨，年七十二。赠太子太傅，谥曰文恭。

宿为人清谨忠实，内刚外和，群居不哂笑，与人言，必思而后对。故临事重慎，不辄发，发亦不可回止。居母丧三年，不至私室。其当重任，尤顾惜大体。在审官、刑院，择详议官，有在选中者，尝监征榷，以水灾负课。同列谓小累不足白，宿竟白之，而荐其才足用，仁宗听纳。同列退而诮曰：“公固欲白上，倘缘是不用，奈何？”宿曰：“彼之得否，不过一详议官。宿平生以诚事主，今白首矣，忍以毫发欺乎？为之开陈，

听吾君自择尔。”少与一僧善，僧有秘术，能化瓦石为黄金。且死，将以授宿，使葬之。宿曰：“后事当尽力，他非吾所冀也。”僧叹曰：“子之志，未可量也。”其笃行自励，至于贵达，常如布衣时。

子宗炎，从子宗愈、宗回。

宗炎字彦圣，由将作监主簿锁厅登第。为国子大宗正丞、开封府推官、考功吏部郎中。旧制，选人改京官，举将小絀吏议，辄尼不行。宗炎请先引见，俟举者罪即追止，从之。

哲宗崩，辽使来吊祭，宗炎以鸿臚少卿迓境上。使者不易服，宗炎以礼折之，须其听命，乃相见。暨还，升为卿。初，父宿使辽，辽人重之。其后宗炎婿邓忠臣迓客，客问：“中外尝有充使者否？”忠臣以宿告，且言：“前使鸿臚，其子也。”客叹：“胡氏世不乏人。”俄以直龙图阁知颖昌府，历密州而卒。

宗炎善为诗，藻思清婉。欧阳修守亳，与客游郡圃，或诵其诗，修赏味不已，以为有鲍、谢风致。其重之如此。

宗愈字完夫，举进士甲科，为光禄丞。宿得请杭州，英宗问：“子弟谁可继者？”以宗愈对。召试学士院。

神宗立，以为集贤校理。久之，兼史馆检讨，遂同知谏院。修内卒盗皇城器物，宗愈言：“唐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，校尉论当死。今禁卒为盗，而入内都知不能觉察，愿正其罪。”殿帅直庐在长庆门内，久而自置隶圉。宗愈曰：“严禁旅，所以杜奸宄也。奈何令私人得为之？万一凶黠者窜名其间，将不可悔。请易募老卒。”

王安石用李定为御史，宗愈言：“御史当用学士及丞、杂论荐，又须官博士、员外郎。今定以幕职不因荐得之，是殆一出执政意，即大臣不法，谁复言之？”苏颂、李大临不草制，

坐绌；宗愈又争之，安石怒，出通判真州。历提点河东刑狱、开封府推官、吏部右司郎中。

元祐初，进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。时更定役法，书成，衙校募不足者，听差入等户。宗愈言：“法贵均一，若持两端，则于文有害。是乃差法，非募法也。请删之。”

哲宗尝问朋党之弊，对曰：“君子指小人为奸，则小人指君子为党。君子，盖义之与比者。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，则党祸熄矣。”明日，具《君子无党论》以进。拜尚书右丞。于是谏议大夫王觐论其不当，而刘安世、韩川、孙觉等合攻之，朝廷依违。逾年，出觐润州，而言者愈力。乃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陈州，徙成都府，蜀人安其政。召为礼部尚书，迁吏部，卒，年六十六。赠左银青光禄大夫。

宗回字醇夫，用荫登第，为编修敕令官、司农寺干当公事、京西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、京东陕西转运使、吏部郎中。绍圣初，以直龙图阁知桂州，进宝文阁待制。坐系平民死，降集贤殿修撰、知随州，改秦州、庆州，复为待制。

先是，熙河将王瞻下邈川有功，帅孙路不乐瞻，夺其兵与王愨。朝廷知之，以宗回代路，加直学士。时青唐瞎征内附，而心牟钦毡勒兵立别酋陇拶，还其地，势复张。瞎征大惧，自髡为僧以祈免。王瞻怨孙路，因言青唐不烦兵可下。至，则驻宗哥城不进。宗回怒，日夜檄趣之，且戒瞻曰：“青唐兵甚弱，陇拶稚子，何能为，而怯懦逗遛，吾将以军法从事。”又遣王愨复至邈川，声言代瞻。瞻惧，乃率步骑掩青唐，据之，陇拶降。诏以青唐为鄯州，邈川为湟州。未几，属羌郎阿章叛，拒官军。宗回遣将王吉、魏钊讨之，皆败死。又遣钜辵种朴往。朴言：“贼锋方锐，且盛寒，宜少缓师。”宗回不听，督之急。朴不得已，行，亦败死。于是转运判官秦希甫言湟、鄯难守，

以为弃之便。事下宗回，宗回持不可，希甫罢去。会徽宗弃鄜州，于是任伯雨再疏其罪，夺职知蕲州。

还，为待制。历庆、渭、陈、延、澶州。兄宗愈入党籍，宗回亦罢郡。居亡何，录其坚守湟、鄜之议，起知秦州。进枢密直学士，徙永兴、郑州、成德军，复坐事去。大观中卒，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胡氏自宿始大，及宗愈仍世执政，其后子孙至侍从、九卿者十数，遂为晋陵名族。

论曰：张昇清忠谅直，赵概雅量过人，胡宿学通天人之奥，考其立朝大节，皆磊落为良执政。宗愈仍居右辖，而学术视宿则有间矣。宗回非边将材，其守河湟之议，盖以趣种朴于死，蕲合上意，以解其责尔。若胡氏之世大也，殆脱万人于水死，而阴德之所致与？